

文字類

得獎人員

短篇小說

評審老師

陳雅玲
鍾文音
蔡富澧

國軍組

金像獎

鄧翔靖

150

銀像獎

李忠軒

159

銅像獎

楊宗儒

166

優選獎

卓向原

175

李穎宣

182

莊閔淇

190

社會組

金像獎

從缺

銀像獎

丘逸君

197

銅像獎

莊凱仲

204

優選獎

李念穎

213

國軍組



金像獎

鄧翔靖 一等士官長

海軍司令部

拂曉時刻

時針剛跨過三點，離天亮只剩不到三個鐘頭。

但眼前的大海依然是一堵鐵幕，又黑又重，壓迫著陸戰步一營第三連的陣地。

這已經是第三天了。

巴赫朝天空嗅了嗅，在濕鹹的海潮裡聞到一股腥澀的柴油味，他可以感覺到敵人就在這片沙灘外的海面上。

「排附」李育敏挨近巴赫問：「你的手機，可以借我一下嗎？」

巴赫蛤了一聲，放下夜視鏡。

「都什麼時候了，你還在想手機？」

「嘿嘿嘿排附……」李育敏雙手合十說：

「全排只有你有手機，就三十秒，不，十秒就好。」

「你難道不知道，手機信號可能會暴露我們的位置？」

「……我知道，我——讓我看一眼就好。」看著他殷切的模樣，居然忍到第三天才開口，巴赫的視線也模糊起來。

「有什麼事沒交代？」

「……那天，我……」李育敏欲言又止，眼眶含著兩泡淚。

兩張十行紙、一枝原子筆與三十分鐘，能交代的事太多，卻一時千頭萬緒，誰能一下子寫得完？

指揮官也太狠，整裝出發前，才在司令台前教大家寫，這不擺明告訴他們都回不去了？

巴赫將酸澀的雙眼塞回鏡框，用溪谷獵人樂天知命的口吻道：「算了，已經兩天沒信號了，等回去再說吧……」

「排附，我們能回得去嗎？」

「當然能，不然你那些沒交代的事怎麼辦？」

李育敏不明白，為什麼巴赫上士能對戰爭如此處之泰然。

海平面突然升起一團紅光，由西向東，把幽暗的夜空割出一條血痕。巴赫與他的士兵，不約而同地抬起頭，偽裝網下是他疲憊的雙眼及李育敏鬆弛的嘴角。

洞——呷，第16發，0328時，方位030，六秒，兩公里，照明射擊，巴赫一邊喃喃自語，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

戰壕底下的士兵蹣跚在陰影裡，一會兒照明彈逐漸萎靡，陣地再度被濃稠的夜色包圍。

其實，對於戰爭，巴赫並不外表那般的輕鬆。一方面是他布農族戰士的天性，一方面只因為他比李育敏多當了幾年兵，對於戰爭的心理準備自然也多了一些。

除此之外，他的沒交代並不比李育敏少。當然得回去。不只是對李育敏說，也是對他自己說。

「檢查彈藥！」巴赫語畢，陣線兩翼傳來清脆的金屬聲。

「排附在哪？」排長郭紹軒走進戰壕。

沒多久他爬上瞭望平台，一頭趴在巴赫耳邊說：「營部有指示！」他緩了口氣，「連本部要往後退到61快速道路東面的801高地。」

後退？這片沙灘不守了？還是敵人不來了？巴赫只唔了一聲，郭紹軒看不清他的表情。

「喔——」李育敏興奮地擠過來，「排仔，那我們什麼時候走？」

郭排吊起嗓，「走？……我們不走。」

巴赫眉頭一皺，塗滿偽裝膏的臉看不到一絲光線。

他聽不懂郭排的話，也聽不懂他聲調裡高亢的情緒。

「對，我們要留下，二、三排的彈藥都留給我們了。」

「排仔，其他人都走了，我們留下來幹嘛？」

郭排鋼頭靴忍不住往旁邊一踹，嘖了一聲。

「……排附，你帶些人去把彈藥搬來，我要重新部署陣地。」

巴赫把夜視鏡交給李育敏，手電筒往通道前後閃爍幾下，黑手、小猴子、理科博士便飛跑過來。

三個人隨巴赫爬出壕塹，沿著海岸線朝左翼陣地前進，不久在紅樹林與岩盤交接處，搜索到一遍密集的脚步聲。

「是第二排——」博士指著林邊一條條背槍的剪影。

「去哪？」黑手拉住一個同梯問。

「不知道，好像說要移防。」同梯急忙跟上隊伍。

第二排的李排附看到巴赫，便迎上去說：

「學長，我們的預備彈都在這……」他沒敢接觸巴赫的眼神，只往他肩上撞了一下，那是陸戰隊弟兄相互鼓舞的動作。

李排附與他的弟兄走遠了，嶙峋的礁岩上歪

歪斜斜的躺著幾口箱子。

「第二排去哪了呢？」小猴子踢了踢箱子，一雙眼像兩盞探照燈。

「黑手，你跟我搬○彈，博士、小猴子搬○彈。」巴赫一副沒聽見的樣子。

「為什麼把彈留給我們？」小猴子追問。

「少囉嗦，教你搬你就搬！」黑手說。

「排附，你告訴我們，第一排是不是……是不是被當成墊背了！」博士的話有氣無力，卻像一隻昆蟲飛進耳裡，鑽得人痛癢難耐。

「什麼叫墊背？他要躺林北還不同意咧！」黑手不耐煩。

巴赫搭著黑手的肩，示意讓他們都蹲下。

他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從一個連到一個排，這樣的兵力調動匪夷所思。但巴赫唯一確定的是，他不該對自己的弟兄說謊。

「是，我們會留下。」

小猴子聞言，立刻手舞足蹈的亂跳，「幹！我們的命比較賤嗎？」

「你可以閉嘴嗎？」黑手一把將小猴子推倒在岩盤上。

巴赫制止黑手，「沒有誰的命比較值錢，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寫了遺書的！」

連巴赫也害怕了？在那崎嶇的潮間帶上，他們發現到布農族戰士巴赫眼裡流轉著異樣的光。

巴赫左胸前的通話器閃起綠光，他獨自繞到一棵水筆仔後。

「郭排把營長的命令告訴你了嗎？」是連長馬興國。

「是，都知道了。」

「郭排剛下部隊，你要多協助他。」

巴赫忍不住想問：「……為什麼是我們？」

通話器那端傳來一陣空白的沙沙聲。

「只放一個排在那，不是擺明教我們——」

「巴赫！」馬興國阻止巴赫說出那個不祥的字。

「……敵人準備空降到附近城鎮，旅部決定優先掃蕩進城的敵人，然後回頭合攏海岸線上的登陸部隊。」

避重就輕，實問虛答，你不要和那些無恥政客一樣。誰都知道應該優先保護人民的安全，但這一個排47人的微弱兵力，不可能毫無止境的守住原本需要一個連防守的海岸線。而且，如果敵人沒有空降，卻集中所有力量從海上登陸呢？

「第一排是我手下最好的一排。」

這個答案令身為排附的巴赫無話可說，但是，他更具體的問：「你要我們撐多久？」

「巴赫，你相信我！」

相信你？這就是馬興國的答案？巴赫想起，五年前馬興國也曾這樣對他說過。

那一年的臺灣，大旱之後接著半個多月的暴雨，一連幾個颱風把茂密的山林泡成爛泥漿。

每當新聞一發布停班停課，部隊就立刻開往災區。剛掛一粗一細領章的巴赫，時刻不敢忘記與祖靈的約定：只要有他全心全意守護這片土地與人民，祖靈就會照看心愛的祖母，保佑她長命百歲。

不過，當他揹著老嫗涉過大水時，總不免想

到祖母更老得多，她現在好嗎？因為風溼退化的膝蓋，還疼不疼？上個月休假回家修補的屋頂，能不能挺過這幾場大雨？由於停電通信中斷的緣故，巴赫已經兩天沒打電話回家。每看到通信兵在隊伍間奔跑，他的心就揪成一團，念什麼咒語都無法專心，直至長官發布新的指示，才又稍稍平靜下來。

那一天，下著大雨，遠遠的，巴赫看到營輔導長和馬興國正說著話，那一年的他是剛下部隊的葉少尉。不知何事，馬興國突然一條腿軟在地上，輔導長沒扶住他也跟著跌進水窪裡。接著，馬興國掙扎起來，連長、連長沒頭沒腦的亂喊亂撞。

巴赫早發現不對，追在馬興國後面。

「排仔——出什麼事了？」巴赫扯住馬興國。

「那瑪夏……全都……」兩個人在雨中抱頭痛哭。

連長聞訊趕來，他也正為此事煩惱。

「不行——我祖母只有我一個人，我必須立刻回去！」

「回去？」馬興國擋住巴赫說：「聯外道路都斷了，怎麼回去？回去也來不及了！」

連長滿臉憔悴的說：「那瑪夏，會有駐防的部隊去救，我們必須全力完成這裡的救援工作。」

巴赫瞪著布滿血絲的眼，感覺自己滾燙的拳頭，現在能夠打倒任何擋在他面前的東西，即使是連長，甚至是營長。

連長低吼道：「巴赫，你不要忘記自己是

——一名軍人！」

連長指著舉目所及那片水鄉澤國，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此時的他真希望自己只是一介平民。

「對了，指揮部作戰官不是連長同學嗎？麻煩他指示當地部隊盡快協助！」

連長如大夢初醒，毫不猶豫仰頭呼喚他的傳令。

馬興國拉過鼻孔噴著怒氣的巴赫，在他耳邊說：「巴赫你聽我說」兩人額頭頂著額頭，「你聽我說，會有弟兄趕過去，一切都會沒事的……巴赫，你相信我！」

漫長的五年過去，往事仍歷歷在目。

之後與馬興國無數生死與共的積累，構築他如今尚能處之泰然的精神資本。

巴赫苦笑道：「你知道，我死在你手裡都是甘願的，但我這裡還有那麼多弟兄？」

在彼此一片心領神會的靜默後，馬興國以極度平緩且慎重地語氣說：「真到彈盡援絕逼不得已的時候，就讓弟兄們各自行動吧！」

巴赫猛一驚，他確信自己並沒有聽錯，馬興國的意思是，第一排在萬難之時可以棄守陣地。可是，軍人不是該與陣地共存亡嗎？這是一個連長該說的話嗎？但於此同時，更令巴赫感到不解的是，他並未因此對馬興國產生反感。

是的，馬興國對自己交了底，他無法確信能再救回第一排，只不過用另一種方式說了出來。巴赫想通了，但是這話馬興國也跟郭排說了？如果沒有，那現在他又該如何去面對郭排

及所有的弟兄？關於這一點，他是沒有底的。

巴赫帶回彈藥時，郭排與班長們正集合在偽裝網下。

郭排指著陣地後方的土丘激昂地說：「火力班把所有的82釐米全部集中到二線後方，聽我號令……」又沿著夜空一直劃到陣地前的海灘，「我給座標，劉班你就給我轟，我要讓敵人搞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兵力駐防在這。」偽裝網下幾點侷促的悶笑，像鐵釘掉落地面，既突兀又尖銳。

「……好，解散之後，依我指示行動。」

巴赫待人散去後，才讓郭排看到自己。

「他們……好像對我的部署並不十分認同。」

「我想不是這樣的。」

郭排鬆了口氣說：「那就好——」

此時巴赫腦子裡全是剛才連長的話。他上前了一步，確定郭排能看清楚自己誠懇的表情。

「郭排……」他像拆除炸彈引信般如履薄冰，但郭排眼裡燃燒的熊熊鬥志卻使巴赫躊躇了。

他沒有把握轉述連長剛才的話，在這位年輕少尉心中不會產生副作用。但這幾天士兵們，當然也包括巴赫自己的不安情緒，在留守命令下達時已經到達臨界點，而這一點似乎是郭排所未能察覺的。或許請他體察一下士兵的想法後，向他說明的契機就會出現。

郭排看出巴赫的遲疑，他有什麼話沒說。

他四處的端詳、推敲，想要尋找他未曾留意，那些防禦工事和火力分配以外的事。就在

左翼通道的轉角處，他隱約看到一名士兵，頭頂著鋼盔蹲在牆邊，步槍斜躺在他兩腿之間。郭紹軒記得站這個位置的是一名動員補充兵，但他想不起來士兵的名字。他提起士兵的步槍，那士兵嚇了一跳。郭排一邊拉開槍機，一邊想著排附的遲疑。他朝膛道探了探，又裝回彈匣，關上保險。只見到士兵的眼睛，正黑洞洞的瞅著他。

郭排深吸了一口氣，忍耐的說：「精神點，這裡雖然不是最前線，也不能夠放鬆。」

士兵乾澀的應了一聲。

郭排把槍還給士兵，「怎麼？緊張嗎？」

士兵搖搖頭，郭排拍拍他的肩說：「不用緊張，用這把槍，來一個殺一個。」士兵笑得跟剛才偽裝網下的一樣牽強。

土牆的陰影裡傳出另一個聲音，「排仔，你搞錯了，他不是緊張，他是害怕，他只要睡著就磨牙、說夢話，吵死了。」那士兵聽了，整張臉都縮進鋼盔裡。

「去去，到旁邊去！」那士兵趕走補充兵，才從陰影裡走出來。郭排定睛一看，原來是小猴子。他神秘秘的說：「排仔，要回去了，對不對？」

郭排愣了半晌才問：「排附說的？」

「嘿嘿，我仔細想過，如果敵人真打過來，怎麼能只留我們？」

「……」

小猴子嘴角一揚，「留我們下來，只是預防敵人的一種措施，你不願意說，我也知道原因，再怎麼說我也當了兩年兵。」

「你……留心守備。」郭排壓下情緒，轉身循原路回去。

小猴子遠遠地說：「放心吧！我不會告訴別人。」

郭排愈走愈快，彷彿戰壕裡的士兵，都正瞇縫著眼瞧他，說著一些他聽不懂的話。

郭排扒開瞭望台的李育敏問：「排附呢？」他倒像見了金條一樣，反拉住排長的手問：「排仔，是不是要走了？」

「排附呢？」他瞪大眼吼，李育敏趕緊撒手，比了火力班的方向。

巴赫與劉班長就著幾點殘星俯視整片海灘，正推敲〇釐米火砲最佳的射界與射角，突然前方小徑的蘆葦窸窣窸窣晃動起來，外圍的警戒哨兵拉響了槍機。兩人屏息諦聽動靜，就聽到郭排問：「排附在哪？」

巴赫已知狀況不妙，因為郭排那張臉與他第一次在溪谷遇到山豬時一模一樣。

「這些士兵到底在想什麼？敵人就在幾公里外的海上……」郭排兩隻手抱在胸前，在陣地裡來回踱步。

「補充兵也就算了，居然……還有的以為要回去了，真的太離譜了——」郭排兀自說著，巴赫對劉班將下巴往散兵坑那指了指。

劉班剛走開，郭排的手已啪地一把抓住巴赫的肩說：「你說，要怎麼樣讓他們了解這一仗對我們的重要性？」

郭排與巴赫並肩坐下。

巴赫試探性的說：「我，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郭排像中了一記悶棍，兩隻眼睜得銅板一般大，半天才吐出乾扁的嗓音問：「你覺得我們會輸？」

「……我沒想過輸贏。」

郭排漂浮的字句裡夾雜著一種蔑視的味道，他說：「做為一位軍人，我從穿上這身制服起，就在為今晚的勝利做準備。」

「當然，我從那瑪夏來，也要為那瑪夏死。」

郭排的臉晃了一下，懷疑自己聽到了什麼風馬牛不相干的方言。

他起身走向陣地朝海的那一面，試著感覺著風與海潮的躁動。他想了一會，搖頭說：「死？死要比勝利簡單多了。」

「死，說得容易，但布農族最勇敢的戰士，在受傷時也會祈求祖靈的庇佑。」

郭排得出結論似地笑了一聲，「哼——他們不會死，他們會逃……」

逃，巴赫再次想到馬興國彈盡援絕時讓弟兄們各自求生的話，這裡頭藏著另一層意思，當時他還能依稀觸摸得到，如今卻說不清楚那種感覺。

他無奈地辯解：「如果士兵逃走，是因為我們怕。」

郭排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牙齒齜齜咧咧的罵道：「逃跑？害怕？那是軍人的恥辱！」

難道這不是人性？還是，軍人不是人呢？對於郭排的反應，巴赫是始料未及的，他防衛性的脫口：「任何人都會害怕，我也會害怕——」

郭排醒悟到他排上弟兄的表現，並不是因為他缺乏智慧與勇氣的緣故。他是一名陸戰隊少尉軍官，步三連第一排的指揮官，在這臨戰的關鍵時刻，他必須以更堅強的戰鬥意志，來領導這支團隊獲得最後勝利。

「但是，我從沒有想過要逃走。」

郭排覺得自己聽夠了，他調過頭露出厭惡的表情。

巴赫最後掙扎道：「他們感覺害怕，那是因為人性，不表示他們沒有榮譽。」

郭排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並將所有的疑惑與不滿，全部化成一道最嚴厲的軍令，「人性多半象徵軟弱……但是這場仗，我要你們硬著腰桿打贏！」

巴赫意識到，郭排誤以為他是一名怯戰的士兵。

「郭排——」巴赫顧不了那麼多，在戰鬥開始之前，他必須讓郭排知道連長的想法，也許他能洞察連長的用心。

巴赫正要開口，警戒哨兵突然喊了一聲。兩人反射式的提起步槍，朝漆黑的蘆葦叢瞄準。

「是我，陸戰二兵，鄭志光！」

郭排聽是傳令，一個箭步上前。

「排長，沙灘上有黑影，看不出是什麼——」

郭排與巴赫沒等他說完，一前一後便往前線衝。

「什麼情況？」

李育敏遞過夜視鏡，指著右前方兩點鐘方向。

果然，一片杳無人煙的沙灘上，透過海潮折射的稀微星光，隱約看到兩團灰色物體，緩緩從右線往左線移動。

「有兩個人，交叉掩護行動，是偵查兵！」

郭排很快便作出研判。

「他們正好介於潮線和雷區中間。」李育敏說。

但巴赫卻懷疑，這時候敵人怎麼會輕易暴露自己的行蹤？

郭排沒等排附說完便篤定的說：「絕不能讓他們觸發地雷，必須把他們全部幹掉！」

他瞟了巴赫一眼，卻指著他身後的方班長說：「你跟我走！」

巴赫了解郭排的眼神，但他無暇理會戰士被刺痛的自尊心，勸阻道：「排長，你是陣地指揮官，不能輕易赴險。」

「那誰去？難道，你去？」郭排並沒有說出口。

「地雷都是我布置的，安全走廊我最清楚，浩宇跟我一起去。」

黑暗中，郭排分不清到底哪一個才是他的排附。

「江班、博士你們跟在後面，狙擊手盯住！」郭排不願稍有延遲，立即指派各項任務。

當博士穿過壕溝洞口，郭排不自覺抬起右手，似乎想攔住他提醒什麼，但一個字都沒來得及說，四人轉瞬已消失在陣線外的灌木叢裡。

凝結的霧珠漸漸爬滿夜視鏡內側。好不容易再看到巴赫時，他們距離偵查兵已不足五十米。

「玉米，什麼狀況？」小猴子低聲詢問。

排附與方班停下步子，偵查兵正從他們前面走過。

「灘上有偵查兵。」李育敏說。

兩條灰影一快一慢、一高一低，交錯前進，似乎沒發現有人。

「偵查兵？是海上來的？是敵人？」

忽然，那團灰影投射出一道強光。啊！郭排暗暗地叫了一聲小心。是……信號燈？手電筒？看不出是什麼。

「怎麼會有敵人呢？他們想幹嘛？」

強光一晃，排附也同時消失在沙丘的陰影裡。一會，光線熄滅，郭紹軒眼前一片灰，再也看不清雙方的位置。

「排仔……」

郭排放下夜視鏡，抹去鼻梁上油膩的汗水，沙啞的說：「侯冠羽，你再任意離開部位，我立刻將你軍法從事！」

「有狀況——」狙擊手說。

雙方相距已不到十米，他們隨時可能發現彼此。

排附將步槍橫躺在沙地，緩緩抽出大腿上的刺刀。他向方班及後面的江班比了手勢，逆起刀尖，像一頭黑豹弓起背脊，往偵查兵腳邊潛伏過去。

這不是登陸或反舟波演習，也不是兩棲克難周，這是……

從那瑪夏來，為那瑪夏死；郭紹軒突然一陣毛骨悚然。

任何人都會害怕，我也會害怕——

九步、八步、七步……，前方的黑影移動時，發出輕薄的金屬撞擊聲，是某種輕兵器，絕不是短槍，也許是突擊步槍。

但是，我從沒有想過要逃走。

六步、五步、四步……，距離再近一點，扣住敵人的下顎，割斷他的喉管，或者將他俘虜回去。

他們感覺害怕，那是因為人性，不表示他們沒有榮譽。

三步、兩步……，停。

「噢——」

怎麼？被發現？只差半步！看到我了？會死，我的祖母，我的那瑪夏，來不及！刺刀寒光一閃，直直的指向偵查兵。

「這內什麼攏無？」說什麼？台語？……

巴赫突然聽到熟悉的語言，刺刀便下意識斜了半公分，但另一手依然拽住那條黑影，一個大內割將他壓制在地。聽到前面淒厲的慘叫，方浩宇趕緊彈襲上去，一隻手就欺在偵查兵的後腦勺。那士兵警覺的摠開手電筒，往前一晃，正照著摔成一團的排附，又往後一甩，方浩宇直覺的把臉一歪，躲過刺眼的強光，一把刺刀已晃到敵人面前，但那餘光卻暈映出一張既模糊又熟悉的臉。方小妹？方班叫了出來，急忙收力往旁邊滾，刺刀仍結實的插進沙裡。江班見前面苗頭不對，舉著槍跪在沙丘上，卻不敢貿然開槍。博士守在後方，只聽到一片

喊叫及細沙的飛濺聲。江班倏的抬起步槍，他也連忙作勢瞄準。那偵查兵手中的燈光前後甩動，像在尋找敵人的蹤影，一下子打亮了沙地上方班驚恐扭曲的臉。博士的腦中閃現一輛曾對著他迎面撞來的公車，片刻間，視線如萬花筒般支離破碎。他脖子一縮，肩頭一緊，手中步槍噠噠連響了三聲。噹——，江班張嘴喊，噹——，方班爬起來往前撲，步槍又向後頂了幾下，不知誰唉呀的嚎叫，悶悶的，接著，又傳來奶貓找娘一樣的嚶嚶聲。

灘頭一片狼藉……

「不准動！」江班的槍抵在黑影頭上。

「麥開槍！阮無是歹人！」那老人掙扎的叫喊，這口音與相貌，哪裡是什麼偵查兵？

「放下槍！」排附推開江班的槍口。

「阿公！阿公！」方班蹣成一團，懷裡的孩子驚得大哭。

「你們是什麼人？」江班仍對他們吼。

「誠璋！別嚇著他們！」巴赫摸到老人手裡的鐵夾，還有從水桶裡灑出來的東西，便已知他們不過是附近討海的居民。

「浩宇你怎麼樣？」他又伸手向後摸索。

「學長，我……」

「怎麼了！」郭排遠遠的跑喊過來。

方班放開懷中的孩子，讓排附卸下防彈衣，露出中彈的左脇。

「快，江班，叫醫務士，浩宇中槍了……」

郭排來不及喘息急忙問：「誰中槍？」

「是浩宇」，排附擋住方班的傷處。

郭排跪在方班身邊，「哪裡中槍？要不要

緊？」一眼便發現方班透著血光的胸膛。

「……誰？誰開的槍？」郭排怒視蹣縮在沙地上的爺孫。

「排仔——，不關他們的事……」方班顫抖的手拉住郭排，他想起那一瞬間，彷彿是看到自家小妹蒼白的臉孔。

郭排從方班的顫抖中，感覺到一股椎心之痛。他自責與後悔莫及，自己竟漠視排附的警告。他回頭尋找癱坐在沙丘上的博士，他曾經想過要提醒他留意用槍，如今卻為時已晚，自己的一連串錯誤轉瞬就成為一場災難。

郭排頹然地說，把他的槍給收了！

「幹！有人中槍了？」

「方班，是方班中槍了！」

擔架剛抬進陣地，消息就像推倒的骨牌一樣往四面八方湧去。

「是誰開的槍？」

「怎麼會這樣？」

「他們是哪來的？」

「我看看……」小猴子想鑽進人縫裡瞧個清楚，卻踩了一腳的爛泥巴。他伸手一摸，沙粒像麥芽糖黏糊糊的，「是血？我的媽，那麼多血！」他連忙把血揩在大腿上，往後踉蹌了兩步。

「滾——」郭排吼了一聲，又好半天才說：「都，走。」

暗紅的野戰照明燈下，醫務士忙著洗滌、消毒，沒有顏色的血漿，沿著細長的導管一滴一滴流進方班的手臂裡。

這就是戰爭。子彈會鑽進身體裡，真正的戰爭。

自己人的槍口還會歪半吋，如果是真的敵人呢？

郭紹軒彷彿看到整排的擔架，還有更多沒有擔架的傷兵，因為自己的決策錯誤，沿著戰壕一路橫過去……

從那瑪夏來，為那瑪夏死；郭紹軒突然醒悟到，排附與這一群跟著他的弟兄，都是拿著自己的血肉之軀在拚！

他們感覺害怕，那是因為人性，不表示他們沒有榮譽。

什麼是人性？有人性是因為他們都是人，父母捧在手掌心裡養大，活生生的人哪！一股難以承受之重，瞬間把郭紹軒沉入一萬公尺的深海裡，連一絲喘息的機會也不給他。

「排附——」他困難的將手舉到了胸前，等巴赫靠過來，才勉強握緊拳頭說：「怎麼辦？……我——」

「排長！」巴赫看懂了郭排的表情，沒讓他把話說完，便拽住他的手。

巴赫微微地搖頭，但眼神裡的光是柔和的，他輕聲地說：「排長，請下令所有人就戰鬥位置。」

郭排有些疑惑，並試著理解巴赫眼神裡的訊息。

「去看看博士吧！」他的口吻就像為犯錯孩子討饒的慈母。

郭排四處張望，找到了陣地邊緣的博士。他像一根被遺棄在沙灘上的漂流木，發直的瞳孔

卻映著紅光，折射出醫務士寬厚的背影。郭排轉過身，腳卻不聽使喚。

完了，連指揮官也崩了！

海上傳來悶雷般的砲擊聲，紅色的火球再次照亮陣地的上空。

沒有任何人離開戰鬥位置。他們又一次的確認迫擊砲、手榴彈、機槍、步槍、手槍、刺刀與身上、腳邊的彈藥。但此刻這一支佈防在海岸線的部隊，就像一網倒刺稀疏的鐵絲網，再多的武器都填不滿彼此的距離。

士兵們直視著海上，他們不敢回望身後的土地。因為再多看一眼，對親人與愛人的思念就會氾濫。因為再多看一眼，他們害怕自己將失去握槍的勇氣。

「連長？」

蜿蜒的戰壕後方突然起了騷動。

「是連長！」

「連長來了！」近乎雀躍的。

戰線上的人不約而同的側耳傾聽，……真的是連長回來了？

「剛才我聽到的是槍聲嗎？」果然是連長熟悉且沉穩的聲線。

「是——」郭排迎上去還沒開口，馬興國已自瞥見野戰照明燈下的擔架。

「誰受傷了？」正要邁步向前，腳邊卻不知踢到什麼事物，低頭細看，竟是一位懷抱孩童的長者。

郭排向連長報告意外的始末，最後他說：「今天不管敵人不上岸，我都對方班的受傷難辭其咎……」

對於屬下的錯誤，馬連長未置可否，他慢慢地彎下腰對老人說：「阿伯，我好像在村子見過你，你怎麼沒跟村長走？」

老人搖搖頭，「我無是歹人！好幾日沒食，想愛掠一寡螃蟹、蠣兒轉去食。」

馬連長聽完，點點頭，摸摸老人懷裡的孩子問：「肚子餓嗎？」

小女孩顫巍巍的點頭。馬連長從攜行袋裡掏出一包乾糧，放在孩子面前。郭排也趕緊拿出個人乾糧，馬連長說：「妹妹不怕，都給妳吃，裡面有餅乾、果凍，還有牛肉乾。」

他又起身對傳令說：「先帶阿伯上車，待會載他們去避難所。」然後扶起老人，「阿伯，這裡真危險，阮帶恁跟妹妹去安全的所在，那邊有人煮飯給大家吃，過幾日恁再來掠螃蟹、蠣兒好嗎？」

老人不知怎地，在臉上抹了抹道：「彼位阿兵哥無代誌吧？我無是刁故意的。」

馬連長望著方班的擔架，拍拍老人的肩笑說：「阿伯毋愛煩惱，阿兵哥攏是鐵拍的。」

傳令扶老人離開戰壕後，馬興國快步走到擔架旁。

醫務士知道是連長，頭不回頭不歇地說：「還好沒有傷到內臟，只是失血多了些，今晚沒辦法參戰了。」

馬興國一聽，肩膀一鬆，蹲下來說：「浩宇什麼都愛搶第一，媽的，中彈也搶第一……」說完大夥都笑了。

方班瞇著眼笑道：「可惜不是敵人的子彈……我就說我人緣太差，博士趁機報仇……」他

忍著痛，話裡沒有一絲責怪。

馬興國收起笑容，正色道：「話不能這樣說，不過還好你抱住小妹，要不然……」說著他往壕溝前後張望。

郭排知道連長的用意，便說：「學弟解除李士博的武裝，讓他去二線待命。」

「嗯，你找人把他叫來這。」

連長又爬上瞭望台，詢問陣地部署的情形。

「將有限的火力做到充分利用，居然還能想到欺敵？我在也未必能做到這種程度。」

「是？……我」郭排突然結巴的連話也說不清楚了。

連長拍拍郭排的肩，「我來時營長還交代，火協組優先支援你們，他對你期望很深。」

郭排望著馬興國，想起自己剛才曾經一度軟弱，眼眶湧上一股歉疚的淚水。馬連長見狀，眉頭一皺，重重的往郭排胸前一擊，「士兵是一片鐵，指揮官就是一塊鋼！」他趕緊轉身，抹去臉上的淚珠。

他遠遠看到小猴子，巴巴的往這裡看，就喊：「小猴子你過來！」

「是……連長！」小猴子連滾帶爬過來仰望著馬興國說：「連長為什麼把我們留下來……」

「小猴子，」馬連長挺起胸膛說：「你像我一樣站直，不要老是彎腰駝背。」

「……是」

「看到剛才那位老伯和他的孫女嗎？」

「看到了……」

「城裡還有更多像他們一樣無助的百姓，今

晚就可能遭到敵人空降部隊的襲擊，旅部必須將主力集結在城鎮周邊，但外圍的陣線也不能放棄。」

馬連長看著站在壕溝邊，一叢叢望著自己的身影，每一位都是他最寶貴的弟兄。

「但我只能寄希望於你們，替整個旅守住，那怕是一小時、兩小時，讓主力能夠有機會消滅敵人的空降部隊，而不是腹背受敵，前後夾攻。」

「但是，……怎麼可能？只靠我們幾個人？」

馬連長領首說：「的確，的確很不容易，這正是我來的目的——」正說間，江班帶著博士悄悄的走來。博士的魂還掉在沙灘上，一臉痴呆地抬起雙眼，見是連長就簌簌啜泣起來。

「連長，我……真的很抱歉——」

馬興國扶起博士，對江班說：「少甫，把博士的槍還他。」

博士猛的抬頭，眾人都被連長的話嚇了一跳。

馬興國堅定地說：「博士，拿起你的槍，回到你的位置。」

「……」博士一臉迷惘。

馬興國轉頭微笑問：「你們知道博士為什麼開槍？」

黑手毫不猶豫地說：「他擔心方班有危險，他想保護方班。」

馬興國露出讚許的笑容，「小猴子你聽到了嗎？這一仗也許會很難，但是不要忘記你身邊的同伴，你有危險的時候他會保護你，他有危

險的時候你也要保護他，我們彼此的性命是相連的。在802高地的第二、第三排，就像我們的鄰兵一樣，你們在這裡守護他們的側翼，為他們開啟勝利的契機，遲早我們還要再次的集合在這片海灘上！」

在馬興國巡視陣地的同時，巴赫終於體會到那看似部隊覆滅時的退卻諭令，其實是戰友之間交付生死的誓言。馬興國清楚知道，郭排雖年輕，但不是個臨陣退縮的人，巴赫更不是。這些話不能讓他們在戰場上苟活下來，卻可以在最後一刻使他們獲得精神上的慰藉。這一種戰友間的溫暖與依靠，就像他親自撫慰每位士兵的心，只不過形式不同罷了。

濕鹹的風暖暖地撫過陣地，深邃的長夜已走到盡頭。巴赫送馬興國到悍馬車旁，他輕嘆了口氣說：「排仔，還好你來了。」

馬興國上了車說：「好好幹一場，我們明天見！」

排附對著離開的悍馬車行禮，答應了一句：「好的，明天見！」

斷斷續續機械的轟鳴壓碎了規律且溫柔的海潮。

漸漸的可以聽到凌亂且密集的涉水聲。

郭排朗聲令道：「部隊上刺刀！」

巴赫抽出刺刀，架在步槍上頭。看著身旁的李育敏，突然想起什麼，在防彈背心底下摸索。

「喂——玉米。」

巴赫把手機遞給他。

「排附？」

「放在胸口，如果震動，就是有信號了。」

郭排把頭一擺，又喊：「右線預備！」

李育敏接過手機，塞進胸前的口袋裡。

「玉米，待會跟緊我。」

「是！」

「左線預備！」

「但是，如果我倒下了……」巴赫回望著身後的快速道路。

「你就自己找個有信號的地方，把沒交代的事給交代了。」

「排附！」

「全線預備！」

海灘上一陣連珠砲響後，哨音像狼嚎一樣逼近。須臾，頭頂的沙包開始朵，朵朵，朵朵朵的悶響，節奏像一場即將來到的滂沱大雨。

郭排掠起步槍，兩眼瞪著迎面衝來的幢幢鬼影振臂一呼：「全線攻擊！」

「玉米！記住了！」巴赫說完便掄起槍衝出戰壕。

李育敏緊跟在後頭喊：「排附！我死也跟著你！」

那一天，李育敏的步槍、小猴子的步槍、博士的步槍，步三連第一排的四十七枝步槍，在拂曉的海岸線上響成一片。他們所發射的每一顆子彈、每一枚砲彈，都化作海平面上金黃耀眼的晨曦，久久無法散去。

銀

銀像獎

李忠軒 少校

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

來不及說愛你

楔子·

一個寧靜的午後，坐落在城市鬧區的大學校園裡，陳筱柔從大門口疾步跑向攝影社的暗房，後腦勺的馬尾隨著步伐律動左右擺盪，拍出屬於青春的節奏，肩上架著傳統相機，與她大學新鮮人的年紀，形成強烈對比。

陳筱柔走進暗房，熟練地關上門窗，從相機中取出底片，在紅色燈光的映照下，著手顯影、急制、定影一連串的沖洗步驟，臉上專注的表情與謹慎的動作，有如手術台上的外科醫師，正在開一場完美的刀，「手術」到了收尾階段，她用細夾小心翼翼地夾起藥水中的黑白照片，將藥水沖洗乾淨後，一張張晾在頭頂的繩夾上。

她滿意地看著照片上的景象，最左邊的那張，一個上班族手上拎著西裝外套，幫馬路上拾荒的阿婆推著滿載回收物的推車，阿婆滿布皺紋的臉龐，跟年輕人滿是汗水的臉龐，一同展開微笑。

第二張照片，在幼稚園前，一個父親將女兒高高舉起，嘟著嘴巴向女兒討親親，卻被小女孩害羞地用手擋住嘴巴。

當陳筱柔正沉浸在黑與白的構圖中，椅子上的背包中傳出手機鈴聲，來電顯示「柔媽」，她接起電話，便自顧自地說起話來。

「媽，我跟妳說，我今天拍到幾張挺不錯的照片耶，我在路上看到一個做回收的老婆婆要過馬路，可是她的推車很重，綠燈又快結束了，我正想上去幫她推車，突然就跑出一個年輕人去幫她，我就趕快拿相機拍下來。」

「筱柔，妳……」母親林佳慧剛開口就被筱柔打斷。

「還有啊，我在我們學校旁邊的幼稚園門口，剛好看到……」

「筱柔，妳爸走了，跟學校請假，回家一趟。」

電話那頭，母親接下來說的話她已經忘記了，也不記得母親到底有沒有再說話，她只是覺得疑惑，眼前一張張的照片，自己明明都有

對到焦，怎麼現在都模糊了起來。

1 告別式

布滿鮮花的靈堂裡，筱柔穿著一襲白色孝服，看著電子輓聯反覆滾動文謏的輓詞，以及一堆不認識的國防部官員姓名，在旌忠狀跟褒揚令中間的供桌上，一塊雕工精細的木牌寫著「故陸軍上校陳定國之靈位」，靈堂前方的遺像，筱柔的父親陳定國穿著一件黑色工作背心，左手拎單眼相機，右肩扛一部影機，臉上露出自信的微笑，她記得張叔說過，這是父親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張叔是父親十幾年的老同事了，名叫張志強，從軍校開始，他跟陳定國就是新聞系的同班同學，後來又先後進入軍媒單位服務，是超過二十年的老交情了。

在筱柔父母離婚後，張叔還是會偷偷幫老同學送些東西來家裡，關心她們母女倆的近況，因為大家心裡都知道，林佳慧不想看到、聽到

任何有關陳定國的事情，偶爾讓張志強到家裡坐坐，已經是她最大的寬限。

此刻，耳畔傳來襄儀字正腔圓又抑揚頓挫的告別式流程。

「獻花，獻果，拜，再拜，三拜，家屬答禮。」告別式的時間過得好慢、好長，長到足夠筱柔可以在心裡重新回憶那天父親的長官如何敘述事發經過。

「陳太太、陳小姐……」

「我跟他已經離婚了，我不是陳太太。」母親冰冷的聲音，打斷眼前陸軍上校的話。

「不好意思，林女士，陳小姐，定國今天搭乘直升機陪同長官去視導部隊，結果直升機出了狀況，迫降失敗，機上人員全數罹難，國防部會從優撫恤，並且追諡他為上校。」

「人都死了，升上校有什麼用。」筱柔記得，母親說這句話時，握著她的手，微微用力。

「這點我們清楚，也很遺憾，請林女士和陳小姐節哀。後續國防部會安排聯合公祭，一起處理他與其他罹難長官的後事。」

「不需要，我會自己處理，他活著的時候已經把人給了國家。現在走了，該把人還給我，你們好好處理長官們的事，我們家的事不勞你們費心。」

筱柔還記得，走出長官辦公室後，父親的學弟李明德走了過來，對她說。

「阿國哥真的是一位很盡責的新聞官，他們找到他的時候，他手上還緊緊抓著照相機跟攝影機，搜救人員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把他的手鬆

開。」

「盡責？他對工作盡責，有對家裡盡過責嗎？你們當軍人的，滿腦子都是部隊、都是工作，家人算什麼？當軍眷就活該要守活寡嗎？」

「大嫂，對不起，是我多嘴。」李明德無端踢了個鐵板，摸摸鼻子的走開。

「媽，妳別這樣，小李叔不是那個意思。」筱柔心裡清楚，這些年來，母親對父親的離開，始終沒有釋懷，只要有人在她面前提起父親跟國軍有關的事，她都不會給好臉色。冗長的告別式終於結束了，小柔現在只希望能趕快結束這一切，回到自己原本的生活，喚作父親的人還在採訪線上的日子。

2新聞官

意外發生的一個月後，筱柔來到父親的辦公室，前一天張叔打電話通知她，陳定國的遺物整理好了，問她方不方便來一趟，看看有沒有漏了什麼東西。其實，這些年她都跟母親同住，怎麼會知道父親身邊有哪些東西該收拾的，就只想著把整理好的東西帶走就對了。

小李領著筱柔來到陳定國的辦公桌，他比陳定國小十期，是他新聞系的學弟，辦公桌上跟地上擺著三個箱子，桌面上除了電腦外，其他東西都清空了。

「阿國哥生活很簡單，寢室跟辦公室裡的東西就這些了。志強學長有交代，這些東西妳應該搬不動，叫我開車載妳，幫妳送回去，不

過大嫂如果看到我就要罵，你可得幫我擋著喔！」

「小李叔，真對不起，我媽那天對您那麼凶，您可別放心上，我代她向您道歉。」筱柔對李明德深深一鞠躬。

「別這樣，別這樣，大家都自己人，我知道嫂子那天心裡難過，是我自己不長眼跑去找罵挨，妳先看看箱子裡東西有沒有缺，我先簽個公文，等等就送妳回去。」

李明德離開後，筱柔轉身翻開桌上的紙箱，裡頭放著十幾本相簿，五個獎座，還有一個木頭相框，她隨手拿起來，相簿裡全是戰車、飛機、軍艦，還有官兵的演訓照片，一張張標上了時間和地點，獎座則是三個國軍文藝金像獎和兩個新聞攝影獎的獎項，相框裡面的照片是她剛上小學第一天，一家三口在校門口的合照。

「筱柔，你來啦！」筱柔怔怔看著相片發呆，張志強的聲音突然從背後傳來。

「張叔，我剛到，小李叔帶我上來的，不知道您在，沒先跟您打招呼。」筱柔連忙放下相框，轉身便看到張志強站在辦公室門口。

「明德那小子呢？怎麼丟妳一個人在這？這傢伙做事老是這樣，回頭我一定要好好唸他一頓。」

「小李叔說他有份公文要先處理，等等就會載我回去，張叔您別罵他，是我麻煩您們了。」

「妳這孩子心地就是這麼善良，不急著回去的話，到我辦公室坐坐，順便等明德回來。」

筱柔心想反正桌上都收乾淨了，李明德又說父親生活簡單，留下的東西也不多，就跟在張志強身後走進他的辦公室。

張志強招呼她坐下，倒了杯茶，自己坐在筱柔右邊。

「這幾年妳很少來社裡了吧，記得妳小時候，妳爸爸常帶妳來辦公室玩，妳這小娃娃跑來跑去的，看到桌上的東西都要去摸一下，可調皮得很。」

筱柔聽到張志強提起小時候的往事，想起那時父親總是陪在身旁，逗她開心，此刻卻已經天人永隔，神情頓時黯淡下來。張志強知道自己提起了她的傷心事，默默地喝了口茶，不再多說什麼。

「張叔，你知道我爸媽為什麼要離婚嗎？」筱柔自己打破沉默，提出藏在心底的疑問。

「怎麼？妳爸媽沒跟你提過嗎？」

「沒有，我問過媽兩次，她總說是我爸只顧著工作不要我們，然後就開始批評軍人，說你們……」筱柔想起張叔跟父親都是軍人，母親講的那些難聽話自然不便說出口。

「說我們軍人都是死腦筋，滿腦子就是國家跟責任，工作永遠擺第一，其他都不顧了，是嗎？」

筱柔低著頭，不敢點頭，卻也不搖頭。

「那妳爸怎麼說呢？」

「我問過爸好幾次，他只說是他對不起媽跟我，叫我要好好陪我媽，聽我媽的話，別惹她生氣。」

張志強點了根菸，深深吸了一口。

「妳恨妳爸嗎？」張志強突然問出這句話。

筱柔低頭不語，望著張志強手上繚繞的菸雲發呆，她也想釐清自己對父親的感情，是思念還是怨恨，雖然母親總說父親沒有責任感，為了自己的工作，丟下他們母女倆不管，但她心裡清楚並非如此。

國中放學時，父親時常來等她放學，陪她說話，一開始還會在校門口等她，被母親發現幾次後，就只能遠遠地看著她坐上母親的摩托車，跟她揮揮手。

升上高中後，由於參加社團活動的緣故，加上有時留在學校晚自習，回家的時間變得不固定，父親的工作也愈來愈忙，父女倆見面的時間也變少了。

高三那年，陳定國跑來學校找她，送了一架傳統的單眼相機，說是提早送她的十八歲生日禮物。

這些東西她當然不敢帶回家，怕母親看了又要發脾氣，就把相機託同學幫忙帶回家保管，直到大學自己一個人去外地念書，才敢帶在身邊。

「妳爸媽剛開始在一起時，感情可是好得不得了。」張志強看筱柔不回答，自顧自地說了下去。

「妳爸那時跟我還是上尉新聞官，他跟妳媽交往時，每天只要下班沒事，就一定去接妳媽下班，對妳媽照顧得無微不至，我們都勸他別這麼早把女人寵壞，到時胃口養大就慘了。」

張志強講到跟陳定國年輕時的事，臉上露出微笑，喝了口茶，接著點上第二根菸繼續接著

說下去。

「後來他們結婚，隔年你就出生了，那幾年社裡的任務變得更繁重，人手卻沒有增加。」

「張叔，你們的工作到底有多重？不是只要拍照跟寫新聞嗎？」

「拍照跟寫稿只是我們工作的一小部份而已，我們社裡每個新聞官還要負責攝影、剪輯、製作電視節目，每個人進來都要先扛攝影機，扛個三五年後，等到資深了才能輪到拿相機，除了跟長官跑行程，還要採訪國軍新聞，除了例行性戰演訓練任務，只要跟國軍扯得上邊的事，我們都得派人採訪。」

「既然這麼忙，那我爸怎麼還能常去接我媽下班？」

「那還不都是因為局勢變了！以前只要跑完長官行程，學長負責把稿子寫好，給長官核定後發布到網路，我們把當天的影片剪好就沒事了，後來手機跟網路科技愈來愈發達，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拿手機拍照跟製作影片，新聞媒體也都要在社群媒體搶時效，刷存在感，我們的影片需求跟效率也相對提高，那時，老共三天兩頭就派戰機跟軍艦來繞兩圈，只要他們一有什麼動靜，高層就要求我們得立刻弄個文宣影片做反制，工作量跟時間就這麼開始增加了。」

「張叔，你們不是記者嗎？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傻孩子，妳爸媽當真沒跟你提過我們的工作？記者只是我們對外的職稱，我們是軍媒，是國軍的新聞官，也是政戰幹部，新聞文宣是

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政戰？那是什麼？」陳定國當了十幾年的新聞官，卻從沒跟女兒提起「政戰」兩個字，林佳慧更不可能跟她說那是什麼意思。

「政戰就是政治作戰，包含的範圍太廣了，新聞文宣也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你看看現在的新聞頻道，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假的？多少年輕人知道老共砸了多少錢，傳播對他們有利的訊息，這些攻擊對我們就像是溫水煮青蛙，等你發現的時候都太晚了。」

「這是真的嗎？」筱柔好奇的問，每次看電視新聞時，雖然報導的都是跟自己生活不相干的事，倒也沒注意到有什麼差別。

「孩子，我問妳，妳知道一顆子彈或是一枚飛彈要多少成本嗎？可以殺多少人？效果又能持續多久？妳看我們的一篇報導、一張照片、一段影片只要發布了，不僅成本低，而且現在有網路的地方就能看得到，只要看到了，就會讓人留下印象，妳覺得比起來，誰的影響力比較大？」

「可是現在沒打仗，將來萬一哪天真的打仗了，那怎麼辦？」

張志強又深深吸了口菸，徐徐的嘆了口氣說。

「這場仗早就開打了，不然妳爸也不會忙到沒時間照顧家裡，搞得妳媽和他鬧離婚。新聞採訪是跟時間賽跑的工作，我們當軍人更是要使命必達，就算長官沒開口，我們每個新聞官也都要求自己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任務，一忙起來飯也忘記吃，妳爸這幾年腸胃一直不好，

也是工作壓力的關係。」

3 斷橋

張志強帶著筱柔，回到陳定國的辦公桌旁，牆上的三台電視播放著不同的新聞頻道，張志強指著辦公室的空位說。

「我們社裡每天都有人派在外面，有人採訪，有人拍節目，還要負責臨時交代的專案，我跟妳爸都算資深了，出事那天的行程原本不用他去跑，但他說學弟們手邊都有事在忙，他那天比較有空，就說讓他去，大家把事情分著做也比較輕鬆。他這人就是這樣，老是替別人著想。」

筱柔聽到那天爸爸原本不用搭上那班死亡直升機，心中五味雜陳。

「話說回來，今天就算妳爸沒有自告奮勇跑這趟行程，我們社裡也有別人必須上這架直升機，無論是誰出這趟任務，對社裡來說，都是一大損失。」

此時，電視新聞突然插入一則快報，女主播神情嚴肅的說：「各位觀眾您好，我們剛剛接獲通知，宜蘭南方澳大橋在上午突然斷裂，原因仍待調查，目前消防單位的搜救隊和國軍部隊都已經派人前往現場，準備執行搜救任務。」

「張叔，為什麼斷橋你們國軍也要派人過去協助？」筱柔疑惑地轉頭問張志強。

「這幾年沒有戰爭，災害防救已經成為國軍核心任務之一，只要有重大災難，我們國軍往

往要派遣兵力投入救災任務。」

此時，張志強的手機響起，「社長好，是，好的，我現在調整任務派人過去現場。」張志強掛上電話後，走到辦公室後方的白板，看著今天的人力派遣狀況，心中盤算了一下，沒有人可以調整了，他拿起桌上的電話。

「明德，你準備一下攝影器材，等下你開車跟我去南方澳，做好過夜的準備，手邊的事等回來再處理。」

掛上電話後，張志強轉頭跟筱柔說。「筱柔，張叔現在要跟妳李叔去南方澳，妳先回家去，東西我再叫他送到妳家。」

「張叔，我可以跟你們去嗎？我想看看你們工作的狀況，看看我爸以前工作是怎麼一回事。」筱柔突然提出要求，她對父親的工作感到好奇，每次父女倆見面的時間都很短暫，陳定國看到她就一直關心她們母女的生活狀況，還有她在學校的事，不曾跟她提到工作的事。

張志強想了想，南方澳事故現場不是營區，筱柔要跟去也不行，只怕自己要專心採訪，沒法分心照顧她。

「張叔，我不是小孩子了，您放心，我就只在旁邊看著，不會妨礙你們工作的。」筱柔看到張志強猶豫的表情，知道他心裡的顧慮。

此時，李明德已經準備好器材走了過來，張志強想再勸退筱柔，卻也擔心影響出發時間，便叫她先跟李明德下樓，自己回到辦公室，拿起相機包和簡單的行李，三個人上車往宜蘭出發。

一路上，筱柔看著張志強表情凝重滑著手

機，又接了幾通電話，知道他正在聯絡事故現場的帶隊官，同時也抽空交代社裡的其他事情。

一個半小時的車程過去後，李明德把車停在南方澳大橋前的路旁，前方早已拉起封鎖線，禁止車輛進入，遠處擠滿救護人員跟車輛，一座橫亙五百公尺的水泥大橋，如今只剩下兩端的基座，橋樑上面的鋼索被風吹得微微晃動，人聲嘈雜，伴隨著無線電的呼叫聲此起彼落，一陣濃煙從地面向天空延伸。

筱柔依照張志強的吩咐，在封鎖線外停了下來，看著他們兩人向負責交管的憲兵表明身分，進入封鎖線向大橋彼端前進，分別拿著相機跟攝影機，開始著手拍攝現場搜救畫面。

不久後，兩輛廂型車在封鎖線外停下，一群官員下車後，逕自往救災指揮所的方向走去，走在最前面的人穿著迷彩服，領章上繡著三顆星星，現場的指揮官立刻靠了上來，大喊「總長好！」

「水下大隊來了多少人？工兵群的浮橋連什麼時候會到？搜救時注意人員安全，不要為了貪快讓自己出意外。」參謀總長一面了解現場的兵力派遣狀況，一面提醒搜救人員注意自身安全，張志強站在一旁，滿頭大汗拿著紙筆，記錄總長指示的救災重點。

4 救援

筱柔看著救災現場，緩緩走到河堤邊，發現有兩艘漁船被壓在斷橋下，水面上浮著一層烏黑的油漬，那是漁船漏出的柴油，幾個穿著黑

色潛水衣的人輪流潛到水下，嘗試找出船上受困的漁民。她拿起自己身邊的那架相機，透過鏡頭拍攝那些水下作業大隊的官兵。

筱柔從觀景窗內看到一個阿兵哥脫下潛水面罩，拿起礦泉水沖去臉上的油漬，眼睛被刺激到睜不開，當那士兵臉上的油污逐漸被洗去，露出一張似曾相識的臉孔。

「林天明！」小柔對著那個剛上岸的士兵大喊。

那個阿兵哥向她看了一眼，「陳筱柔?! 妳怎麼會在這？」

林天明跟陳筱柔是高中同班同學，筱柔印象中，林天明的成績在班上算是中等，體育成績倒是不錯，參加學校的游泳隊，拿過不少獎牌，本來以為他應該會用體育成績推甄上大學，結果卻沒想到在這裡遇見他。

林天明向帶隊的排長報告一聲，在身邊其他隊員的起鬨聲中走到筱柔面前。

「你怎麼會來當兵？我還以為你會繼續唸大學呢。」

筱柔看著眼前這個比他高一個頭的大男孩，黝黑的臉龐，理著平頭，身上的潛水裝還在滴水，沒等他開口就先提出問題。

林天明搔搔頭，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傻笑。

「沒有啦，就高中畢業之後，想要趕快找個穩定的工作，所以就來當志願士兵了。妳呢？怎麼會跑來這裡？妳是記者嗎？」林天明看著小柔手中的相機。

「不是啦，這相機是我爸送我的，他是國防部新聞官，一個月前跟你們長官搭直升機跑行

程，出意外離開了，我今天跟他同事一起來，想看看國軍救災的狀況。」

林天明聽到筱柔的父親就是前陣子出事的新聞官，當下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沒事啦，你們潛到水下不是很危險嗎？這橋也不知道還會不會再倒塌，萬一又掉下什麼鋼筋水泥的，底下又那麼黑，被砸到怎麼辦？」

「妳放心，我們下水前都有先評估過周遭環境，岸上也有其他弟兄幫忙注意，而且這是我們的責任，如果船艙內有人受困，我們當然要趕快把他們救出來啊！」

「可是底下就算有人，過了這麼久，船都被壓成這樣了，只怕也是凶多吉少。」

「設身處地想，如果底下是我們的親人，我們也會希望有人趕快把他們救上來，就算真的已經罹難了，也要對家屬有個交代，因為我們是人民的守護者啊！」

此時，岸邊一陣騷動。

「快點！醫護人員快過來！」

「是滿豐號的船長，還有呼吸。」

「生命跡象穩定，只是身體很虛弱，趕快抬上救護車後送。」

「阿發！阿發！你要撐下去啊！我們家不能沒有你啊！謝天謝地，菩薩娘娘保佑啊！」

「爸！爸！你有聽到嗎？我是阿娟，沒事了，國軍來幫忙了，你會沒事的。」

船長的家屬跟著醫護人員，在水下作業大隊官兵的協助下，將船長送上救護車，船長妻女一直向那救出船長的官兵鞠躬道謝，滿臉淚水

緊握那名隊員的手，感謝他救出自己的丈夫和父親，那隊員嘴裡說「沒什麼，我們應該做的。」要他們趕快去陪在船長身邊，自己走到一旁坐下，臉上露出滿足的笑容。

筱柔看到這一幕，心想國軍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去拯救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萬一，船上的人都已經罹難的話，他們的付出不就白費了？難道就算付出的結果是徒勞無功，他們還是要貫徹命令？他們腦袋到底在想什麼？這一切值得嗎？如果父親發生事故當下還活著的話，會不會也希望有人能不顧一切去救他，如果每個人都認為他們肯定都罹難了，如果沒有人冒險執行搜救任務，那不是連最後的希望都沒了？

「那個人是我學長，他真有一套，能找到生還者真的太好了，陳筱柔，妳怎麼了？」林天明轉頭看到筱柔的眼角含著淚水，卻猜不到她心裡有這麼多疑問。

「妳還好吧？」林天明沒看過女生在他面前哭過，突然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我沒事，你趕快回去，一直跟我說話，你們長官會不高興吧。」筱柔用手擦乾眼淚，催促林天明趕快歸隊，那麼久沒見面，一見面就讓他看到自己在哭，心裡覺得好尷尬。

「好啦，沒事就好，有事的話就喊我一聲，我先回去了。」林天明揮揮手轉身歸隊，旁邊的同袍一直揶揄他。「不錯嘛！出來救災還有豔遇。」、「那女生挺漂亮的耶，你們認識很久嗎？她有沒有男朋友啊？」、「你這小子欺負人家喔？怎麼把她弄哭了？」

筱柔轉身往車子方向走去，看到張志強正好也向她走來。「怎麼眼睛紅紅的？我看妳剛剛跟那男生講話，是你前男友嗎？」

「不是啦，張叔，他只是我高中同學，我看到那被救起來的船長，他太太跟女兒看到他獲救的反應，心裡很感動，張叔，你們軍人的工作都是這樣嗎？把責任和使命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要重要？那些人跟你們非親非故的。」

「是啊，非親非故啊，但是換作妳，有能力的話，妳願不願意去救他們？」

「我……」

「孩子，對軍人而言，每個國人都我們的家人，軍人保護國家，就是在保護自己的家人，救災如此，戰爭也是如此，這是我們的責任。」

「那你們的家人呢？他們都不擔心嗎？萬一你們出事了，叫他們怎麼辦？就像我爸……」

「如果每個人都怕危險，都不希望自己的親人來做這麼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那誰要來做？我們新聞官跟他們比起來已經算輕鬆的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用文字，用影像，讓民眾知道國軍官兵付出的辛苦。現在跟妳說這些也不知道妳能體會多少，我們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上面還在等著我們提供影像給媒體。明德！你畫面○了嗎？」張志強向李明德大喊。

「學長！再給我五分鐘匯出影片，等下就可以上傳了。」李明德坐在不遠處的樹下，拿著筆電作業，背心也被汗水給濕透了。

「今天任務也差不多到這裡，看來是不用在宜蘭過夜了，我們回去吧，不然被妳媽知道的話，又要不開心了。」張志強帶著筱柔回到車子裡，發動引擎等李明德上傳檔案，自己也開始整理照片和寫稿。

回程的路上，筱柔望著窗外沉思，不斷想著為什麼母親會說父親沒有責任感，為什麼父親總不和她說工作的事，為什麼林天明能夠把這麼危險的任務視為理所當然，又想起船長的妻女那喜極而泣的笑容，心裡好像想通了一些事，卻又說不上來。

5 隨身碟

回到辦公室後，已經快晚上八點了，張志強吩咐李明德送筱柔回家，他突然想起什麼，跑回自己辦公室，從抽屜裡拿出一個黑色的隨身碟，上頭貼著陳定國的名字。

「差點忘了，這是妳爸的隨身碟，平常都是他自己保管的，出事之後我就幫他先收著，現在交給妳了。」

陳筱柔把隨身碟收到背包裡，讓張志強陪她下樓，李明德已經把東西都搬上車，筱柔坐進副駕駛座，搖下車窗，問張志強。

「張叔，你也要下班休息了嗎？」

「我家住南部，平常都住社裡，等下還要掌握斷橋的新聞，妳不用擔心我，趕快回家休息。」

張志強望著車子離開，想起了陳定國，也想起了自己的女兒，想著等下要抽空打個電話回

家，在那之前，先再抽根菸吧。

筱柔回到家，看到客廳燈關著，母親房門下透出微微的光，李明德幫她把父親的遺物搬進客廳，怕被林佳慧撞見，小心翼翼搬著箱子，不敢發出聲音，東西放好後跟筱柔揮揮手說再見，就趕快離開了。

筱柔關上門後，把背包放回房間，直接走進浴室洗澡，讓水流從頭上流到腳底，洗去一身的疲憊，走出浴室，發現客廳的燈亮了，林佳慧正翻著地上的箱子，抬起頭看著她。

「小李送你回來的？」林佳慧冷冷地問。

「嗯。」筱柔擦著頭髮點點頭。

「沒事少跟那些軍人接觸。」林佳慧坐到沙發上，打開電視機，一台又一台的切換著電視頻道，嘴裡叨念著。

筱柔回到房間，整理著背包裡的東西，陳定國的隨身碟從背包裡滑了出來，她打開筆電，插進隨身碟，好奇的想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64 G 的隨身碟，只存放了一個「Family」的影片檔，筱柔點了兩下滑鼠左鍵，一陣熟悉的旋律從喇叭傳出，那是臺語歌手江蕙的《家後》。

「有一日咱若老，找無人甲咱友孝，我會陪你，坐牯椅寮，聽你說少年的時存，你有外擎。」螢幕上，年輕的陳定國牽著林佳慧的手，兩人在老街吊橋前親密合照。

「吃好吃醜無計較，怨天怨地嘛袂曉。」在小吃攤前，陳定國張著嘴巴，林佳慧正用筷子夾著一塊排骨放進他嘴裡。

「你的手，我會甲你牽條條，因為我是你的

家後。」穿著西裝的陳定國，胸前別著一朵大紅花，林佳慧一襲白色婚紗站在他身旁，臉上藏不住幸福的微笑。

隨著音樂旋律，筆電螢幕一幕一幕切換，林佳慧大著肚子、筱柔剛出生的模樣、一家三口一起慶生、陳定國和林佳慧一起參加筱柔國小畢業典禮、林佳慧自己出席筱柔的國中畢業典禮、陳定國和筱柔在餐廳合影、林佳慧自己出席筱柔的高中畢業典禮，筱柔已經記不清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三個人已經沒有一起合照過了。

一陣低沉的啜泣聲從筱柔的身後傳來，她轉頭看見林佳慧正站在房門口。

「會剪影片有什麼用，記得我們的歌有什麼用，有時間弄這些東西為什麼不好好陪我？」林佳慧喃喃自語著。

「媽，妳不要怪爸，他是軍人，他有他的責任。」筱柔試圖說些安慰的話。

「責任？我們就不是他的責任？當軍人就要犧牲妻小？當軍眷就活該要被犧牲？」林佳慧不甘心地反駁。

「等他回家的時間，從半小時變成半天，和他相處時間，從半天變成半小時，我做錯了什麼？我也是女人，也要有人陪！我……」林佳慧的聲音突然停止。

陳定國的臉突然出現在螢幕上。

「佳慧、筱柔，對不起，我知道自己不是個好丈夫、好爸爸，我以為自己能在工作 and 家庭之間取得平衡，我以為就算沒有說，妳們也會知道我有在乎、多愛妳們。」螢幕裡的陳定

國，紅著眼眶哽咽地說著。

「我是軍人，我愛妳們，就像愛著我的工作一樣，對不起，是我沒有好好陪在妳們身邊，祝我們結婚20週年快樂，筱柔也18歲了，祝妳生日快樂，我真的很愛妳們。」

「等待返去的時陣若到，你著讓我先走，因為我會嚙甘，看你為我目屎流。」江蕙的歌聲唱完最後一句。

「為什麼？為什麼不好好跟我把話說清楚？為什麼不讓我知道你有多在乎？你有多忙？讓以為你只在乎你的工作，害我以為你不愛我了？」林佳慧對著螢幕，再也壓抑不住這些年來心裡的委屈。

「為什麼？為什麼到現在才讓我知道我有多愛妳！我真的好愛你，我真的好想你……」

筱柔走到林佳慧的身邊，抱著她顫抖的身軀，「爸聽到了，他都聽到了。」

這天的夜晚，過得好漫長，好漫長。

銅

銅像獎

楊宗儒

上士

陸軍教準部

烈日東來夢南柯，大刀千秋捍山河

壹

「靜子，戰爭真的開始了……」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當直川英四提筆寫下南京屠殺見聞時，趙登禹將軍早已戰死四個多月。彼時是溽暑時節，英四奉命以隨軍記者的身分來到中國，將第一手的報導傳回日本國內。

初來乍到的英四，雖在日本學習過漢文，但若流利暢地表達漢語，卻又有些困難，與中國人談話時會口吃。且因中、日正式開戰，中國人普遍對日本人充滿敵意，當他講話口吃時，時常惹來中國人的笑謔。

然而，半年前，英四因採訪結識了當時因喜峰口之戰名震中日的趙登禹將軍。初識趙將軍時，其人高馬大、約一米九的壯碩身材，令英四為之驚異。但英四卻覺得，在他面前可謂毫無壓迫感，其親切爽朗而不拘小節的笑容，突破了語言的隔閡，讓英四感受到趙將軍是真心接納他這個異鄉人，登時一股暖流通過身體，也不禁暗地裡升起一股敬慕之情。

「雖然我們交戰，但這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趙將軍面帶笑容，伸出他巨大的右手。

「趙、趙將軍，謝、謝謝……！」英四緊緊握住趙將軍厚實的手掌。「是個大人物啊！」他這麼想著。

貳

據英四所知，趙將軍排行老三，人稱「小三」，民國三年，就和拜把兄弟詹鐵男追隨「基督將軍」馮玉祥，從馮的貼身護兵一路晉升到旅長。

民國十八年，馮玉祥與蔣中正的矛盾深化，反蔣戰爭一觸即發。十月，趙登禹奉馮玉祥之令，於潼關集合兵力，準備進發陝州。趙登禹鬥志高昂，通電馮玉祥：「蔣賊不除，一切痛苦不能解決，則國家永無安寧之日！」

民國十九年九月，蔣中正親電劉茂恩，嚴防趙登禹部隊進攻滎陽。

儘管反蔣戰爭最後敗北，馮玉祥下野，西北軍瓦解，蔣中正仍對趙登禹這位馮軍猛將，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自此，西北軍在河南的餘部孫連仲、吉鴻昌、梁冠英等部相繼投蔣，趙登禹與張自忠、劉汝明則退入晉南一帶。蔣命張學良整編馮軍餘部，在宋哲元與張學良會面後，張學良允諾，可將晉南的西北軍餘部整編為一個軍，轄兩個師。翌年中央政府通報，正式整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由宋哲元出任軍長，秦德純、佟麟閣為副軍長，總參議蕭振瀛，並下轄：

第三十七師——馮治安任師長。

第三十八師——張自忠任師長。

暫編第二師——劉汝明任師長。

由於趙登禹歷來於戰場上表現極為活躍，馮治安力薦其出任第三十七師轄下第一零九旅旅長。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日軍約三萬軍隊進攻山海關及長城各隘口，二十九軍奉命接防萬福麟

第五十三軍。日軍計畫搶佔長城沿線最重要的喜峰口，以便進攻華北。由於喜峰口為石頭山，無法構築掩體工事，守備不易；而日軍鈴木美通、服部兵次郎兩旅團，又早已佔領喜峰口東北長城最高山頂，不斷以四一式山砲瞰射，造成一零九旅王長海團傷亡慘重——營長石振剛、連長劉世昌、排長趙克修嚴重掛彩，排長侯鳳鳴、司務長薛耀坤殉國，戰況極為不利。

張自忠三十八師方面，雖與日軍拚戰，戰況同樣也陷入膠著。

眼看著弟兄們一個個倒下，趙登禹憂心如焚。在一次作戰會議中，他激動地說：「我軍傷亡慘重，眼下若無突破口，抗日便毫無希望！小三在此提供一計，如能組成一支大刀隊，趁日軍熟睡時夜襲，趁其不備，定能殺得他們措手不及！」

一零九旅副旅長詹鐵男也表示贊同：「小三說得對！我們有多少武器，就拿多少武器跟它們拚命！」

秦德純道：「日軍在日間的火力極為強大，國軍裝備也遠遠不及，眼下似乎只能如此！不如由趙旅長及佟澤光旅長，分兩路夜襲日軍，軍長認為可行嗎？」

宋哲元道：「好！我立即下令備妥大刀及手榴彈，做好一切準備！」

張自忠道：「趙旅長，我師董升堂部，也交由你指揮了！」

趙登禹、詹鐵男從自己部隊、董部，及民間愛國勇士之中，徵集五百名視死如歸的敢死隊

員，「大刀隊」自此成立。

是夜，有兵士編了一首隊歌：「大刀大刀，雪舞風飄！殺敵頭顱，壯我英豪！」於營中傳唱著：。

參

風雪飄飄的三月十一日深夜，弦月凌空，冷冽之氣瀰漫喜峰口一帶，靜謐之中卻又帶有幾分煩擾，原來是大刀隊悄然跋涉，只見眾將士目光凶煞，手持長柄寬刀，其刀尖傾斜；趙早已命全員以布裹刀，防止月光折射致使行跡曝露；眾人浩蕩而至，兩路直插日軍軍營，左翼由趙親自率領，右翼為第一一三旅旅長佟澤光帶領。在兩位當地獵戶帶領下，左、右翼分別襲擊日軍騎兵及砲兵陣營。

為了避免驚動馬匹，左翼部隊兩百餘名兵士隱藏住腳步聲，悄聲包圍騎兵駐紮區。在趙登禹囑咐隊員，將誤闖軍營的小女孩帶離後，他一聲令下，眾兵士於同一時間朝日軍軍營投擲手榴彈，一瞬間火光冲天，哀號遍野。日軍大亂，趙登禹行將進發之際，一旁的吉星文營長卻先已帶領熱血奔騰的眾兵士，抽出腰間大刀砍殺日軍，雙方死傷慘重，血流成河，尤其日軍方面，損失更甚。

趙登禹旋即跟上，親自砍殺數十名日本兵，軍服上盡是日本兵士的血漬。「哈哈哈哈哈！吉星文啊吉星文！應該叫你『吉大膽』才是！」趙投以欽佩的眼光對吉星文笑道。

此時，一名衣衫襤褸、滿臉鬍渣的軍官，抽

著菸，緩緩從帳營內走了出來。他氣定神閒，抖了幾下腰間配刀，把菸扔在地上，用軍靴踩熄。

他凝視趙登禹半晌，一言不發。趙登禹立即感受到此人非等閒之輩。他吩咐吉星文，代他留意日軍攻勢。

突然間，無名軍官以閃電般地速度，衝向趙登禹。一瞬間，他的眼睛佈滿血絲、透出紅光。滿滿的殺意，和方才的懶散完判若兩人！無名軍官的武士刀逼近趙登禹眉間時，趙立即以大刀格開。

「鏗！」趙登禹頓時感到虎口及整隻手臂震顫不已，可見對方用力之深。

「看此人的刀法，也是習武之人！」趙登禹暗自思量。

他屏氣凝神，退開三步。對方身材比自己矮小許多，然而力量卻如此強悍！趙登禹右手緊握大刀，一個箭步向前，使出自創刀法「南柯斷魂」，如星速般朝無名軍官連攻三十六刀，一刀快似一刀！

然而無名軍官竟將趙登禹的攻勢一招一招都擋開了。

數名中、日士兵屏氣凝神地觀察兩人的戰鬥。由於雙方攻防實在太快，尋常人等可說是毫無插手餘地，眾兵士只能看得目瞪口呆，為之眩迷。

趙登禹暫時止住了攻勢。只見無名軍官不疾不徐，咬破拇指，將自己的鮮血淋在血槽上。吸收了鮮血的武士刀，紅光閃動，鬼氣森然。不一會，原本白亮亮的武士刀，頓時成為一把

血刀，令人不寒而慄！

日本兵士們知道，無名軍官即將大開殺戒了，紛紛聚攏了過來。

原來，他果然不是平凡人物，而是江戶時代著名劍客柳生十兵衛的後代——柳生康隆。

柳生康隆舞動血刀，紅光閃動，血色刀網逐漸欺近趙登禹。

趙登禹心想：「聽人說過，日本武士柳生家，其中一旁系為血刀流，沒想到今日竟遇上了！看來不能大意……」

肆

趙登禹一層一層加強內力，頭頂白氣蒸騰，使出「雨落千秋」，刀雨般的攻勢如乍現的白光，與柳生的紅色刀網交相輝映。

眾人只見白、紅兩色刀網互相包圍，刀刀相擊的「鏗」聲毫不間斷！

在與柳生康隆激戰八十回合後，趙登禹漸感手臂乏力。

突然間，趙登禹的刀網稍微鬆懈。柳生康隆立即察覺趙的空隙，趁其不備，躍到趙的身後，凌厲之極的血刀，從趙的後頸砍殺而來。

趙登禹立即轉身一躍，翻了一個筋斗，但血刀仍在他頸子旁邊劃過，鮮血噴湧而出。他手摸頸子，心道：「還好！傷口不深。只是我內力即將用盡，他之後的攻勢，我恐怕無法招架……」

正當趙登禹躊躇之際，只見詹鐵男騎馬奔馳而至。

「小鐵！」

「小三！」詹鐵男勒馬道：「把這傢伙交給我吧！剛有傳令來報，佟旅長負傷，無法行動，右翼需要有你帶領！」說著便拎起大刀，朝柳生奔去。

趙登禹心想：「以鐵男的武功，恐怕並不是此人對手……」

「小三！快走呀！」鐵男焦急地說。

「小鐵，保重！」趙登禹心知鐵男此戰可能凶多吉少，但考慮到右翼弟兄群龍無首，為了大局，只能馬上離開左翼戰場。

趙登禹駕馬奔離後，眾人只見詹鐵男奔至柳生前方，同樣使出「雨落千秋」，搭配強勁內力形成白色刀網，逐漸逼近。

然而，柳生康隆彷彿感到疲倦了，竟不再出招。他緩緩收起血刀，從菸盒抽出一支菸點燃，靜靜地抽著。

突然間「破」地一聲，柳生康隆的人頭，從白色刀網中飛出。落地時，雙眼圓睜，口中的菸仍然未熄，好像仍在抽菸一般。

旁觀的中、日士兵皆驚駭震懾不已。

趙登禹率侍從趕赴右翼殺到，負傷的佟澤光見狀，氣音低語：「小三……我就交給你了……」隨即倒下，失去了意識。

趙登禹臨危授命，帶領佟部再次深入日軍砲兵陣營。日軍居高臨下砲擊佟部，造成大量傷亡，趙登禹的左腿也中彈負傷。趙忍痛嘶聲吼道：「先拿下砲兵！」

佟部接獲指令，以手榴彈投擲周邊高地，炸死數名日本砲兵。

「弟兄們！衝吧！」趙登禹帶著佟部剩餘兵力，以大刀硬拚大砲！經過一番浴血奮戰，終於搶下高地，將砲兵全數擊殺，劫持日軍十八門大砲，及坦克、裝甲車數輛。然趙的腿部在此戰役，不幸遭砲彈擊傷。

詹鐵男與吉星文聯手，也傳出捷報，攻陷了日軍騎兵陣營。

伍

趙登禹和詹鐵男是年紀相當的童年玩伴，十歲時已結拜為兄弟。登禹十三歲時，和鐵男一起拜入山東荷澤縣武術大師朱鳳軍門下，學習拳術和刀法。

登禹資質高，不出三年，便已將太極、八卦、少林各門派拳法、刀、劍、槍、棍舞得行云流水，其刀法甚至直逼大師兄。鐵男則學得相當辛苦，即使勤學苦練，也遠遠不及登禹。

鳳師極為嚴厲，時常將鐵男罵哭，登禹常常安慰道：「小鐵，別難過了！」

有一次，鳳師對鐵男大聲咆嘯：「小鐵！你這沒用的東西！」

當晚兩人就寢前，鐵男終於崩潰啜泣：「小三，我不要習武了！我們去從軍吧，我不想再見到師父了！」

「小鐵，我們是兄弟，你想去哪我就陪你去哪！只是，我們要去誰的部隊呢？」

「我們加入馮玉祥將軍吧！聽說馮將軍帶兵，也帶心！」

民國三年春，趙登禹及二哥登堯、鐵男，赴

西安加入馮玉祥的陸軍第十六混成旅。

民國五年，兩人隨馮玉祥部隊到廊坊駐防。

趙登禹在一次閱兵典禮中大展身手，連續擊敗數位教官，得到馮玉祥的賞識。

「好小子，身手很不錯啊！叫什麼名字呀？」

「報告旅長！我姓趙，名登禹，家中排行第三，大家都喚我小三！」

「好，小三，我們來比賽摔跤！」

「報告旅長！是真摔，還是假摔？」

「哈哈！當然是真摔！」

馮玉祥立即擺好架勢，卻沒想到連比三場，竟被趙登禹摔了三次。

馮玉祥起身，揮揮衣服，又擦了擦鼻子上的灰。「好！從今天開始，你當我的貼身護兵吧！」他滿臉笑意地說。

在馮玉祥的影響下，趙登禹和詹鐵男一起讀書識字，逐漸累積文化底蘊。

民國七年秋，趙登禹、詹鐵男隨著部隊駐防常德。在一次山上演習時，草叢中突然奔出一隻猛虎，身長八尺，目露凶光，哮聲震天。五六名士兵本想團團包圍，卻一個個心生顫慄，反被猛虎咬傷。

趙登禹見狀，立即大喝：「眾人先退開！」他持槍瞄準老虎腦門，迅速擊發，砰的一聲，猛虎翻了一個筋斗，但隨即又朝著趙登禹撲來！趙登禹見牠額門凹陷，口水從傷口汨汨流出，竟然仍有氣力與他搏鬥，心下頗為佩服，於是喊道：「這猛獸，就讓我老趙來會一會吧！」趙登禹一個側身，避開猛虎攻勢，用腳

一蹬，躍在猛虎身上，以八成力道，對著猛虎腰間一拳貫入。

尋常人只要受趙登禹這一拳，必定內臟破裂，再也無法還擊。沒想到猛虎還能忍痛，用盡氣力將趙登禹甩開。趙登禹重心不穩，從虎身落下，所幸他立即抓住虎尾，使勁往上一拉，猛虎直飛在半空中。虎身落下時，這猛虎大口一張，伸出利爪，竟仍想與趙登禹做最後纏鬥！趙登禹大喊：「好傢伙！」雙掌齊出，以「烈日擎天」十成力道，擊在猛虎柔軟的肚腹之上。猛虎登時脾胃俱裂，往旁又是一飛，落下時已全無知覺，正好撞上嶙峋巨石，全身重創，七竅流血而亡！

眾兵士皆拍手叫好，紛紛大喊：「英雄！英雄！」驚嘆趙登禹武功驚人。馮玉祥知悉後，稱其為「打虎將軍」。

陸

馮軍麾下時期，趙登禹最愛與登堯庭中對弈。雖是孿生兄弟，但二趙皆是虎將性格，字典裡從沒有「輸」字，往往雙方愈戰愈烈，從不讓步。也正因為是兄弟，在旁觀戰者無不冷汗直流，卻又因雙方戰況總是僵持不下，難分秋色，令弟兄們連眨個眼睛，都覺得百般不捨。

「看我巡河車！將軍抽車！哈哈，小三，我看你怎麼走！」登堯笑喊。

登禹面色凝重，下一步遲遲未定。

登禹身後的鐵男，卻氣定神閒說道：「以二

戰一，算什麼真英雄？」

棋盤側邊一名年輕男子輕聲說：「什麼意思呢？」

「別裝蒜了：剛剛登堯二哥舉棋不定時，是你在使眼色暗示。此外，剛剛下人端來茶點時，毓桂！你不也暗中給了二哥三顆棋子嗎？各位如不信，請把所有死子攤出，整面棋盤必有三支俵、三支炮、三支馬！」

這位名叫潘毓桂的男子，眼見方才所為曝光，便低頭不語。登禹則緩緩亮出所有死子，還沒全秀出來，登堯便笑道：「哈哈！不，必翻了！小三！還是鐵男眼利！了不得！了不得！」

毓桂為了化解尷尬，亦細語帶柔地賠笑道：「二哥，希望您別在意，遊戲罷了。」

登禹道：「哈哈，小事！大家開心玩就好！我還正想二哥此次怎麼如此難纏，原來是毓桂助陣！」

「我說小三……你怎麼就這麼粗心大意，棋盤上多了個『通謀』，你還渾然不知，一點防備心都沒有……真是的！」鐵男搖頭嘆道。

柒

南昌行營中，蔣中正委員長接獲力行社書記鄧悌來報：喜峰口之役，五百名大刀隊員與日軍夜間激戰後，僅二十三人生還。然而，日軍騎兵與砲兵營地一夜之間全被大刀隊所殲滅，日軍傷亡數千人，並繳獲坦克十一輛、裝甲車六輛、大砲十八門、機槍二十六挺、飛機一

架。

蔣委員長攔下茶杯，道：「力餘，依你看，趙登禹此人如何？」

鄧悌道：「報告委員長，趙登禹帶兵，很有一套，且少時曾拜入武術大師門下，武功極為高強。另外……」鄧悌是蔣委員長親信，但考量到委員長與趙登禹過去在中原大戰中的恩怨，不敢有過多溢美之辭，語帶躊躇。

蔣委員長道：「你直說無妨！你在現場親眼所見，總是比諸多傳聞來得真實些。」

鄧悌道：「是。依我觀察，趙登禹不僅愛兵，也愛民。喜峰口夜襲當日，大刀隊正準備進襲日軍之前，我親眼見到一個約三歲的小女孩，蓬頭垢面，誤闖日軍營地。她哭得唏哩嘩啦，喊著媽媽。我本想上前，但又想到我此次是秘密出行，行蹤不便曝光。正猶豫間，就見到趙登禹上前……」鄧悌憶起當日情景——

趙登禹蹲著，與小女孩同高。他摸摸她的頭，笑道：「小女孩兒，別哭啦！你跟我們家學芬差不多大呢！」

小女孩仍然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鱗鱗的小手，將臉抹得烏漆墨黑的。

趙登禹靈機一動，做鬼臉給她看。由於第一次見到彪形大漢做出如此醜怪的表情，女孩終於被逗得呵呵大笑。

趙登禹伸出食指，貼上嘴唇，示意女孩安靜：「噓！這邊很多壞人的！別吵醒他們了。」

說著，就牽著女孩的小手，將她囑託給一位大刀隊員。

「小李！請務必將她平安送到家中。」

聽完以上描述，蔣委員長道：「我知道了。辛苦你了。」他右手托腮，彷彿若有所思。

其後，喜峰口大捷的消息立即傳遍全國，震驚中外。日本《朝日新聞》大篇幅報導：「明治大帝以來，皇軍名譽盡喪喜峰口外，是六十年來未有之屈辱！」

即使如此，日軍透過包圍戰術，仍攻破冷口、界嶺口、古北口，引發冀東、察東作戰，國軍因兵力不足，退至通州防線，日軍迫近北平。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與日軍簽署《塘沽協定》，暫時休戰。

據悉，大捷之後，在委員長的《全國各師及獨立旅主官調查報告》中，趙登禹在性能及對中央態度兩欄位上皆為空白。然而，委員長對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上將，性能卻評為：「老奸巨猾，險毒已極！」對中央態度則是：「勾結反動，圖謀顛覆中央」。對趙登禹這位同樣是昔日的「敵軍」卻毫無負評，著實耐人尋味。

《塘沽協定》後，宋哲元軍長成為「抗日英雄」，趙登禹被視為喜峰口「血戰首功」，奉委員長指令，升一三二師師長，授陸軍中將，獲青天白日勳章。而詹鐵男因斬殺日軍大將柳生康隆，也被視為中國數一數二的大英雄，被拔擢為陸軍少將，任一三二師副師長，繼續輔助趙登禹。吉星文則升任二一九團團長。

各家報社採訪絡繹不絕，直川英四也將詹鐵男的事蹟寫成日文報導。一時之間，詹鐵男的

名聲遠渡東瀛。

結拜兄弟高升，趙登禹自然也感到極為開心，逢人就說：「如非小鐵相救，我恐怕早已死在柳生康隆的刀下，到時人頭落地的就會是我了！哈哈！」從不將戰功攬於一身。

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等猛將，也從此對詹鐵男刮目相看。

捌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川口清健等一行八人，自張家口前往察哈爾省多倫，途經張北縣時，拒絕第一三二師士兵檢察，雙方僵持四十分鐘，才予以放行。

日本駐張家口代理領事橋本正康，以張北駐軍污辱日本軍官為由，向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提出抗議。日方要求一二三師師長趙登禹道歉、處分直接責任者、察東劃界、中國軍隊退至外長城以西以南。

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承諾日本人在察哈爾可自由旅行、中方不檢查其攜帶行李、中國軍隊退至長城線以西。

張北事件後，國民政府為平息中、日爭端，罷免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職務，由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代理。

秦德純與駐北平華北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會面，因土肥原氣焰囂張，秦緊握拳頭，原想毆打他，但仍強忍下來，卻心頭一熱，嘔血數次，最終忍辱與土肥原簽訂《秦土協議》，喪失了察哈爾省大部分主權，與《何梅協定》一

同為日本開了併吞華北的大門。

日本積極實施「華北特殊化」，透過華北自治運動一步步掌控華北。在國民政府與日本妥協下，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任委員長，核心人士有天津市長蕭振瀛、北平市市長秦德純等，張自忠師長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員中亦安插了親日份子。

此時期冀、察兩省防務完全由二十九軍負責：

馮治安第三十七師——分布於北平、保定

張自忠第三十八師——分布於天津附近

趙登禹第一三二師——分布於河南南部

劉汝明第一四三師——分布於張家口附近

宋哲元任委員長後，掌理華北一切與日本交涉折衝事務，被視為「華北王」，二十九軍也一時叱吒風雲。

委員會的成立，是中、日妥協下的產物，因此既不能得罪日方，對內則須安撫愛國民眾及學生，以避免「漢奸」之議。委員會對日全無辦法，秦德純於事急時常效法劉備，當眾掩面痛哭；宋哲元則時常以「虛火上升、耳鳴不已」託病避見日方。

趙登禹因中華飽受日本欺凌，且英雄無用武之地，感到心情低落鬱悶。他不時遠眺長城——質樸的灰磚，砌出中華最雄偉堅實的壁壘，千年來為我抵禦許許多多的外侮。如今的長城，卻在日軍連環砲擊之下，將昔日的風華摧毀殆盡，令他不勝唏噓。原以為清帝國覆滅，新生的中華民國，可以走向太平。然而，

衰弱的清帝國讓列強佔領中華的問題，卻從未得到解決。來自東方的餓虎，此刻正準備鯨吞蠶食，將國都踐踏得一文不值！究竟這樣周而復始、不斷踐踏我中華尊嚴的日子，何時才能結束？

一次，趙登禹與詹鐵男遊山解悶。兩人並肩在雪中走著，詹鐵男道：「小三，國家大事，不必太常放在心上，我們做好分內事即可。其他的，就聽天由命吧！」

趙登禹若有所思，突然輕拍他肩膀：「小鐵！你看！」雪白的山腳下，竟有兩隻火狐，互相抱著，瑟縮著身軀。趙登禹慢慢走向火狐，抱起其中一隻，眼中滿是愛憐。

趙登禹將兩隻火狐抱回營中。考慮到軍中不便飼養，便吩咐副官單永安，將火狐攜往北京萬牲園，供遊人觀賞。

玖

民國二十五年夏，日本華北駐屯軍舉行軍事演習，土肥原賢二竟派憲兵特工綁架了二十九軍軍政處處長宣介溪。

趙登禹與馮治安、劉汝明兩位師長私下商量。趙登禹震怒道：「日本鬼子簡直欺人太甚！宣處長是我軍高階將領，鬼子有種就與我們全面開戰，抓我們的屍體！這口氣我實在嚥不下去！」

馮治安道：「小三，你有什麼辦法沒有？」

趙登禹道：「我們態度要強硬，決不能示弱！該限制鬼子兩小時內，將宣處長送回，否

則全面開戰！」

劉汝明道：「我同意小三做法。」馮治安也同意了。

於是，趙登禹叫來親日分子，詢問情況。親日分子表示：「動手的是日本特工，然而背後指使者是土肥原賢二。因宣處長是蔣委員長由南京派來的，經常向蔣委員長報告狀況，還在部隊中宣講統一抗戰，所以……」

馮治安怒道：「那麼我馮治安也是南京派來的，我也向蔣委員長報告，他怎麼就不抓我了！抓走我軍政處處長，簡直欺人太甚！」

親日分子支支吾吾道：「這事兒，恐怕不好辦……」

趙登禹立即站起，拍桌怒道：「你向『土匪原』傳話，限他們兩小時內將人送回，不得有任何損傷！若超過時限，平津一帶日本人，一個不留！」並當著他的面，操起電話向部隊下令：「兩小時內完成一切作戰準備，待命行動！」

親日分子嚇得不知所措。劉汝明瞪了一眼，大喝道：「愣著幹什麼！還不快去跟『土匪原』交涉！」

當親日分子轉述趙登禹的話後，土肥原賢二被其氣勢所震懾，立即吩咐特工，將宣介溪送回，並向二十九軍道歉：「此事純屬誤會！」

拾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下午，秦德純在北平市府邀宴文化界人士胡適、梅貽琦、傅斯年等

先生，並交換應付日本的意見，諸先生都開誠佈公暢談。夜十時許散會後，十一時四十分，盧溝橋事變爆發。

七月二十日，中方對日呼籲停戰，遭日方拒絕，且開砲狂轟宛平城。據報，宛平守軍兩個排兵力相繼全殲，刻正於前方視導的詹鐵男副旅長、王昭熙營長、朱烈副營長等人均失聯，吉星文團長身負重傷，城內秩序陷入混亂。趙登禹氣得直打哆嗦，然自古忠義難兩全，趙深知此刻不宜再額外派遣兵力去尋找他那莫逆之交的小鐵。

其後，蔣委員長指示冀察政務委員會固守宛平待援。宋哲元指示趙登禹及副軍長佟麟閣鎮守南苑。

七月二十六日，日軍發出最後通牒，限二十九軍於二十八日中午前於北平撤退完畢。日軍在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揮下，於宛平城、衙門口、八寶山和北苑正式發動進攻。督戰的佟麟閣接獲宋哲元的命令，要求棄守南苑，撤往北平方向。

七月二十八日拂曉，日軍調集陸空優勢兵力，步兵三個聯隊、砲兵二個聯隊、飛機三十餘架，準備進攻南苑。

當佟麟閣傳達撤退命令時，趙登禹道：「南苑城內還有許多百姓！我立刻動員軍訓團，無論是否能活過此劫，都要換取城內老弱婦孺逃離的時間！」

佟麟閣道：「小三，別誤事！宋軍長說，我們二十九軍的作戰計畫，早已被潘毓桂那廝出賣，日軍已完全掌握我們行蹤！」

趙登禹道：「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我趙某當年踏入軍營的那一刻，早就沒有將自己的性命放在心上！」

二十九軍衛隊旅琴聶鷹旅長急道：「趙師長！不是俺怕死，這一次就聽咱兄弟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趙登禹道：「我意已決，別再多說了……」此時，日軍步兵從東、西兩側殺來，聲勢浩大。

佟麟閣道：「唉！好吧！琴旅長指揮衛隊旅，軍訓團就交給小三了！我來指揮剩下的正規軍。」

正規軍、衛隊旅分別於東、西兩側與日軍展開血戰，軍訓團則堅守正前方。平津大學生軍訓團都是從一二·九運動後投筆從戎的學生，這九百二十三名學生兵，雖然訓練過一段時日，仍舊不敵日本正規軍人。即便趙登禹當場以大刀斬殺五十餘名日本官兵，但因日軍殺紅了眼，大砲及刺刀無情地襲來，輔以三十架戰鬥機狂轟濫炸，軍訓團沒過多久便全數戰死。

趙身中兩彈，且身旁不剩一兵一卒，孤掌難鳴，悲嘆道：「唉！這些學生，都是因國家有難挺身而出。保衛國家的不只是依靠軍人，而是全體國民的意志！他們為了國家而犧牲，趙某永生難忘！」

東、西兩側的佟麟閣正規軍、琴聶鷹衛隊旅，也幾乎全部殲滅。佟、琴二人帶著最後不到三百名士兵，與趙登禹會合。

趙、佟帶領大刀隊殘部，在南苑城連續斬殺數名日軍將領。正當血戰方酣，忽然騎兵傳令

捎來永定門遭襲的消息。

正在此時，詹鐵男竟著日軍裝束現身。

「小鐵！你怎會在此？」趙登禹喊道。

「哈哈，我就在等你這一刻！」詹鐵男大笑道。他頸上套了鐵項圈，這是日軍在遭遇喜峰口慘敗後，為防範大刀隊再度夜襲，特別為士兵們打造的。

看到鐵項圈，趙登禹當下已有了答案。為了永定門百姓，他道：「佟軍長，你們先去永定門吧，我來殿後！」

「好！」佟麟閣帶領所有殘兵，前往永定門方向馳援。趙登禹則隻身擋住詹鐵男。

「原來，你斬殺柳生康隆，並不是你武功超越他，而是你們合謀要獲取二十九軍信任的騙局！」

「既然你已做出選擇，我也無須多言了。」趙登禹狠下心腸，決定立即斬殺眼前這人。他手持雙刀，以一招「銀翼奔雷」，刀如銀蛇一般，飛快地纏繞砍殺詹鐵男。

只見詹鐵男雖身中九刀，卻毫無倒下跡象。此招已逼出趙登禹十成內力，刀刀致命，尋常人早已氣絕身亡。

原來，詹鐵男早已算準趙登禹會有此攻勢，竟身著刀槍不入的防護衣。他自忖自己刀法遠不及趙登禹，於是拿出步槍，開啟連發模式，迅速連開了十三槍。

早已身負重傷的趙登禹，瞬間中彈倒地。「永定門根本沒遇襲，只是為了支開大刀隊的假消息而已。哈哈！」詹鐵男得意地說。趙登禹聽了，不但沒有怒氣，反而莞爾一

笑，口中念念有詞。

詹鐵男驚訝，趙登禹竟仍未死去。走近趙登禹身旁，準備給他一個了斷，這才聽見趙登禹喃喃說著：「城中：城中的鄉親父老：沒事就好……。」

詹鐵男頓步，忽然憶起小時在荷澤縣城的日子。縣城不大，也不繁榮，從外地人的角度看，也並不優美。但鐵男止不住眼淚，因為那是他和登禹曾經一起生活過的地方。

刀光落下，「嗷」聲乍響，熱血四濺。血水從詹鐵男的雙頰如雨般落下，但他已分不清這是小三的鮮血，抑或是自己那不爭氣的眼淚，詹鐵男瞥見趙的胸口藏一書信，抽出一看，裡頭竟是宋哲元電報書箋，上頭幾行文字：

寧作戰死鬼，
不作亡國奴。

他憤而揉成一團，棄之而去。

烈日當空，兩隻火狐在旁悲鳴著。

「師長！師長！」當副官單永安開車趕到時，趙登禹已氣絕。他小心將趙攙扶上車。單永安流著眼淚，駛向北平大紅門。

拾壹

出發半刻的大刀隊殘部，已接近永定門外三里。琴聶鷹道：「軍長，咱們已快入城了，怎不見半個日本鬼影？城內亦無煙硝？」

佟麟閣道：「確實奇怪！你們可知趙師長是

從何處聽來這消息？」

第二十九軍通信官金天弁上尉道：「回軍長，是周思靜參謀在半小時前緊急致電！」

佟麟閣道：「周參謀？他此時應在南昌參與軍統局情務會議才對，怎麼突然……」

話聲未畢，砲彈如雨般落下，攻勢凌厲，旋即兩翼叢道殺出日軍步槍隊。佟麟閣等人閃避不及，中彈身亡，當場殉國。

拾貳

直川英四提筆寫道：「靜子，最後趙將軍並沒有躲開這次劫難。總是奮勇殺敵、武功高強的趙將軍，對身邊的人卻疏於防範，實在非常可惜！我們日本是高度軍國主義的國家，早已在中國佈滿了特務和間諜，亦有專人在從事收買和籠絡等工作。平心而論，每位中國軍人的素質並不下於日本軍人，如秦德純、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等將軍，皆是一流人物。但中國軍隊對情報的掌握、策反的利用，卻遠遠不及日軍。」

「中國軍人普遍對其身邊的人疏於防範，讓我們日軍有了可乘之機。二十九軍之中，也早已佈滿投日分子，如出賣趙將軍撤退路線的人，就是宋哲元身邊的參謀周思靜。而趙將軍始料未及的是，其身邊的拜把兄弟詹鐵男，也早已被我日軍所吸收。」

「趙將軍自喜峰口之戰後，名震日本，早已成為日軍鎖定的目標。日軍千方百計，想的便是該如何先除掉他，以防大刀隊捲土重來。而

詹鐵男利用趙將軍的愛民之心，逼迫他不得不隻身戰鬥，即便我身為日本人，也深以為恥……。」

「趙將軍死時，有村民見到兩隻火狐，在夕陽下的戰場哀鳴著。據趙將軍身邊的副官單永安所言，此兩隻火狐，係某日趙將軍在雪地中救出，託他安置在北平萬牲園的。園方表示，兩狐於七月二十八日當日無緣無故，從籠裡逃出，彷彿預見趙將軍死期將至……」走筆至此，英四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拾參

當酒井隆少將報告趙登禹、佟麟閣兩大將殞落後，日軍第十四師團長土肥原賢二中將面色凝重。

土肥原賢二道：「唉！趙、佟都是一等的英雄，他們忠於國家，保護百姓，比之《三國》裡忠肝義膽的關羽、張飛，也當之無愧！我土肥原雖身為日本人，對他們的一片赤忱，也將會一輩子敬重！」

酒井隆道：「雖如此，但我們首戰即拿下趙、佟兩將，看來離亡華不遠了！」

土肥原賢二道：「胡說！二十九軍之中，尚有大將宋哲元，智將秦德純，猛將張自忠、馮治安……且蔣委員長已發布《廬山談話》，而趙、佟兩大英雄的犧牲，也將激起中國人抗日到底的決心！一句話，三月亡華絕無可能！別說三個月，即便是十年，也未必成功！」

拾肆

民國三十年，東京巢鴨監獄中，一個憔悴的男人默默坐在角落。男人渾身是傷，到處青一塊、紫一塊。

「渾蛋！」日本獄友對男人又是一陣拳打腳踢。

「四零六三！住手！」獄官出面制止了日本獄友。

男人後來死於獄中。不過因其為中國人身分，且該名獄友是曾經名震一時的無政府主義者大川一明，由於他已陷入瘋狂狀態，獄方並未追究其責任。

男人留有漢字寫就的遺書，顫抖的字跡，看上去相當潦草：

「小三，我知道你不會原諒我，是我的錯，無論如何我都不該投靠日本人。我將你從不離身的大刀交給土肥原賢二之後，表面上獲得嘉獎，實則他對你是充滿敬意，而瞧不起賣友求榮的我。」

「其實在對你刺下那一刀的剎那，忽然憶起昔日你我在鳳師門下習武，你日以繼夜地精練刀法，我問你為何那麼拚命？連覺都不睡了？你回我：『烈日東來夢南柯，大刀千秋捍山河。』多麼豪情壯志哪！一語道盡我們中國人的心聲。可是在弟兄眼裡，我已不配稱做中國人了：如今落得這般淒慘下場，說什麼都太遲了。希望來生可以相見。鐵男絕筆。」

典獄長仔細辨認得懂的漢字，但仍是不知所云。突然手一鬆，一陣風把字條吹走，不知

飛向何方。

後記

一、中、日自七七事件，開啟長達八年的戰端。但日軍首戰即遭逢趙登禹如此不畏死的虎將，損失頗為慘痛。

二、後人感念趙登禹等將軍以命殉國，爭取東北百姓逃難時間，亦使後方梯隊有效完成戰備，故立「大刀塚」紀念，可惜文革時期破壞殆盡。

三、民國三十四年，我國眾志成城、齊利斷金之下，最終澆熄日本西進吞華之野心，結束了八年的戰爭。

優

優選獎

卓向原 一兵

陸軍後勤訓練中心

我們來自未來

一股淡淡的焦糊味道瀰漫在空氣中，原本即將被召至夢鄉中的年輕士兵們打了一個哆嗦，瞬間醒了過來。

大門包括哨長總共四人，此時全部被籠罩在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這夜長得嚇人，絕對不是在洞四洞六即將結束時應該有的現象。

「現在幾點？」有人出聲了，夜光電子錶上顯示的秒數卻不再變動，有人拿出偷藏的手機想看時間，卻發現根本沒有訊號。

「靠，大門呢？」一聲驚叫，像是重捶般敲進了所有人昏昏糊糊的腦袋裡，他們發現在這個長的不像話的夜晚之中，腳下踩的是一片焦土，原本的營區大門和燈火通明的連辦也消失無蹤。

剩下的只有沉默，以及彷彿永遠揮之不去的焦糊味道，遠遠的地方傳來劈啪的悶響，像是過年時的鞭炮般悶悶的撒在天際。

這是哪裡？大夥倉皇得面面相覷，偉大的老學長也沒招了，四個人身上四根木棍，略沉的防彈背心此時是如此的滑稽，卻又帶給他們些

微的熟悉感，沉甸甸的鎮住了因為驚慌而亂跳的心臟。

「有人在打靶？」最年輕的小學弟聽著遠方的聲響，「不只，有砲。」老學長面色古怪，那綿延不斷的爆炸聲雖然隔得很遠，但是這種感覺、這種味道……

「我們好像在戰場上。」不知道誰說了一句，像是突然刺破泡泡一樣，啪的一下，在所有人的內心深處輕輕的一顫。

霎那間，火光、煙霧、地上隱隱約約的人體輪廓像是潮水般湧了過來，高空中傳來低沉的引擎聲，尖利的呼嘯，長矛般穿刺過所有人的心臟。

轟隆。

沉默的爆炸只在一毫秒間，衝擊波震得四人東倒西歪，一發發照明彈在遠處升起，映照著四個戴著鋼盔的蒼白面龐，「走！」老學長發一聲喊，踉踉蹌蹌得朝著遠處一面半塌的石牆撲去，幾個學弟慌張地跟在後面，爆炸聲是愈來愈近了，一架架飛機在地面燃起的黑煙中若

隱若現，它們的雙翼撕扯著死亡之音，黃綠色的煙霧混雜在黑煙中，順著風勢雪崩般大面積鋪開。

「防毒面具！到上風處！」游明堂剛竄到石牆下一回頭，被照明彈映的慘白的天空中，黃綠黃綠的煙霧像是惡鬼翻騰著向他飄來，他本能地吼出了聲。

眼前逐漸恢復色彩，細細的噠噠噠、噠噠噠聲音像是割麥子般迅速從左右掃來，游明堂緊緊的匍匐在地上，死神帶著微微熾熱的嘆息從他的頭頂上方高速掠過，遠處幾個學弟已經臥倒在地，遠處黑夜中併發的光影和爆炸聲此起彼落，然而輕輕地落到近處時卻又像是一片片羽毛，讓人有種說不出的荒謬感。

毫無疑問是死了，幾個學弟動作不夠敏捷，一架飛機在投彈後猛撲下來，彈雨拋射出的雙爪冷酷的攫走了小學弟們的性命——他們都是軍事訓練後轉服的新兵，既無經驗又沒有武裝，如何在戰場上保全自己？

游明堂只覺得一股氣從自己的胸腹直直地衝上腦門，嘩的一下炸開後，在全身引起一股狂熱的痙攣，牙齒緊緊的咬合在一起，像是走到絕境的野獸一樣瞪大了眼睛。

他無意識的向前爬了一小段距離，平常還算乾淨的迷彩服沾滿了泥濘、血水和一股說不出的異味，什麼是國仇家恨、什麼是血海深仇：他的雙手深深地抓在這片冰冷而浸滿鮮血的土地上，指甲翻起，露出可怖的血肉。

學弟們的身軀倒臥在地，年輕的面龐上生氣迅速消退，他們是那樣的年輕，有為了減輕家中負擔高中就來當兵的、有為了存錢追夢進來當兵的，如今他們真正的盡到了軍人的職責，馬革裹屍、魂歸故里……

「小堂同志，白米饅饅吃得，話不能亂說嘞，你說俺們馬上就要勝利嘞，你介不是糊弄人呢嘛，我懂你的心思，小堂同志，家裡有媳婦等著，心急，但是這是國難當頭啊，啊？你可不能掉鏈子嘞，要是出了岔子，我可是要搞你的嘞。」

「團長，我真的來自2020年，日本天皇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號就會投降，日本必定失敗！我們必定勝利！」「你介個小同志，被小鬼子炸昏嘞吧，哪個這多話嘞？你比俺們多：：啊晚生了七十五年，咋個和俺一樣嘞？要是被毛主席曉得你騙人，要挨訓的嘞！」

「不是……毛主席還在哪呢……這裡不是河北嗎……」游明堂張了張嘴，他還是不太習慣，旁邊的戰士們哈哈的笑了起來，一個左眼打著繃帶，在驢上顛啊顛的戰士笑道，說：

「俺說老堂，你咋個這麼好玩嘞？小鬼子一個雷把你炸成天津人嘞？相聲說的趕得上村口的張三爺嘞！」

「三狗，就數你會扯，小堂是福建人，哪和天津沾得上關係？」戴著眼鏡，背著槍還在看書的一個戰士笑道，「小堂命大，沒被雷炸死，你怎麼就這麼會扯呢？」

「俺說你個禿秀才，俺三天沒和你摔跤你不是不怕俺嘞？」全名叫王三狗，大家都叫三狗的精壯漢子舉了舉拳頭，又疼得一哆嗦，旁邊的護士趕忙跑上來瞪了三狗一眼，三狗賠著笑臉躺下了，她梳成馬尾紮著的頭髮一跳一跳，她才十七歲，是這個隊伍「紅小鬼」中的一個會點醫術的孩子，她的爺爺給她取名叫李秀慧，大家都嫌拗口，都叫她慧慧。

「好啦好啦，這才打了個大勝仗，啊，回去讓炊事班的同志啊，把這些個繳獲的罐頭都做菜去，今晚上，我命令！吃豬肉燉粉條！饅頭管夠！」領頭走著的，剛剛繃著臉教訓游明堂的團長揮手大聲道，引起後面的戰士們一陣歡呼。

一堆饅頭堆在籬筐裡咣的一下放在了游明堂面前，旁邊的戰士刷的抽出筷子一插，準確的插中了三個饅頭，一串直接拿走了。

游明堂看著饅頭，卻是久久未動，他剛從戰場上爬出來，就遇到八路軍的民間敵後游擊隊，身上的迷彩服和鋼盔一開始嚇了他們一跳，後來他的證詞更是讓他們差點把他抓起來槍斃。

誰讓他堅稱自己來自未來呢？雖然隊員們都認為他應該是被地雷炸傻了。

幸好當初游明堂讀過國民革命軍戰史，大概知道這個時代各路軍隊的情況特點，這時代除國日兩軍，最多的就是土匪、軍閥和各種各樣的民間游擊隊。說是游擊隊，其實很多都是裝備簡陋的民兵，和老百姓也沒太大差別。

他很想去找國軍，但是他無法解釋自己的身分，怕被憲兵當奸細抓起來。再說他出現的地方是最危險的日軍華北佔領區，歷史上日軍曾在華北發動了數次大規模的治安掃蕩戰，號稱鐵壁合圍的保甲制度更是讓他無處藏身。

也就這種八路軍的非正規民間武裝英雄不問出處，雜七雜八的什麼人都混在裡面，很多甚至是一兩個八路軍幹部自行在敵後吸收各路散兵游勇發展起來的，游明堂混在裡面倒也不算奇怪。

這個時代是如此的混亂，這裡的人們是如此的陌生。各種帶著口音讓他半懂不懂的普通話，弄得他暈頭轉向，游明堂這一刻真正覺得自己才像是個老外，他們之間唯一相同的只有長相和對侵略者的憤怒。

太少，太少，他對於這些人真的知道得太少，太少，抗戰時期有多少這樣的無名游擊隊在深山老林裡鑽來鑽去？

「哎！你咋個不吃？再不吃都讓吃完了！吃吃吃！」旁邊長得和熊一樣壯，兩根筷子一插上插了三個饅頭的戰士含混的說，他從筷子上抽出一個饅頭塞進游明堂的手裡。

「哈哈小堂同志，來說說，那個……七十五年後是咋個樣子，哈！」團長帶頭鼓掌起鬨，一群戰士不嫌熱鬧也啪啪的鼓掌，炊事班的戰士們原本正蹲在地上稀裡嘩啦的吃粉條，放下碗就劈裡啪啦的鼓掌，在一個小桌子上，一小筷子一小筷子吃的孩子們咯咯的笑了起來，捂着嘴咽下了菜，也鼓起掌來。

這也算是固定的娛樂項目了，誰叫他堅稱自己來自未來。

游明堂依舊穿著那身沾滿血污的迷彩服，上面的姓名條和「中華民國陸軍」的兵種條如今成了他的精神依靠，一身數位迷彩的游明堂在游擊隊中是那樣顯眼，每次大家都纏著他要他說未來的故事，只是……

這他媽讓人怎麼說？

游明堂看著這些游擊戰士，他們有的還打著繃帶，有的才十五六歲，許多都是比學弟們年紀還小的娃娃兵，但個個都不是孬種，有的已經用土地雷炸死過好幾個日本兵。

然而歷史是殘酷的，這些游擊隊員在抗日戰爭後還有一場更大的內戰在等著他們，估計在場的人沒幾個能活下來，游明堂想到這，突然又有點難過。

「呃……那個……」游明堂咳嗽了幾聲，「七十五年後……有、有很高的樓，有、有……」他把手抬到最高，「比北京的紫禁城還要高！」戰士們爆發出一陣大笑，但是鼓掌的更加熱烈了。

「還有……有很多很多吃的，有……牛排啊……」

「牛排不是洋人吃的嗎？咱怎麼吃？去洋人那吃去？」一個戰士大聲說，「俺不會飛，怎麼過去？」，「啊……」游明堂抓抓頭，「洋人就在我們國家做！就在一條街上，想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愛吃多少吃多少！」

「那俺要吃兩斤！」，「俺能吃三斤！」總是面有菜色的小戰士們笑得露出一嘴大黃牙。

「那，那有沒有糖，就是那種很甜很甜的，俺就吃過一塊，還是隊長給我的。」一個小女孩舉手問。

「有有有，一整層樓都是，幾塊錢買一整袋，能一路邊走邊吃到家裡去。」

草他媽怎麼這麼多小鬼！游明堂看著他們飽經硝煙的稚嫩臉龐，心裡暗罵，腦袋飛速運轉以前看過的國際新聞。

「還有很多飛機啊航母啊，外面轉一圈，英國人都要開港口歡迎，還開了奧運會，世博會，全世界的人都來了。」「還有電腦電視手機，在家裡就能和幾千里外的人說話，還有……」

「饅頭不夠吃，俺可要吃了。」那個大漢還在吃饅頭「一頓能吃六七個」。

「饅頭隨便吃，要多少有多少，街上就有賣，一個車子上都是饅頭。」

「哎喲那好，俺要把這車都吃了，哎喲……俺早上吃三個，中午吃五個，晚上……晚上少吃點，吃兩個。」

游明堂絞盡腦汁的回憶和大陸的有關新聞，他實在是不忍心看著面黃肌瘦的小鬼們亮晶晶的目光黯淡下來，所有東西都挑正面的說，細

節不確定的就一陣亂扯蛋。

中國是世界五大國家之一，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都市。

沒人敢小瞧中國了，航母出去轉一圈都全世界都要發抖。

沒那麼多人餓肚子了，雖然還是有，但是一年比一年少。

街上的商場裡燈火通明如白晝，愛多晚回去就多晚回去。

過年的時候外國最大的廣場都要給中國慶祝變成紅色。

孩子們過得開開心的，只要操心明天吃什麼好。

還有一擰就會出火的灶台，一按電鈕就能做稀飯的電鍋。

游明堂講得口乾舌燥。

下面的戰士喧鬧聲愈來愈小，眼睛愈來愈亮，幾個小女孩托著下巴認真聽著，有戰士直擦眼睛，旁邊的一個戰士拍了拍身邊人的肩膀，說：「張七，你哭啥？」被叫做張七的戰士嗚嗚的哭，「俺不知道俺看不看得到，要是看不到嘞，那俺是為啥嘞？」

「張七你說的那是什麼混帳話？什麼叫做啥？」團長砰的一拍桌子，震得碗盤跳了起來，「享不了福，就不想打了是不是！」

「小堂同志說的很好啊。」團長斜靠在牆上，滿是老繭的手敲了敲桌子，「有很多同志不知道，我們為啥和鬼子幹？啊？有的同志啊，當兵是為了吃糧；有的同志啊，是家人遭了鬼子的殃，這鳥世道啊，害死人嘞！」

「現在，小堂同志就告訴我們嘞！」他大聲說：「俺們和鬼子幹！不是為了我們！不是為了我們能夠頓頓吃饅頭、吃大牛排！」

團長站在椅子上，敲著飯碗大聲說：「俺們和鬼子幹！是為了我們以後的！以後的那些個孩子們，啊，能夠安穩穩的，啊，吃飯，上學，天天吃上饅頭牛排！那怕是俺們死了，蹶了蹄子翹了辮子，大家說！是不是！」

戰士們齊聲大喝：「是！」

張七的臉上還有淚痕，躺在擔架上的三狗齜牙咧嘴，戴著眼鏡的青年戰士瞪著眼睛，連小戰士們也是一臉嚴肅，破舊的中山領軍裝散發出陣陣殺氣。

「好！我命令！繼續吃！」

戰士們又埋下頭認真開始消滅那些吃的了，游明堂看著手中被塞過來的饅頭，翻起的指甲傷口已經被仔細包紮過。

現在大概是晚上七點左右？連上這個時候應該在集合，準備明天任務的勤前，他突然想到自己還有張派車單沒跑咧。想到這裡，一股強烈的情緒湧上心頭，這饅頭是無論如何也吃不下去了……

一個小小的手拉了拉他的衣角，是慧慧，悄聲問道：「哥，你不准騙我，那七十五年後，真有那麼多糖吃？」

「我騙你幹什麼？七十五年後來臺灣，我請你吃一整個屋子的糖。」游明堂擦了擦眼淚。

「哎！哥，臺灣還沒光復啊？」小女孩困惑的歪著頭，把手裡的一個小布老虎塞進游明堂的手裡，「這是欠條。」她小聲的說「哥，

到時候你要給我買好多糖，我們一起吃好不好。」她眨了眨明亮的大眼睛。

游明堂的眼睛有點酸，他揉了揉眼睛，勉強咧嘴笑了笑，小女孩歡天喜地的跑到了那群小鬼裡，揮舞著手炫耀著什麼。

穿著中山領軍裝的小鬼們在爐火邊嘻笑打鬧，火光讓他們紅撲撲的小臉蛋分外清晰，一個矮小女孩頭上的小軍帽被另一個調皮的男孩揪走了，兩人繞著其他孩子追逐著。

開朗清脆的笑聲遠遠的傳了出去，一個個奔跑的身影移動間，像是終於從學校的下課鐘聲中短暫解放，啊，該死的。

他們現在正是該上學的時候啊……

游明堂突然很想罵人，巨大的歷史宛如高聳的石牆，焦躁感和窒息感壓得他喘不過氣，他整個人快要從內部炸開了。

光明啊、光明！你為何不能快點的來到？我們期望的光明啊！你可知道現在，黑暗的烏雲籠罩在整個亞洲的上空，同胞們每分每秒都在發出絕望的哀號！

在那受降儀式上，岡村寧次低頭的那個瞬間，過去只是凝固在課本上的，一小塊方方正正豆腐乾似的照片。然而現在，就在這個又狹小又破落的據點內，就在這漆黑無比的天空下面，它是如此的讓人渴望！

它是有大力量的存在，千千萬萬的革命英雄化作一隻大手，按在侵略者張揚的頭顱上，按著他們低頭向人民致敬！

這一刻，曾經對這個世界的陌生和不安消失了，娃娃兵們的面孔在游明堂心中和穿著校服

的孩子們逐漸重疊……

「這個秘密任務，我們只能一個同志去，大家抽籤。我是團長，我先抽。」團長手裡的一把筷子豎起來，燭火把他的臉映得忽明忽暗，「明天鬼子要來掃蕩了，鄉親們要撤離，需要一個同志去把砲樓裡的鬼子引出來。」

「怎麼引？鬼子聽不懂啊？」游明堂問道。

「炸藥包，端了那個砲樓，那鬼子就和炸了窩一樣的逃竄！」團長齜牙笑道，這個漢子笑得狠心酸。游明堂太明白那個誘餌會怎麼樣了，死是他最好的結局。

「抽籤，都抽。」

戰士們都毫不猶豫的走上前去，筷子有很多，短的只有一根。游明堂看著自己手裡的長筷子。

這些遍布全國大地的游擊隊不是政府軍，武器多繳自日軍和偽軍，即便是如此也不多，絕大多數是自造的少量土槍土炸彈，更多的是紅纓槍和各種冷兵器。重裝備那是絕對沒有的，唯一的大殺傷性武器就是炸藥包。

那個熊一樣的大漢深深的吸了口氣，團長歎口氣：「先解散，等會：明天早上，給、給李大熊同志……壯行。」

大家陷入沉默，孩子們眼眶泛紅，但是誰也沒有吭聲，就這樣靜靜地散了。

游明堂回到房間，桌上擺著三套殘破不全的迷彩服和一頂鋼盔。皎潔的月光灑落，綠色的名條和兵種條上，黑字格外清晰。

中華民國陸軍。

太陽升起了，清晨的第一抹陽光劃破黑暗，

像是來自天際的輕紗落在大地上。整整七十五年的光陰，在這一刻伴隨著鹿皮鞋踩在落葉上的沙沙聲，轟然落地，數位迷彩鋼盔套在微光中幽靈般飄盪著，中正式步槍靠在迷彩野戰服上像是一面軍旗，刺刀斜斜的刺向天空，彷彿又傳來嘹亮的行軍號聲。

雄壯！威武！

嚴肅！剛直！

安靜！堅強！

確實！敏捷！

沉著！忍耐！

機警！勇敢！

黑色的人影邁開步伐，啪沙、啪沙。

如火的朝陽即將從地平線升起，恍惚間，全國千萬里的火線上泛起霞光，鹿皮鞋的腳步筆直地邁出，如同無數曾經的黃埔英魂，一路奔向戰場。

「啥？！」團長一腳踢翻了桌子，「把那個小堂給我抓回來！！他媽的給老子反嘞！！！」

「團、團長，他給我們留了個字條。」

「我管他！給老子抓回來！」團長氣得拔出手槍就要殺出去，旁邊的戰士連忙攔住他。

「團長！團長……小堂說，他說，他……」戰士展開字條，沒念下去。

「說啥了？你他媽倒是說啊！」團長一巴掌拍在戰士頭上，戰士捂著帽子繼續念。

「團長，我說認真的，我真的是七十五年後來的，我們必定勝利，日本帝國主義必定滅亡。」

「說什麼瘋話！」團長接著往外走，下一句話讓他頓住了腳步。

「團長，我比你們多享了二十幾年的福，你們快走。別小看我，我是大學畢業生，有學歷的大學生，比你們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大熊被我鎖在柴房裡，團長，我走了。」

團長一屁股坐在地上，緊握的雙拳重重捶在門板上。

「團長，我總說我們必勝，同志們都不太相信，咱們只能七十五年後再相見了。萬惡的侵略者注定滅亡，革命軍的軍旗將會插遍全國！」

柴房裡的動靜愈來愈大了，嘶吼聲從裡面傳來。

團長抹了抹眼睛，站起來說：「集結好部隊，護送鄉親們走！」「那……那……」

「哪裡來的屁話！快去！」

整齊的軍列大踏步向後方撤退，老百姓們紛紛帶著一些簡單的家當踉踉蹌蹌的朝著預先準備好的方向疏散，他們要撤到山區去。

遠處，一聲沉悶的爆炸聲響起，砰砰的槍砲聲響徹雲霄。

幾隻鳥被驚飛了起來，樹梢沙沙作響。

沒有人回頭，長長的軍列迅速護送著老百姓撤退，幾頭驢子上架著擔架運送傷患和物資，整個隊伍只聽得見物品碰撞聲，連驢嘴都被用木棒塞了起來，牠們用沉默為遠處的戰士送行。

團長又歎了口氣，很長、很長……

洞四洞六的漫漫長夜終於過去，當第一道曙

光照在四個衛兵的身上時，他們的神情半是迷糊、半是麻木。

幾個學弟的思維還停留在被飛機掃射的那一刻，他們身上的配件依舊整齊、光亮，巨大的血洞彷彿憑空消失了一般，他們的身軀一個個僵得筆直。

日後據戰情室的弟兄們反饋，那個晚上，當班的四名衛兵一致得到高勤官的讚譽：他們的腰桿整晚挺得直直地，在黎明前的冷風中像是四尊雕像，就這麼莊嚴的迎接來第一道曙光，直到身上的配件泛起亮光。

事後學弟們紛紛打報告，準備退伍，然而有一位學弟卻自願調到了某戰鬥單位去。在歡送的聚會上，幾個學弟聽著游明堂講述後續發生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熱烈的回響。

是呀，在失去了現代化的裝備之後，回歸到最原始的狀態之下，軍人的一切最後是什麼呢？到底什麼是革命軍人？

在那個獨自面對幾套迷彩服和鋼盔的奇幻夜晚，游明堂已經想通了這個問題；當他將大熊騙到柴房裡鎖起來，挎上中正式步槍、懷抱炸藥包朝著日本人的砲樓攻擊前進時，他的心從未如此明亮、泰然過，這是一件無上的榮光。

也許所有的軍人內心深處都在渴求著這樣的一刻，在朝著砲火突襲，並發現日本人的砲彈落在身後時，游明堂笑得十分開心，他的臉龐煥發出光彩，即便砲樓頂端的日本小軍官氣急敗壞地架起機槍，他的笑容也未在隨後的臥倒和翻滾中停息。

這一切直到那個炸藥包爆炸的瞬間，才嘎然

停止……。

一個老奶奶拄著拐杖，顛顛巍巍的走進了臺北圓山忠烈祠，旁邊的衛兵巍然不動。

這個老奶奶有些奇怪，不同於一般前來遊玩的大陸遊客面帶好奇、也不同於一般前來尋親的大陸人面帶哀戚。她的舊軍裝上，一排排的軍功章在陽光下閃閃發亮，蒼白的頭髮和皺紋掩飾不住臉上的嚴肅，只有略為嬰兒肥的臉型依稀可以看出當年青春少女的影子。

這位歷經抗日戰爭的老兵，經歷了不知道多少風風雨雨，打從忠烈祠開放的時候開始，她就沒斷過，每年都會選一天上午來坐一坐，還帶著一盒水果糖，在密密麻麻的牌位下，一粒粒的吃，她吃得很慢，吃完了，她就起身走了。

每次都有不少大陸遊客因為老奶奶胸前的軍功章試圖跟她搭話，老奶奶卻總是平靜的擺擺手，駐足在牌位前直到離去。

常有人聽見她念叨，「哥，你騙我，這沒你的名字嘞，你要請我吃糖的嘞，現在只能是我請你了。」

「哥，你到底是哪裡人嘞：我們全國都找遍了呀，整個福建被翻了個底朝天嘞……」

誰也不知道，那個「哥」啊，到底是誰……今天，她也來了，不同以往的是，今天她帶了全團老戰友的畫冊。

這個團，現在只剩下她一個人了。

照相在以前還是頂貴的事情，而且大家都死得太早了。

三狗跟日本人拚刺刀被捅死了，戴眼鏡的青

年戰士則是在和日本人交涉釋放平民時被下黑手炸死的。

張七，死了，他用搶來的機槍設了個伏擊，打死兩個日軍軍官，還一把火燒了他們坐的小汽車，氣壞了日本人，抓到張七後立刻就給槍斃了。

團長，死了。他在率領弟兄們用集束手榴彈炸斷日本人的坦克履帶之後，被坦克機槍掃成了兩半。

娃娃兵們有的被保護到後方學校去、有的直接被日本人抓走，也有在穿越戰區時失蹤的……

倒是大熊後來當了連長，他一直惦記著游明堂的事情，「做人不能忘本，小堂同志救了俺們和鄉親的命。」大熊始終對這件事情悶悶不樂，他讓慧慧趁還記得游明堂樣子的時候把他畫下來，慢慢的愈來愈多畫象集結成冊，最終成為整個團唯一的圖冊。

慧慧看著手中的畫冊，一頁頁的翻過，只見大家的神色被她精妙的勾勒出來，絕大多數人都只有一幅畫像，他們的容貌永遠留在了那段烽煙滾滾的歲月之中。

看著一幅幅畫，只見張七又在嗚嗚的哭了，誰不知道他想念自己在家鄉的老母親；團長的眉頭老是深鎖，畢竟全團上下的給養說少那也是事實，尤其是子彈緊缺得很；青年人又在看他的那本新青年了，他可以吧每篇的每個字倒著在桌面上全部寫出來……

如今大熊也已經病逝，雖然他日後愈做愈高，位添將星，但慧慧還是習慣叫他大熊哥，

雖然大熊往日魁梧的身材已經縮水成佝僂瘦小的普通小老頭。

遠處傳來孩子們的嘻笑聲，老奶奶從畫冊上抬起頭，只見一個小男孩拿走了小女孩的童軍帽，兩人穿著卡其色的童軍服追逐著，孩子們圍著他們瞎起鬧。

突然間天就黑了，慧慧看見一團爐火燃起，自己看著同伴們穿著改小的軍裝嬉戲奔跑，爐火映照著對面游明堂深邃的眼神，她跑了過去……

慧慧拿起水果糖，放一粒在嘴裡，檸檬味的，酸甜甜酸。

然後她就一粒粒的吃，吃啊，吃啊，吃得老淚縱橫，她嗚嗚的哭，手裡的糖還是一粒粒的往嘴裡送，旁邊的衛兵像兩個鐵柱子一樣站著，不言不語。

游明堂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今天會想要出門，他想去忠烈祠看看。

他已經準備去受訓升遷，離開那個待了好幾年的萬年老兵窩，幾個相識已久的弟兄都認為他瘋了，大家開始猜他會調去哪個單位、任務量和加給有多少。

游明堂當然也會關注這些，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他的心思好像比較安定下來了，再也不會因為一兩個小小的差別而跳腳，在勤務上的小差異也懶得和以往一樣斤斤計較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真正的專注，專注在自己的職務上。

然而那一個奇幻的夜晚依舊讓他不時輾轉難

眠，他偷偷的去查了抗戰史上的大小戰役、推算當時大概的位置，甚至還去網路上搜尋了地方縣誌，還真的找到了幾個可能的位置。但是他所熟悉的名字並沒有出現，也是，那麼鄉野的名字日後豈不是會改掉？

唯一的例外是李秀慧，她作為一名優秀的軍醫，設立了大大小小的流動式野戰醫院，一度成為華北不少游擊隊的「小媽媽」，由她所率領的婦女救護團挽救了許多抗日戰士的生命。可惜在臺灣能查到的資料實在有限，游明堂最後也放棄了。

游明堂來到圓山忠烈祠，這裡的一切是如此莊嚴，忠義千秋四個字看著有些斑駁，然而游明堂知道它的分量。

今天天氣非常好，藍天白雲，陽光灑落在忠烈祠的內外，細細的太陽雨已然停止，這是一場受太陽曝曬的夏雨，蒸汽從地面升起。下過這樣的一場雨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會猛長。

他想起那個夜裡，滿天照明彈閃耀。

彷彿夏夜的流星朝他飛落下來，在天空中留下道道亮跡。到了早上，太陽從他背後升起。太陽從那個時候還不曾有城市的、從那個時候曾是森林的草原上升起，它像往常一樣地升起來，溫暖著大地上的萬物生靈。

他走了進去，一路來到密密麻麻的牌位前，只見一個老奶奶對著他啜泣，地上幾顆彩色的糖果在陽光下泛著彩虹色的光彩。

游明堂看著那身老舊但是乾淨的、改小了的軍裝，他的心臟猛然跳了一下，一個身影和面

前的老人重疊。

游明堂緩緩的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布老虎。

他的手有點抖。

他的眼睛有點痠。

老奶奶還是在哭，游明堂走了過去，從她手裡的盒子中拿了一顆糖放在嘴裡，把布老虎輕輕的放在老奶奶手裡。

老奶奶愣愣的看著他，突然嘆喏一下笑了。

游明堂也笑了，然後又哭了。

楊絮

優

優選獎

李穎宣 上兵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

他拉著他的手向前跑，腳踩過地上水窪，濺起朵朵水花。

水花被雨後的陽光照得耀眼清透，映著他們奔跑的身影——他們手裡都握著一根樹枝，臉上笑得燦爛颯爽。

「楊絮，你好厲害，剛剛一揮就打敗他們了！」周俊開心的向前方的說。

「哈哈，那有什麼。誰叫他們要欺負你，而且遇到惡勢力就是要對付他們！」楊絮回頭看著他堅定的說：「別怕，相信自己，你也能打敗他們！」

楊絮緊握著他的手，手心傳來強而有力的炙熱的溫度，熨燙周俊的心。

在那個天真的青蔥歲月，他們拉著彼此的手，漫無目地的向前跑，一直向前跑……

1

「二十七號、二十七號，有沒有人在？」護士在診間外面大喊著。

「護士，我十二號過號。」老伯拿著健保卡，擠到護士旁邊。

「欸小姐，六十五歲不是口以先看嗎？」邊推著坐在輪椅的老奶奶，邊說著奇怪口音的阿姨，也拿著健保卡擠在護士前面。

「……」一個四十幾歲、臉上長滿鬍渣，一副大老爺的中年男子，一言不發的走到護士旁邊，直接拿健保卡在護士面前揮著。

不用一會兒的時間，護士面前就擠了好幾張健保卡，卻都不是二十七號的病人。

護士疲憊又無奈的看著前面這些人，心裡深吸一口氣，耐著性子說：「請都稍等一下，我先叫號……二十七號、二十七號，不在就過號了喔！」接著便解決眼前一個一個的健保卡：

「阿伯，你的健保卡我先收著，等等幫你安排。阿姨，健保卡也先給我……先生，你有掛號嗎？沒掛號請去掛號。」拿著手中的健保卡，護士進診間安排掛號。

周俊握著皺掉的二十七號號碼單站在診間外的等候區，面無表情的目睹剛剛眼前的亂象。

他不太想進診間。

要不是隊長一直催他、父母也催他，甚至直接幫他掛號，載他到醫院，盯著他走到三樓，不然周俊這輩子都不想踏進醫院一步。

電視新聞的播報聲、等候區的聊天聲、行政人員的交談聲、醫護人員的喊叫聲、病床輪子的滾動聲……一切一切的聲音都讓周俊煩躁不已。醫院的所有，都讓他想起那天——他跟著那床病床一拐一拐的跑著，追到手術室外面的那一天。

他攥緊手上的號碼單，腳步一旋，轉身往樓梯走去。

那是他的痛，不想回憶的傷口。想起一次便疼一次，即使結痂，仍時不時的隱隱作痛，掙扎出血。

自己真不該來這裡。

剛這麼想，突然一陣天搖地動，晃得周俊一個重心不穩，跌坐在樓梯口。醫院的牆壁以驚人的速度產生裂縫，有些石塊開始掉落。所有的交談聲嘎然停止，隨之而來是驚呼聲跟逃命的

聲。

周俊扶著牆壁站起，想加快腳步的下樓梯，但被逃命的人們從後推倒在地，有些人也落得跟周俊一樣的下場。

醫護人員大喊著躲在桌下或椅下，不要亂跑……努力想控制住場面，卻效果有限。

地牛翻身，劇烈得令人以為身處末世。崩塌的石塊不停砸落，開始堵住樓梯口的通道。有人見狀趁還能往下走的時候往前擠，有人見過不去，便往後撤，去找空桌椅底下保命。

人們爭先恐後的逃命……短短數分鐘，末世般的畫面，慘烈的上演。

周俊從地上爬起，用最快地速度往後走。然而剛剛被人推倒在地，使腳踝的舊傷復發，他無法加快速度，只能一拐一拐地拚命走。

想找個東西底下躲著，卻發現眼前能躲的都擠滿人。眼睛快速逡巡四周，決定衝進離自己最近的一間房間。

持續數分鐘的天搖地動，終於稍稍停歇。頓時，場面陷入一片令人不安的沉寂，沒人敢出來，深怕餘震的到來。

周俊躲在一張桌下，蹣跚自己的身子，心裡嘲笑自己。

沒想到，在生命受危急的當下，自己還是想要活命的。

「廢物！」他抱著頭，暗暗地低罵。

然在一片寂靜下，除自己的低罵聲外，還傳出很小的啜泣聲，像是壓抑著什麼，嚶嚶哭泣。

周俊抬頭，仔細聆聽。沒聽錯，的確有很細

小哭聲。

他小心翼翼的探頭出來，慘烈情景映入眼簾。

斷瓦殘垣，門被壓得扭曲變形，牆壁坍塌得隨意至極，大小不一的石塊交疊，宛若被推倒的積木般，凌亂不堪，佔滿空間。環顧四周，竟只剩一條縫能出去。

「俊子，俊子……」

周俊一轉頭，楊絮的身體在地上躺著，兩眼渙散的看著他。

「楊絮……」周俊喃喃的說著。

★

「子……俊……子……俊子、俊子、周俊，你醒醒啊！」臉頰有點疼，有誰用力拍打他的臉頰。周俊幽幽地醒轉過來，鼻尖聞到一股燒焦的味道。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映入眼簾的是楊絮欣慰的臉，眼珠轉了一圈，灰鴨鴨的一片，目光所及之處，便是殘骸廢墟。適才難聞的燒焦味，便是機身殘骸摔在這片廢墟的味道，除此之外，還有些山雨欲來的潮濕味，兩者混雜，形成難以言喻的氣息。

周俊剛要開口說話，無奈發現嗓子乾涸得像沙漠般，他艱難的問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墜機了，好像撞到山壁。來，我先扶你起來。」周俊藉著楊絮的力量起來，可剛起了上半身，便覺著身體都快散架，到處都疼。腳一動，就發現右腳腳踝劇痛：「阿絮……我腳好像扭到了……」

「沒事，我扶著你……俊子，還能走嗎？」

雖然痛，可自己也不是第一次拐到，更何況這種狀況下，不能走也得走。「走吧……我能忍著……好歹，我們也是軍人。」周俊對著楊絮忍痛扯著一個難看的微笑。

周俊眼睛逡巡四周一會兒，問道：「摔到山谷下啊……有東西聯絡外面嗎？隊長他們有找到嗎？」

「沒……」楊絮眼神黯淡的說著，「你醒之前，我找了一會兒，隊長他們不知道在哪，東西也都被摔爛，根本沒法用，就祈禱隊長那時有聯絡到吧……沒事的。」他衝著周俊安撫的笑了笑。

周俊有些失神的看著楊絮。

「沒事的。」

摔下之前，楊絮也是這麼安撫他。

真是個傻子，都什麼時候了，還記得要安撫他。

周俊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記得他跟楊絮一起出任務，上了直升機好端端地飛著，剎那間機身劇震，機師操控不了方向桿，機身歪斜，以極快的速度向下墜落。

他記得隊長在情急之下，拿起無線電請求支援。坐在他旁邊的楊絮毫不遲疑地將自己拉進懷裡護住他。

「沒事的……」楊絮安撫的說著。一股巨大的衝擊力襲來，機身崩裂分解，衝開他跟楊絮，接著周俊就失去意識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

「先去找地方避一避，感覺快下雨了……何況，這裡也不安全。」

「好……」甫應完，周俊腳下一個趑趄，險些讓兩個人摔在地上。

「俊子，沒事吧？」

「沒事，對不起，你還好嗎？」

「不用擔心我。」楊絮抬頭看天氣，看樣子，沒準等等就下雨：「我撐你吧。」

不待周俊同意，一把拉過他上了自己的肩膀，周俊擔心道：「阿絮，你行嗎？」

「小看我，忘了我是隊上的第一名？」

「沒忘，只是剛剛衝擊力這麼大，你……」

「別操心了，先找地方躲一躲吧。」

周俊閉了嘴，他們安靜走著。周俊覺著自己像小孩被背著的感覺，可惜現在不是什麼溫馨的場景。

楊絮速度不快，這也是自然，畢竟背著他一個大男人，就不說楊絮可能有哪裡受傷。

雨稀稀落落的下起來，淋濕他們的身影，澆熄殘骸斑駁，填滿縫隙傷痕，雨霧漫遍整個山谷。

周俊看著漫漫雨霧，便想起什麼似的拍拍楊絮：「你還記得，小時候我們去你外婆家過暑假，你救我的那次嗎？」周俊在楊絮耳邊說著。

「啊啊，你說的是大山他們欺負你的那次？為了那顆彈珠，你們兩個人打成什麼樣，我看到都嚇死了。」

「還記得啊……」周俊輕笑，「那顆彈珠是你送我的啊，他沒事搶什麼搶。」

「我之後再送你一顆不就好了？」

「那不一樣，送我再多顆，我還是喜歡你一

開始送給我的那一顆。」

「好好，你說的算。」楊絮無奈又寵溺的說著。

「你知道嗎？對我來說，那時候你根本是個英雄。」

「真是誇張了你。」

「沒誇張……」現在也是。周俊在心裡低喃。

雨淅瀝淅瀝的下著，彷彿世界就這麼安靜下來。可寂靜之下，必有暗湧。山壁的土石禁不起雨水肆意的洗刷，開始剝落下滑。一顆小石砸到周俊頭上，他抬頭往上看，發現土石正崩解掉落。

不行，照這個速度，可能他們還沒找到地方躲，就先被土石掩埋，這樣他會拖累他的。

「阿絮、阿絮……楊絮，放我下來！」周俊掙扎的下來。

周俊一動，楊絮就知道他的意圖，立馬出聲制止他：「想都別想！我怎麼可能丟下你，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危急之下，終於找到一個小山洞，楊絮拚命地衝過去。在快進山洞之時，一塊巨大的土石掉落下來，擋了泰半的山洞。見狀，楊絮二話不說，就把周俊放下來，推進山洞裡。

周俊身板小、較窄，很輕易的就進了山洞裡，可楊絮身板較大，較難進去。周俊跌坐在地上，見楊絮要進來，半身卻卡在外面。

「楊絮！」周俊從地上爬起，一拐一拐地衝到山洞口，手拉住楊絮的手，想把他拉進來。倏地，楊絮慘叫一聲，剛剛拉了半天都進不

來的楊絮，一下就進來。雙雙跌在地上，周俊趕緊起身，爬向楊絮身邊。發現地上一片慘紅，楊絮在血泊中淒厲慘叫，適才卡在外面的半邊手腳，已然硬生生地消失。

「怎、怎麼會這樣……」還來不及整理思緒，周俊被楊絮的慘叫拉回現實。

楊絮不停慘叫，斷了兩肢的劇痛，讓他快失去意識。周俊撕開衣服、拉下自己的皮帶，把截肢的部位綁緊止血，不讓他失血過多。

楊絮慘叫聲迴盪整個洞穴，兩眼渙散的盯著上方。「楊絮……楊絮……」周俊顫抖的握著楊絮的手，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他無所是從地望向洞口，洞口被擋到只剩一條縫。

2

周俊不可置信的看著眼前的情景，眨一眨眼，地上又沒了楊絮的身影。哭聲斷斷續續地傳出，周俊回過神，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現在不要再回憶那件事。

他打開手機的手電筒，循著哭聲方向小心翼翼地，喊道：「有人嗎？」

哭聲頓了幾秒，接著一個稚嫩的童聲夾著啜泣聲回應：「我、我在這裡……」

周俊往出聲處靠近，發現角落有一個小男孩。

小男孩看見他也不顧眼前人是好是壞，就把衝進周俊懷裡嚎啕大哭。

周俊怔住半晌，要推也不是，不推也不是，

想起他們現在被地震困住，顧不了其他，先抱起小男孩，一拐一拐地回到剛剛的桌下躲著。

「只有你？」周俊看著懷中的小男孩，發現對方只顧著發洩自己的不安，根本沒辦法回應他。

周俊只能讓他抱著，讓他盡情發洩。過了好一陣子，像是發洩完不安，小男孩在周俊懷中抽噎著。

「……現在，可以回答我了嗎？」小男孩點點頭。

「你叫什麼名字？」

「曹、曹衍……」

「一、……眼睛的『眼』？」

「不、不是，是、是曼衍的『衍』……媽媽說，有、有綿延不絕、傳播的、的意思。哥、哥哥呢？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周俊。那你媽媽呢？」

「我、我不知道……我偷跑出來玩的……嗚……」說著說著又嚎啕大哭起來。周俊實在無言，嘆口氣，繼續任由他哭完。

他看向手機螢幕，30%的電力，訊號3G兩格——簡而言之，就是沒電、沒訊號。周俊無奈，關掉手機的手電筒以節省電力，閉上眼，聽著哭聲。那聲聲如傾雨，打在上；淚水浸濕他的衣服，彷彿拉著自己溺陷其中。

要是自己就這麼命喪這裡，去陪他倒也不壞，雖然會被臭罵一頓，讓軍人的意志什麼鬼的。

想到這裡，周俊不禁莞爾。他完全可以想像，他指責他的動作表情。楊絮就是個樂觀的

傻子，還意志堅定得離譜。這是他的優點，他也靠著這優點，撐過那些不公，在軍中活下去。自己就沒辦法，要不是為了楊絮，期滿就想走人，沒想到竟然出了那任務，使他不得不繼續在裡面。

他對軍人沒什麼感覺，保家衛國也從不是自己的選項。只因為從軍是楊絮的志業，他就陪他一起進來。如今楊絮走了，若是自己也就這麼離開，就真的永遠離開他——不得已留，也不能走。

可周俊這些年卻在離與不離之間來回擺盪。這條命是楊絮救回來的，這是楊絮的夢……千叮萬囑自己，絕對不能輕易放棄，更不能辜負楊絮，他必須繼承楊絮的夢想，完成他想做的事。

可裡頭的日子，簡直是凌遲。

一景一幕，都有楊絮的影子；一聲一喚，都有他的聲音。

明明不在，卻哪都是他。

感受到懷中的溫熱，像是提醒自己，還有個生命在他手上。周俊抱緊懷裡的小男孩，自己要怎樣無所謂，總不能拽上這小孩。

不能放棄，至少現在不能。好歹……也要把這小男孩送出去。

周俊睜開眼，微微側身出去，環顧四周。這裡崩塌得不算太嚴重，趁餘震尚未到來，還可以想辦法出去，要不坐這枯等也不是辦法。

拍拍身上抽噎的人：「曹衍，哥哥我現在去外面看一下，看有沒有辦法出去。你在这乖乖躲好，知道嗎？」

曹衍搖搖頭，攥緊周俊的衣領道：「不要！哥哥，你別留我一個人在这……」

「可是，你這樣跟著我很危險。」曹衍仍堅決地搖頭，緊抓著衣領不放。

估計是剛剛一個人躲怕，又或者是不想一個人待著，無論周俊好說歹說，曹衍仍堅持要跟周俊一起。

周俊低頭看著懷中那倔強小男孩。

這性子，根本就是小楊絮。周俊在心裡嘆了口氣道：「答應我，如果有危險不要管我，先找地方躲起來，懂嗎？」曹衍乖巧的領首。

「那走吧，好好跟著，別亂跑。」

周俊拉過曹衍，護在前方，將他倆的身子壓低，像是新訓進行單兵教練般，帶著小同袍，尋找掩蔽，小心的往縫口去。

3

病床染滿鮮血，宛如彼岸花盛開在病床上。

周俊看著楊絮面無血色的躺在上面，眼神渙散，唇裡喘著什麼字句，他聽得模糊，不是很確切，想追上去仔細傾聽，病床卻刻不容緩的推進手術室。他無力跌坐在手術室門外，感覺不到痛，全身上下都是泥污、血污，不曉得是他的還是楊絮的，全混雜在一起，交錯在身上、臉上、手上，像滾燙的岩漿，滑過他每一處肌膚，灼傷他的每一個細胞和感官，最後凝固在上頭，宛如烙下刻印。

他如火山般的矗立地上，茫然若失，腦袋沒辦法消化眼前的情景。感覺胸口有一處冰涼，

像是想起什麼，伸進領口，拉出一條銀飾。那是一條樸實的銀飾，方方正正，沒有過多的紋路裝飾，正面一個軍人的剪影，簡單俐落；翻過背面，上面刻著歪歪扭扭的英文草書，寫著「HERO」——那是楊絮的第一件作品，是他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周俊手指輕輕摩挲上頭的「HERO」。有什麼東西模糊視線，特別燙，灼傷了眼眶。淚流落臉龐，滴落在銀飾上，又順著紋路滑落在手上，與血交融，化在掌心裡。

周俊緊握那銀飾，悲慟欲絕。

英雄是你，不是我。你才是我的英雄，阿絮……

趕過來的同袍看到周俊聲嘶力竭在地上哭著，擔心道：「周俊，你起來吧，你身上還有傷……」周俊置若罔聞，只知道死命的哭，用盡全身力氣，哭盡這一生的淚。緊握的銀飾像是要刻進掌心裡，在掌心割了一道傷口，很深很深，深至骨髓。

他知道，這傷不會好了。

即使某天表面結痂，底下仍不會癒合。

楊絮的右手和右腳盛開很漂亮鮮紅，豔麗如火，一路盛開至彼岸。

那曾經抓著自己的手、奔跑的腳，如飛絮般，飄散在空中，隨著楊絮消逝。

★

不知過了多久，或許只過了一輪春秋，周俊卻覺得過了一生。他開始懷疑自己為何還活著，疑惑楊絮為何要救他。

該離開的應該是他，而不是楊絮。多麼好的

一個人，有理想有抱負，總想保家衛國，總會支持自己的同袍，總擔心著別人。

他的榮耀，都會與自己分享；自己被挨罵，他也跟著承擔。周俊笑他傻，楊絮卻說：「兄弟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的榮耀，有你的半；你的過錯，有我的一半。」

「這麼說，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囉？」

「當然！我說過，我們是有難同當兄弟，理應如此！」可那個說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男人，終究丟下他了。

大家總說周俊變安靜，沒什麼表情和情緒，也不太在乎任何事情，對外界甚至可以說是淡漠。周俊心想，不是這樣的，只是他看著他們談笑打鬧，總是會想到楊絮，那燦爛奪目的男人，曾也是這麼有活力的與人談天說地；午夜夢迴，他總被噩夢驚醒，那人在洞口裡失了手腳的慘狀、夢中的慘叫聲、病床染了滿他的血，眼神渙散的模樣……都在腦中揮之不去。

一想到那璀璨耀眼的人就消逝在他生命當中，他便撕心裂肺的疼，漸漸的他對外界也愈來愈淡漠，好像唯有這樣，他才能繼續活著，在沒有楊絮、沒有光明的世界裡活著。

那天楊絮在進手術房前，唇裡嚙著的字句，他一直想不起來。

或許是回憶太痛，但他真的好想知道，想知道楊絮最後說了什麼。

「你那天說了什麼呢，阿絮……」他蹣跚身子，嚶嚶哭泣。深夜帷幕垂下，窗外的月光灑落進來，照著他的寂寞和悲傷，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4

他們邊找掩蔽，邊小心的移動，終於抵達縫口旁。周俊側身靠近，往縫外一看，外頭昏昏暗暗，斷垣殘壁，該壓的、碎的一個都沒少，狀況不比裡面好。

忽然有一道燈光從角落打出來，還有些呼喊聲由遠至近的傳出。

「有人嗎？我們是來救你們的？可以的話，出個聲或拍打旁邊的瓦礫，讓我們知道你們的位置！」呼喊聲一遍又一遍的喊著。過了許久，呼喊聲嘎然停止，像是聽見一些聲響回應他們，他們專心聽聲響的來處，去尋出聲的位置。

「曹衍，看來咱們有救了！」周俊有些雀躍的和曹衍說道。

「那太好了！哥哥我們快叫他們過來！」

「對！欸，這裡有人！我們在這裡！」周俊朝縫口大喊。也不知是這縫口的位置太過隱秘，還是他們先去救其他人，周俊喊了幾聲，都不見有人回應。

當周俊正要繼續喊時，像是想到什麼的閉上嘴，身子稍稍往後撤，查看縫口和它四周，見無異狀，心裡稍微鬆口氣。

還好，沒什麼問題。

要是因為自己剛剛的呼救聲太大，而導致什麼坍塌發生，那就真的得不償失。

不過，在這裡苦喊也不是辦法，自己也得想辦法自救才行。

「哥哥，你怎麼不喊了啊？這樣他們不會找不到我們嗎？」曹衍著急的拉拉周俊的衣襖。

「別擔心，哥哥一定會帶你出去的。」周俊安撫的拍拍曹衍的頭。

忽然一陣搖晃，土石又開始掉落。

「糟糕，是餘震！曹衍，抱緊我！」周俊也不管腳踝的疼痛，一把抱起曹衍，用最快速度尋找附近掩蔽物躲起來。

外面救援行動也被打斷，搜救人員也停止動作。

所幸餘震不長，只持續個幾秒。周俊小心翼翼地探身出來，除了縫口前的瓦堆又多了幾塊，其餘沒什麼異狀。

「曹衍，你還是先待在這裡，哥哥先搬石頭去，你在旁邊會有危險。」曹衍原想繼續搖頭拒絕，聽完周俊的話，只好不情願鬆開周俊的衣服，嘟著嘴說：「那我就在這裡乖乖等哥哥……」

見曹衍這模樣，在這種緊張的時刻，周俊還是不小心笑出來了，揉亂曹衍的頭髮：「好好待著啊。」

周俊謹慎的走回縫口旁，刻不容緩的奮力搬開石塊。一磚一塊不停的往旁邊搬，滿身大汗，砂土覆滿了雙手，瓦礫割傷了皮膚，滿是傷痕，可周俊都無暇理會，也毫不在意，只知道埋頭苦幹的搬開層層瓦礫磚石。

當初自己沒能在洞口救回楊絮，現在自己也不能讓曹衍的命丟在這裡！

或許是平時訓練有成果，抑或是因處於危機時刻，周俊的速度絲毫沒有減緩。很快的，剛

剛堵在縫口前的磚瓦石塊便都被搬開，而縫口也因方才的餘震有稍微變大。周俊輕伏往外一看，外面救援行動又開始動作。

周俊又朝外喊了幾聲，仍然沒人回應。他摸摸縫口四周，又輕敲縫口附近思忖著。

如果自己徒手讓縫口變大，應該也不至於挖到一半就崩塌。

「哥哥，我可以過去了嗎？」曹衍微微的探出身子，看向周俊這裡，頗有準備跑過來的意思。

周俊立馬制止曹衍的行動：「別過來！曹衍你乖乖的待在那別動！」曹衍聞聲只好再乖乖的窩回去。

見曹衍好好待著，周俊便著手挖開縫口。

周俊從縫口周圍開始扳，扳到手指發疼也無暇顧及，嫌進度太慢，直接拿起旁邊的石塊敲向縫口，試圖加大它的裂縫。努力了半晌，終於有些進度，從只能見著狹縫的景象，變成能看見一片。

揮散飛揚的塵土，周俊再朝外頭一看，有些人被救出，而搜救人員救出一些人後，手電筒的燈光又開始來回逡巡。

周俊這時終於看清進來的人，看見熟悉的迷彩上衣，周俊激動地大喊：「兄弟！學長！我們在這裡！這裡有人！」

搜救人員聞聲，拿手電筒一照，在縫口中看見周俊覆滿塵土的臉龐，急忙的喊：「欸，這裡！這裡有人！快！」一群人便連忙趕到縫口附近。

「先生，只有你一個嗎？」

「不，還有一個小孩。」

「那你帶他過來，我們先把這口弄得大一點。」

「好！」周俊連忙趕到曹衍身邊：「曹衍，抱著我。」

「哥哥，是有人來救我們了嗎？」

「對，我們能出去了。」

周俊抱著曹衍過去縫口，見縫口果然被弄得更大一些，至少一個小孩可以出得去。

看著砂石掉落，周俊有些擔心。不知道會不會有餘震，不管怎麼說都得先把曹衍救出去。

「兄弟！兄弟！停一下！停一下！」

搜救人員看見周俊抱著曹衍似乎呼喊著什麼，於是停下手上的動作問道：「怎麼了？」

「能不能先幫我把這小孩帶出去，他跟他家人走散，先帶他走！」

搜救人員聞言同意，便準備將曹衍接出來。曹衍卻抓著周俊的衣服，絲毫沒鬆開的意思，不安的道：「哥哥不跟我一起出去嗎？」

「哥哥等等就出去，這縫口這麼小，你先出去，哥哥等其他哥哥把縫口弄得大一些，哥哥就會出去了……曹衍乖，你媽媽還在外面等你呢。」一想到母親，又聽周俊這樣向他保證，曹衍依依不捨地鬆開周俊的衣領，讓搜救人員接出去。

周俊看著曹衍順利脫困，便鬆了一口氣，退身繼續讓搜救的弟兄行動。縫口逐漸變大，終於弄出能讓周俊出去的寬度。

看著出口，周俊不合時宜的出了神。

他憶起那天在洞口光線照進的剎那，他無比

雀躍，他以為楊絮有救，然那時楊絮已眼神渙散，見不到那光明。

楊絮躺在那一床的赤紅裡，眼神迷離地盯著上面，似乎看著什麼美好的東西，唇裡嚙著：「你……也是……我的……俊……」

「兄弟，還愣著幹嘛，快出來！」一名弟兄著急的向周俊伸手。周俊頓時回過神來，抓住那名弟兄的手。

在周俊跟著搜救人員準備離開之際，從遠方看見曹衍的身影，後面還有個搜救弟兄慌張地追過來。

「哥哥！」曹衍興奮著向他奔過來。

周俊詫異的看著他：「你跑回來做什麼！」

「他說要看見哥哥出來才安心……」緊追過來的弟兄解答他的疑惑。

當周俊正要斥責時，又一陣天搖地動。見狀，搜救弟兄緊張的道：「糟糕！是餘震！快！這邊離出口沒有很遠！我們快走！」

周俊也顧不得罵人，一把抄起曹衍，忽略腳上的疼痛奔向出口。

在衝出出口的剎那，他突然想起那天楊絮唇中嚙著的字句。

「……你也……也是我的英……英雄……俊……俊子……」

埋藏在心中的陰影，終於在此時衝破；那道傷口，也慢慢癒合。

是嗎……原來我也是你的英雄，阿絮。定格的時間，開始前進……

*

「今早九點二十分，在東北地區發生有感地

震，粗估是震度六級以上的地震……」

「……國軍立即趕到現場投入救災救援工作……」

地震雖來得猝不及防，所幸國軍即時加入救災救援行列，軍醫院這邊的傷亡並沒有太大。在茫茫人海當中，周俊抱著曹衍尋找他的母親。

「媽媽！」曹衍興奮地掙脫周俊的懷抱，奔向曹母。

曹母終於見到自家兒子，便著急跑來，「小衍沒事吧？有沒有哪裡受傷？」

「媽媽，我沒事！」

周俊看曹衍回到他母親身邊活蹦亂跳，鬆了一口氣，便要轉身離去。

「等等，先生！」曹母叫住周俊準備離去的身影：「謝謝你救了我的兒子，不知道該如何謝謝你……」

周俊愣了一下，隨即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沒關係，與其說我救了他，倒不如說，是曹衍拯救了我。」見曹母一臉不解的模樣，周俊笑了笑，不多做解釋。

「那不方便告訴我你的名字？」周俊原本打算說，結果一旁的曹衍迫不及待地替他回答：「周俊！叫周俊！對吧，哥哥！」

周俊無奈地看他一眼。他想了想，還是重新介紹自己：「我叫周俊，是一名軍人。」說完後，不知為何周俊有些釋然，像是多年來的陰影一下豁然開朗，他勾起一抹開心的微笑。

楊絮，你也是我的英雄……你想做的事，我會幫你完成。

周俊走向曹衍母子，摸摸曹衍的頭，道：「小子，以後不要再亂跑了啊。」向他們微微領首後，便轉身離去。

「哥哥再見！」周俊揮手與他道別。

曹衍看著周俊離去的背影，拉著曹母的衣襬，有些出神的道：「媽媽，俊哥哥是個大英雄喔！」

「是啊，是英雄！怎麼，小衍之後也想跟哥哥一樣嗎？」

曹衍抬頭看向母親，認真的道：「想，我想成為英雄，跟俊哥哥一樣，成為能救人、能保護我們的英雄！」

母親寵溺的笑了笑，道：「好，以後你就跟周俊哥哥一樣，當守護人民、保家衛國的英雄！」

「嗯！我要當英雄！就跟俊哥哥一樣！」曹衍興奮的說著。曹母看著自己的孩子，欣慰地笑了笑：「走吧，我們回家。」

「嗯！」曹衍拉起母親的手，在回家的路上開心唱著歌：「哥哥爸爸真偉大，名譽照我家，為國去打仗，當兵笑哈哈……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牽掛，只要我長大，只要我長大……」

5

不知道跑了多遠，楊絮跟周俊有些累，便找了一個河堤旁的草地喘氣休息。草地留著雨後的濕潤，但他們毫不在意，隨性躺臥，與大地親密。

「好累啊……」楊絮躺在地上滿足的嘆息。看向坐在一旁的周俊叫道：「欸，俊子。」

「嗯？」

「你有什麼夢想嗎？」

周俊想了想，搖搖頭。他還真沒什麼夢想，覺得現在就挺好的。

看著眼前的波光粼粼，雨後的河面很清透，映著他倆的身影。

「是喔……我跟你說，我想好了！」楊絮翻身站起，高舉手上的樹枝，如宣誓般的喊：

「我，要成為英雄！能保護人、拯救人的英雄！」楊絮的眼睛充滿光芒與不符合年紀的豪情壯志。整個人如鑽石般，陽光聚在他身上，熠熠生輝，耀眼奪目，令人眩目。

周俊就這麼怔怔地看著他，失了言語。隨後，如著魔般喃喃地對楊絮說：「那……讓我跟你一起吧。」

「真的？」

「真的。」

楊絮開心的拉起周俊，搭上他的肩道：「果然是我的好兄弟！我們之後就……有、有福……欸老師今天教的那個詞，叫有福……有福……啊啊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哈哈！」楊絮開心地大笑著。

看楊絮開心的模樣，周俊臉上也勾起一抹難以察覺的微笑。

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就讓我陪著你，到哪都陪，儘管去實現你的夢想，我永遠都在。

你也會一直陪著我對吧，阿絮。

從那時起，楊絮就是他的夢、他的光。楊絮看著周俊露出開心的表情，更加肆意開懷。

周俊永遠都不會知道。

當楊絮見他為了那顆彈珠奮力拚搏守護，即使滿身傷痕也誓死不屈的模樣，他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成為他的憧憬，成為他永遠想守護的人。

楊絮搭著周俊的肩，五音不全的大聲唱歌：「……真偉大，造福給大家……壯志賽奔馬……走吧！走吧！……只要我長大……」

周俊忍俊不禁，「到底在亂唱什麼啊。」楊絮充耳不聞，繼續高歌亂噓。

他們就在這純真的美好歲月裡笑著、唱著。

★

那次地震過後，又經過好幾輪春秋。一個身姿挺拔的青年正帶著自己的行李，在軍校門口和親人道別。

「小衍，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跟人家起衝突，好好訓練就可以。」

「我知道。媽，這話你都說了好多次。」曹衍執起曹母的手，安撫的拍著，道：「放心吧，你兒子在裡面不會吃虧的……更何況，你兒子長得這麼帥，笑起來又甜，鐵定是人見人愛，花見花開！」

曹母看著自己兒子這副模樣，知道不用太擔心，也就稍微寬心些，「你呀，就調皮吧。」

「嘿嘿，這叫有自覺。別忘了，我可是要成為跟俊哥哥一樣的人！」

也沒見你俊哥哥這麼自戀。快去吧，你家俊哥哥都在裡面等你了。」

「那我走囉，媽。」曹母領首，看著曹衍走進那敞開的軍校大門，踏上寬廣明亮的軍旅，昂首闊步，堅定向前。

微風輕拂，楊絮飄蕩……遠方傳來兩位少年的追鬧聲。

「俊子，走囉！」

「欸等等我，阿絮！別走這麼快，我追不上！」

「快點！」少年楊絮和周俊，開心的向軍校門口奔去。

風，吹起低垂的旗幟，高揚青天白日；吹散楊絮，讓它們飄散空中，翱翔天際。旅途漫漫，它們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地方，落地生根，繼續傳承它的一代又一代……

汪！

優

優選獎

莊閱淇 上兵

陸軍東引指揮部

我遇見他在一個雨天，打著陰雷的驟雨天。我剛被一輛車速過快的車輾過後腿，母親和兄弟們走遠了，不知道有沒有發現我的掉隊。雨點打在身上，我感覺到血濡濕了皮毛，他們在雨中踏著整齊的步伐，一二一二，精神答數，雄壯、威武、嚴肅、剛直……距離從遠到近，再從近到遠。

然後驟停。

「二兵李映達，擅自離隊，搞什麼東西！」

「報告班長，我剛剛看到路邊有受傷的小狗，我想去看看。」

「你當作兒童夏令營嗎，還受傷小狗，現在要部隊為你掉頭是不是！」

「可是班長……」

「沒有可是，十秒內把狗帶回來，部隊掉頭，目的地野戰醫院，我們就陪這個小慈善家做善事啊。」

大部隊一聲長嘆未落，又是一句。

「還蛤，再給我蛤就跑步帶殺聲！」

一雙手將我抱起，那雙手並不比我的體溫高

上多少，他披著斗篷式的雨衣，卻濕得和我一樣透徹。

「乖，沒事了。」

他撫摸我的動作很溫柔，像記憶中母親舔舐我的舌頭一樣，打在身上會疼的雨點被他擋住，突然間我覺得很安心。

「汪！」

我醒來的時候在牆灰灰的醫院裡，毛已經乾了，另一個不認識的人轉過頭去，說廖班，你的狗沒事了。

「去你的我的狗。」

被稱作廖班的人是剛剛在雨裡罵人的那個，而抱起我的人站得直挺挺的，只敢轉過頭來看我一眼。

「廖班你說著這種話，還不是讓你的阿兵哥跑得要吐了送過來。」

「狗屁，我就是讓這小慈善家知道擅自離隊要負責什麼……阿達，過來。」

「報告是！」

被喊阿達的人是在雨中抱起我的人，他看向

廖班：「你自己撿的狗自己帶回去連上養，負責三餐掃大便和不要讓那些王八蛋玩死他。」我被拎起來交到 he 手上，阿達愣了幾秒才接過來。

「回答呢？」

「報告是！」

我被帶回步三營步二連，阿達的名字是李映達，廖班叫做廖偉傑。

那時候還沒定下名字，大家都用自己喜歡的名字叫我，阿達叫我下雨天，廖班叫我小黑，其他還有黑龍、狗狗、汪汪，諸如此類的名字。

到部的第一天廖班帶我去拜碼頭，我癩著那隻還沒復元完全的腳，聽他說白色的狗叫大白，有斑點的狗叫斑點，另一個班長從後面敲他的頭說你不要自己取名字。

「學長很痛！那些狗名字誰記得起來。」

「你都能在兩天把新兵的名字全部背起來了，最好是記不得。」

比廖班看起來更高階的班長叫劉克謙，是士

官長，他平常看起來笑笑的，是個溫和的人，但某次我看到他讓阿達跑步跑到吐之後就不敢太靠近他了。

說到阿達，阿達在連上是妥妥的問題人物，這連我都看得出來，這個問題人物的意思並不是他做事不靈光，或頭腦不聰明的意思，用他們的話來說是不受控制……或說問題很多。

「報告班長，站哨的目的是掌握敵情，我們的哨點位置不好，要是站在原地沒辦法看到四周的動向，請問我可以走動勘察嗎？」

「李映達，問題那麼多你不要上來當班長？叫你站直就站直，不要整天只想要爽。」

「報告班長，我不是想要爽，但是根據……」

「沒有什麼根據，雙腿併攏，四指貼齊褲縫做不到是不是，要不要改做伏地挺身！」

阿達偷偷瞥了我一眼，沒有繼續說話，這裡是軍隊，上級的命令是一切，阿達是大學畢業生，本來要繼續念研究所。

我傷還沒好的時候是阿達負責照顧我，每天他比部隊早一點點起床，為了在集合時間前幫我裝好水掃大便換藥，有時候他出勤務會叫他的鄰兵來幫忙，朱德信嘟著嘴說小癩啊，也只有阿達那種傻子會做這種事了。

朱德信是阿達的同梯，高中畢業，考不上大學只能先進來當兵，他每天都在說退伍以後退伍以後，巴不得生作女人不用受這一年的罪。

阿達把我檢回來那天他和阿達說你這個白癡。

「你不知道部隊就是槍打出頭鳥嗎，你今天

撿一條狗，這一年你都是班長的眼中釘，不要說你，我們一整梯都變問題兒童，我們只是進來過個水，不要沒事找事，懂不懂？」

他是那種數饅頭的人，只求相安無事退伍，但要是阿達聽得明白這些話，他也不會在下雨天裡擅自離隊把我帶回來，要是他聽得懂，也不會整天被叫去跑操場做伏地挺身。

那時候的課程很單純，打靶就早上全副武裝扛著槍走去靶場，晚上回來吃飯，我能看到的只有站哨時間的八卦。

最常和我說話的是阿達，雖然他開口問了站哨能不能走動，但排到衛勤的時候他還是乖乖站得直挺挺的，只分了神對我說，下雨天，你覺得當兵怎麼樣。

不怎麼樣，我不會知道。

「其實我覺得當兵沒什麼不好，你看我大學讀了四年，還沒有碰過槍，我阿爸和我說過打仗的時候，要在戰場上一直跑，還要能開槍殺人。」

他也沒有期待我回答，只是自顧自地說著，像在對不在的某個誰進行演講。

「我們可能不會打仗，但要是一輩子都不碰槍，我就一輩子都不知道戰爭。」

我對他搖尾巴，他看起來想伸手摸摸我，卻想起不准動的指令而站了回去。

「德信和我說沒有人會想要當兵，志願役的都是腦子撞到的智障，但我覺得他也適合腦子撞到。」

阿達說著笑了，他說下雨天，有些人適合當兵，有些人不適合，軍隊講究的是紀律，這個

籠子太小了，我待不住。

「德信他很能適應環境，也欠人管，他不是說要出去工地搬鋼筋，在這裡提槍也差不多。」

「汪！」

我不是很懂，只是搖著尾巴，人類的事情很複雜，我只是聽著阿達講，到他沒忍住摸了我一把，被叫去拿槍半蹲在門口。

某個星期天，阿達帶我去島上打了疫苗，我終於正式成為了連上的一員，名牌上的名字是羅賴把，但阿達還是喊我下雨天，我也只對他搖尾巴。

「掰掰，下雨天。」

部隊的日子十年如一日，阿達背著割草機出門時和我說再見，打靶跑步割草排石頭，朱德信每天走回來都說剩下天殺的三百二十三天、兩百九十五天，兩百七十四天，云云云云，晚點名集合的時候他一邊比中指一邊偷偷碎碎念要講多久，但他答有的聲音永遠是全連最大，唱軍歌的時候也是。

早點名，預備，唱。

風雲起，山河動，我雖然不會唱，但阿達說不定比我更不會唱，每次早點名我都能明確地辨認出阿達的歌聲。

荒腔走板。

如果要一個準確的形容的話，阿達唱起歌來就是這個樣子。

阿達常常被叫到部隊前唱歌，唱了那麼久他也沒有進步多少，他卻總是扯著嗓子，唱得很開心的樣子。

怪胎。

廖班這麼說他，很多學長也這麼說他。

阿達摸我的時候總是說做人啊，只要開心就好。

「下雨天你當狗也一樣。開開心心的，這樣大家都會喜歡你。」

所以，阿達因為沒有問好而被叫去跑操場的時候在笑，被學長拗著去買菸的時候在笑，做滿一百個伏地挺身，累癱在地上的時候也在笑。

好像他真的很开心。

一年說長不長，回過神來的時候阿達已經要退伍了，我搖著尾巴對他汪了兩聲，阿達背著行囊說再見呀下雨天。

「人都是這樣來來去去的。」

他走的那天萬里無雲，阿達退伍前一天晚上被扔進魚池，烏龜和鯉魚在他的腳邊游來游去，阿達笑得很開心，平常罵他罵得最凶的廖班卻看起來有點寂寞。

他平常被罵得多，要退伍的時候大家卻問他要不要留下來，真的要走嗎？

阿達說我要出去當大老闆，之後再讓你們來我公司上班，一票人哈哈大笑說白癡，就憑你這個天兵。

德信如阿達所言簽了下來，而阿達走了，軍隊裡的人都來來去去的，被廖班叫大白的學長真的名字叫饅頭，不過名字只是比較多人喊的稱謂，在這裡怎麼樣都行。

饅頭說不要對任何人產生感情，人總是會離開的，留下來的只有狗。

他看著連隊換過五個連長，四個副連長，後來他也記不得是誰了，只知道看到菜的先凶，饅頭第一天就差點咬了阿達。

「你會看見他們離開，最後只有你守在這裡。」

其實真的叫斑點的學長說，饅頭已經在連隊待了十多年了，他有時候會看著遠方的海，斑點聽過故事，有個士官長很疼饅頭，每天都會帶饅頭出去跑步。

但他退伍後再也沒有回來。

再也沒有。

我第二個記得的人是連長。

連長剛到部的時候背著個小背包穿便服，看起來像是遊客，我在門口對他狂吠，那時候值星的廖班和我說小黑別吠了，他是你老大知道嗎？

我又朝連長吠了兩聲。

廖班打了我的頭，不痛但是我終於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是你們的新連長，中尉羅喬彬，請多指教。」

連長是管理連隊的人，他在大部隊前說大家好，笑起來還有點傻。我想到阿達，連長看起來和阿達一樣，是不適合部隊的人。

是不適合卻留下來的人。

也或許是因為他，連隊才變得不太一樣了。我之所以不認識連長是因為很少看到，除了點名時間以外，我幾乎不會看到連長，但羅連長不一樣，羅連長操課的時候也在，運動時間就拿著籃球和阿兵哥猜拳分隊，突然好近好近

得好像他也只是個人。

不是連長。

「你和我一樣姓羅，我們今天就是拜把兄弟了。」

羅連長喊我的時候我才想起我的名字不是下雨天，是羅賴把，我還是不習慣這個名字，但他是下一個阿達。

我對他搖了尾巴。

「汪！」

自從羅連長來了之後就很少看到伏地挺身，羅連長主張不體罰，不打罵教育，最開始連上大部分老幹部都不習慣這個新連長。

「軍官體系出來的就是只會出一張嘴的狗屎。」

記不得名字的老士官長罵罵咧咧，說我們那一代也是被這樣訓上來的，什麼愛的教育我呸，這裡是軍隊，不是幼稚園。

但羅連長只是淺淺的說不然呢？

我們被上一代打斷手骨，就要讓下一代也斷鼻梁嗎？

「你這樣慣他們，只會教出愈來愈多草莓兵，中華民國不會更好。」

「林老，我知道你愛國心切，但時代在變，我們必須因時制宜。」

士官長實在氣不過，但那個年代教的除了嘴巴裡的牙齒和血要吞下去，長官的命令也要吞下去，他從跑操場伏地挺身改成「嘴巴張不開是不是，金魚在吐泡泡喔！」；「看到長官不會問好，你的嘴只是拿來吹的嗎？」之類的話。

羅連長把大兵手記拿到我的狗屋旁邊批，正中午的太陽很大，他和我說羅賴把，你覺得我這樣做對嗎？

「汪！」

我不知道。

不管是阿達還是羅連長，或更多更多站哨的阿兵哥，很多人問我對不對，好不好，該不該，我不懂這些。

阿兵哥說過新連長很好，老一點的阿兵哥說怎麼沒有早點遇到這種連長，也有覺得假惺惺，裝模作樣的阿兵哥。

士官普遍覺得不齒，但我不懂這些。

羅連長從本島買了肉條回來給我吃，他會帶我出去散步，所以他是好人。

像德信一樣留下來的兵變多了，連上變得不像原本那樣緊張兮兮，兵和士官會一起聊漫畫聊股票，士官和軍官會坐在門口吃零食聊天。羅連長和新進的水電兵在庫房研究水龍頭怎麼接的時候說好厲害。

我覺得如果羅連長早一點點撞上阿達，說不定阿達也會留下來。阿達退伍前說要是連隊變得不一樣了，他再回來。

那沒有很久，阿達一定還記得。

我有時候會對著海的另一邊叫。

「汪汪！汪汪汪！」

我想告訴阿達，你看，不一樣了，你能不能回來？

羅連長也會走，人總是來來去去的。

林宥萱是第一批女兵。

招女兵有一段時間了，但外島單位收女兵是

最近開始的，連上多了好幾個朱德信，每天數日曆看日子，離女兵到部還有一個禮拜，五天，兩天。

女兵到部那天是午港，所有人連覺也不睡統統守在中山室，就差沒有列隊歡迎。

到連上的女孩子頭髮都剪得短短的，乍看之下也看不出是男是女，林宥萱是裡頭最搶眼的

一個。

——我對人類沒有特別的審美觀，但她的眼睛亮亮的，我一眼就看出來。

剛到部的女孩子像掌上明珠，那些平常總在搬東西時東推西托的老學長勤快得像到部第二天，這個太重了我來，你們先休息就好，會不會熱，要不要喝飲料，不要客氣，多的快過期了。

「你為什麼叫羅賴把？」

宥萱第一次拿食物來餵我的時候蹲得很低，我嗅了嗅她的手，有點甜甜的，是洗手乳或防曬乳的味道。

「那時候投票投出來的。」

我把頭湊過去，宥萱稍微退了一步，才小心翼翼她伸手摸了我的毛。

「靠北喔，我剛到部羅賴把都沒有這樣讓我摸！色狗也喜歡正妹！」

「白癡，你到部那麼久還不知道羅賴把是女生，活該他不讓你摸。」

女孩子。

和我一樣的女孩子。

另外兩個一起到部的女孩子也吵吵嚷嚷地湊過來，但宥萱沒有和他們一起說好可愛，伸手

亂摸一通，只是笑眯了眼睛，說羅賴把，好不適合女孩子的名字。

「汪！」

那妳可以叫我下雨天。

我想和她說。

阿達撿到我的日子是下雨天，羅連長走的日子是下雨天，宥萱來的日子出大太陽，但是沒關係。

妳可以叫我下雨天。

我對宥萱搖搖尾巴，眼睛漂亮的，小小的人類女孩子。

但宥萱也不是花瓶，另外兩個女孩子拿著飲料零食在陰涼處休息的時候，她堅決不把手上的五零機交出去。

「只是搬到二樓而已，我自己可以。」

她可能別無他意，但她說得夠大聲能讓兩個在陰涼處休息的女孩子聽見，那個要上前接過槍的學長尷尬了一陣，只好說你小心一點，需要幫忙要說。

漂亮、自主，又強勢的女孩子。

小團體的存在在於取同排異，不能把的漂亮女孩子總比不上好拐的普通女孩子，宥萱又正好不那麼伶牙俐齒，沒幾個禮拜就被算不上霸凌地被邊緣起來。

「羅賴把，做人很難對不對。」

宥萱穿著防彈背心拿著槍，整個人像要被埋在迷彩綠色裡頭。

「猴子就算努力了，也只是被當作比較厲害的猴子，女生也是。」

她拿著槍看海，說猴子，都是猴子。

「比起那些更讓人生氣的是我發現我真的比不上他們，就算我能測過三項體能，我也做不到三千跑進十四分，我沒辦法不跨越在時限內跑完五百公尺障礙，到頭來我還是沒辦法和他們一樣。」

所以我也就是猴子。
還是猴子。

「汪！」
我想和她說不是的，不是這樣子。

她能做五十下伏地挺身，能搬四〇榴，她也不會逃掉任何公差勤務，阿達和我說人不能比下，那些連年度體測都沒過，卻逃掉體能訓練的人都沒有內疚，為什麼她有錯？

「汪！汪！」

妳是了不起的阿兵哥，不是女孩子。

我不知道我的話有沒有傳達給宥萱，但她聽見我的反應後只是笑了笑，說謝謝。

男生、女生，我不太懂得這些。

但宥萱很努力，這件事沒有人不知道。

有些人喜歡她，也有些人不喜歡，儘管如此，她也盡力做好每一件該做的事，站哨時間問好問得最大聲。

人總是來來去去的。

宥萱在第二年到的連隊升了士官，她有時候會回來看，她的眼睛一直都亮亮的。

講完了來來去去的人，該講講一直都在的人。

朱德信在上兵的第八年升了士官，他留營後被派去據點，我很少看見他，直到我對他吠了兩聲，他開口說阿癩，我們多久不見人都不記

得了。我才想起來是曾經幫阿達餵過我的朱德信。

「他已經不癩了，現在叫羅賴把。」

他聽到我的名字皺起眉頭，說你們連部的人怎麼取名的品味連阿達都不如。

那個老學長聽了哈哈大笑，說阿達，好懷念的名字。

「汪！汪！」

我搖尾巴轉圈圈，德信說哎呦，阿癩聽得懂我們在聊誰喔。

我聽不懂，但我知道阿達，阿達笑起來傻乎乎的樣子，還有他叫我下雨天的聲音。

我因為有人還記得阿達開心了一整天。

德信下來連部揹值星，升了士官的他看起來比以前穩重不少，晚上打完資料，他把我牽到吸菸區說阿癩。

「你算一算也是我同梯，陪我聊聊吧。」

我喜歡聊天，沒有搶到電話卡的人會把心事告訴我，雖然我什麼也不會說，但可能也就是因為我什麼也不會說。

德信吐出一口菸，那時候阿達常常勸他戒菸，到頭來也沒有戒掉，他偶爾還讓阿達抽。

「汪！」

我不太喜歡菸的味道，但德信堅持要抽菸，他說阿癩啊，阿癩，你覺得連隊變得怎麼樣了呢？

羅連長曾經在正中午的集合場問我，連上所有人都在睡覺的時候，他站在集合場，集合場能看見運動公園，他問我。

「我有讓這個連上變得更好嗎？」

好像又不是在問我，只是在問自己，問正在午休的大家。

德信的問題又不太一樣，他剛入伍的時候跪過石子地，也爬過地雷草，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當初也不知道哪裡撞到就簽下來，但當兵很單純，我阿爸在工地傷了腰，突然我就很害怕我出去找不到工作，我們全家都得喝風。

「當狗很幸福，但當人一點都不一樣，我們光是要活著就得千辛萬苦。」

我不能否認，我每天都在狗屋前面曬太陽睡覺，只要衛兵記得就有飯吃。

輕鬆也不輕鬆。

「……我不知道，當初想著咬牙撐下去就好，可後來我阿爸的腰也好了，準備滿四年的時候遇到羅連長，約談的時候稀里糊塗就被留下來了……羅連長是真的很好，後來我們也不在碎石路上罰跪，不用總是穿爛得要死的雨衣行軍。」

一根菸燒得七七八八，他又點了一根。

「老學長會說時代在改變，他們坎過最風風雨雨的年代，所以覺得我們都是草莓，草莓有什麼不好呢？」

他說草莓也是很努力的。

我趴在德信的腳邊，我不知道這些。

人都是來來去去的，來來去去。

「現在大家也不排電話卡了，手機只要審核就能帶進來，時代一直在走，我們卡在中間不上不下，稱不上痛苦，也說不上幸福。」
香菸的味道很濃，我用力打了一個噴嚏。

「抱歉，說太多了。」
菸味，都是菸味。」

「那時候阿達說我會簽下來的時候，我和他說放屁，我要簽還不如去吃屎。」

他沉默了一會接著笑了出聲。

「現在吃得真香了。」

「汪！」

晚上的星星很亮，這裡的星星一直都很亮。

我想到阿達，想到羅連長，想到有萱。

想到廖班。

廖班後來調走了，好像在別的連隊當士官

長，他走的時候和我說小黑，如果你還有見到

阿達，幫我和他說對不起。

對不起。

人類喜歡說這個，做錯事情了所以說對不

起。

我不知道廖班做錯什麼。

來來去去的人，來來去去。

新的阿兵哥進來，舊的人離開，也許是老

了，我已經沒有印象深刻的人。

饅頭死的時候我在想，好孤單啊。

饅頭死在冬天，太陽灰灰的日子，斑點說的

士官長到最後也沒有來，我開始想念阿達了。

德信還是叫我阿癩，我的腳真的癢了起來，

他接值星的時候綿綿的下了一個禮拜的雨，

雨快停的時候有個人穿著襯衫站在門口，我勉

強張開眼睛看了他一眼。

「好久不見啦，下雨天。」

我幾乎是從地上跳了起來。

「汪！汪汪！」

「哈哈，不要那麼激動，老人家。」

大門衛兵緊張地打電話到安全士官，穿襯衫

的人說找德信班，說是阿達找他就好了。

「德信班，叫起來還真的有點拗口。」

衛兵叫我安靜，但我不是在凶阿達，我只是

好開心好開心。

癩一邊的腳走起來不太方便，德信下來的時

候順手把我解開了，我幾乎是撲到阿達身上。

阿達和入伍的時候變得不太一樣，頭髮留長

了，不再穿全套公發運動服，看起來說不定有

那麼幾分好看。

我對人類的審美觀不太熟悉，但德信說變得

那麼帥是想逼死誰，那應該真的真的很好看。

阿達伸手摸摸我的毛，說變粗糙了，有沒有

常常洗，他還在的時候會每個禮拜用島休時間

幫我洗澡，不大多數人那麼熱心，在連隊裡會

耗掉大部分的熱忱和抱負。

「現在連上還收女生了呢？」

「都收幾年了，前幾年還有一個特別可愛的，現在每況愈下。」

「有沒有人說過你很失禮，難怪交不到女朋

友。」

「要你管，你又有女朋友？」

「我忘了和你說，喜帖都帶來了。」

「靠！」

他們看起來像幾年前一樣，幾年前是好多年

前，那個雨天，如果不是阿達，我現在會在哪

裡呢？」

「你們現在還能帶智慧型手機？」

「這幾年開放的啦，前幾年還在鎖手機櫃，

和管高中生沒什麼兩樣。」

「你們大部分時候也都和高中生沒什麼兩

樣。」

「你還有資格說嗎？天兵。」

他們一起在夏天的太陽裡哈哈大笑，我不能

到市區，德信說要去便利商店買冰棒，阿達就

牽著我，我們一起看海。

「想想也好久沒看海了，能再回來真好。」

七月的海風吹起來很舒服，阿達說他現在在

公司上班，是總經理，我不太懂這些，但大概

是很厲害的位置。

「現在想想當兵的一年像是度假一樣，好山

好水，張開眼睛等著被操，然後累得沒時間抱

怨。」

他說下雨天，你喜歡部隊嗎？」

「還能怎麼樣，都幹到第十一年了。」

阿達問出聲的時候，德信剛好買了冰棒回

來，他把冰棒貼在阿達的臉上，冰得阿達哇哇

大叫。

「又不是問你。」

十一年了，他們坐在海邊吃冰棒的样子還是

和當初沒什麼兩樣，瞞著班長去海邊玩水被罵

到臭頭，在連集合場辦烤肉大會。

「有很多開心的事吧，也有很多覺得很爛的

長官，但不就是這麼回事嗎？」

「職場也差不多，所有的地方到頭來都是籠

子。」

德信說了很多，說了基地，說了操演，說了

坑道裡的鬼故事，阿達連連說好可惜，要是能

再多留兩年就好了。

「笑你撐不下去。」

「我是真的撐不下去，規定太多太死了，不過要是現在的部隊，說不定吧。」

「算了算了，總經理您在這裡多屈才，多賺一點去開公司，我退伍去你公司上班。」

「就你那個電腦能力，我用誰都比你好。」

「操，我打了這麼幾年的資料，說不定大學畢業生電腦打得還沒有我快。」

有些人留下來，有些人離開，有些人適合，有些人不適合。

阿達說你排個假回來參加我婚禮啊，德信說嫂子夠漂亮我才去，阿達回他漂亮也是我的。

他們在浪潮聲裡哈哈大笑，海浪的聲音聽著很舒服，阿達留了三天兩夜，挨著去各據點找了零零散散還留著的人。

十年裡已經大換血了一批，更多的是已經不在的人。

阿達回去前說下雨天，連隊還不錯吧？

我搖著尾巴送他離開，這裡有很多人，記得名字的人，不記得名字的人。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在外散前摸摸我，也不一定有些人會把吃剩的骨頭拿給我。

但這裡很好，有屋頂，有水，還有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故事。

我忘記這些的時候是春天，春天會有很多青蛙，很多蟲。

很多很多花，很多很多鳥。

我希望這些故事能繼續下去。

「汪！」

社會組

銀

銀像獎

丘逸君

靴下

「戰火已點燃，我們的故土、民族此時仍身陷火海、熊熊燃燒，沒有一人能逃避，唯有義無反顧地向前，才有未來及後路。」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陸軍突擊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一分隊隊長王商甫上尉，陸軍傘兵第一團，後改名陸軍突擊總隊，人稱鴻翔部隊，這是兩年來我們軍服上所繡的榮譽及悲痛，也是背負全國信任的象徵，我們被眾人期待翻轉戰局，將這片大陸帶出戰亂、回歸和平。

日寇發動廬溝橋事變那年，我十七歲，在湖南官立南路師範學院鑽研社會學，立志成為一位美名芬芳的老師。但在那時，我身邊的朋友卻一一隨著蔣委員長呼號加入軍隊，前往南京抵擋冷血殘暴的鬼子，或許當時我就該跟他們一起參軍，但接受西化教育、讀到師專讓我認知，只有擁有知識，才能改變戰局、報效國家。

民國二十六年，為朋友們送行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們，只有一次，我路過朋友家時，看見他的家人手中拿著一紙代替他回來的陣亡通

知書在家門前痛哭，我的摯友不會回來了，曾經許下的誓言也無法一起實現。

戰爭燒去我們的未來、時間，自由和稚嫩，我們來不及成長、看到這個國家的進步，就被迫提起武器，用滿腔鮮血守護背後的珍愛之物。

民國二十九年，師專畢業，處理好母親和弟妹的事項，我於冬日義無反顧地穿上軍服，提槍投筆從戎，背負逝去的摯友加入國民革命軍。隨後，我被送去黃埔軍校，接受初級軍官速成課程。在那殘破的校園內，我遇到來自各地的青年，他們參軍的想法都與我如出一轍。

「若我不去，誰去？」

一句話，我們一肩挑起身後人民的平穩與生命，或許我們都太衝動，但我們不後悔，因為我們認知到，如果我們不付出熾熱的鮮血，那誰該來面對眼前的敵人和將失去的未來？戰場當然很可怕，我們也怕死，但我們更怕毫無抵抗地被殺死。

半年，我從參考蘇聯建立的速成軍官課程畢業，時任少尉的我放下書本，掛著指揮刀加入

第五集團軍。民國三十年十二月，我跟隨部隊前往緬甸與英軍並肩作戰，擔任副排長。民國三十一年，第五集團軍下屬的步兵師在數次會戰、突圍後被日軍打得潰不成軍，那時我帶領的步兵排人數剩不到一半，幾乎無法稱為戰力，我們被迫空運回故鄉重整。

現在回想起來，在烽火連天的那片異土上，我們整年都被籠罩在漫天的煙硝內，一日藍天都未曾見過，就連靴下的土地也全被愛國弟兄的鮮血灌溉。戰場上每天都會有人死去，而且死不瞑目，我們不一定能尋回屍體幫他們安葬，在日復一日與死亡相處的狀況下，當初參軍的憤怒和熱血，早已被眼前的慘烈抹得一乾二淨。

濕熱的氣候中，緬甸戰況非常膠著，與我們一起出生入死的英軍，因為後勤調度和指揮系統的問題傷亡慘重，撤退時我們被日軍的傘兵打得節節敗退。

我們得改變自身、學習新知、參考前人，才能抵抗更加精明且強大的敵人，那就是擁有高機動性、成員精銳、能夠快速部署的傘兵。

民國三十二年，在陳納德將軍的建議、杜聿明將軍的促成下，傘兵第一團打著特務營的名號成為第五集團軍的直屬部隊。而作為知識分子、身強體健的軍官，我也報名了傘兵團甄選，並成功成為其中一員。後來，美國戰情局作戰支隊和裝備到來，我們更加自信、努力訓練，等待反咬那群日寇的日子到來。

是時候點燃反擊的狼煙了。

「分隊長，跳傘長說還有十五分鐘就要到跳傘點了。」

黎明時分，在滿是晃動和刺鼻金屬味的淺眠中，我被輕輕搖醒。抬起頭，用乾澀的瞳孔看了眼全副武裝的副長和身邊的弟兄，我晃了晃腦袋，讓雙眼習慣灑入機艙的日光。大腦清醒後，我拍了拍副長，讓他叫部隊做空降前的最後檢查。

「全分隊……起立！」

唰！

在副長壓過C-47運輸機嘈雜噪音的吼聲下，全機二十餘人沒有猶豫立即起立，整齊面向副長。看著眼前沉著的軍人，我將睡意甩去，站到副長身邊。

「恭請分隊長訓示！」

「全員，注意！」

喀！

全員敲響靴根，一臉嚴肅地看著我。忍住緊張，我緩慢地環視所有人，這次作戰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回來，多少人化做歷史中的塵沙，所以我得記住這些跟我一起上沙場的同袍，我

們不一定能活到國家光復那日，也不一定將被後人記住。

只有活下來的人，才能證明我們曾經活過。

凌晨，從昆明起飛到廣東，我們預計在開平實施空降，然後大幅機動，炸毀日軍西江一帶的水上載具，切斷補給線。對於我們傘兵來說，這次的任務非常重要，這攸關後續陸軍及第二次傘兵的作戰，我們不能失敗，必須為勝利殺出一條血路。

「所有中國的同胞，我們忍受鬼子的屈辱太久了。」我的聲音很平靜，看著這些人臉上冷靜的怒火，我知道我不需要說太多話：「今天，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民族的厲害，我們仍舊活著、不是好惹的。」

看了眼腕上的手錶，深吸一口氣，我朝著眼前的人們大喊。

「就問一個字，怕嗎？」

「不怕！」

「很好！全員檢查降落傘！」

沒錯，不怕，我們連從空中躍下都不怕了，還害怕那些人形惡鬼嗎？我的訓示只要點到就好，他們足夠聰穎、強壯，我們缺的只是時間和戰功。

話聲落下，眾人開始檢查隨身武器和傘包，整個過程確實且快速。

「兩分鐘抵達空降區，全員掛鉤！擋門！」

身後的跳傘長看了眼手錶，把側門打開，狂亂的風竄入機內割痛皮膚，但眼前被豪氣感染的人們眼睛連眨都沒眨，只是冷靜地將引張帶的鉤繩扣上鋼纜，協力把武器箱推出運輸機。

深吸一口，在隊伍最前頭的一兵堅定地上前擋門，看著身下被佔領的故土不發一語，等待降下的指令。

「預備……跳！」

看了眼機外，跳傘長毫不猶豫地將擋門的一兵踹出機外，並迅速拉著後排的士兵往前，一一將這群稚兒化為使日本人訝異的傘花。沒過幾秒，運輸機內只剩下我、副長和跳傘長三人。

「祝你旗開得勝，上尉。」

「勝利後再聚聚吧。」

對視，我們舉起手，碰擊拳頭互相道別。走到機艙門前，看了眼上空被狂風吹拂的刺眼黎明，我將鉤繩鉤上鋼纜，然後深吸一口氣，毫不猶豫地躍出運輸機，背負著裝備從天空墜落。

「忠義驍悍，勇猛頑強！」

大喊傘兵的格言壯膽，將身體交付於重力和刺耳的破風聲中，背後的「G」降落傘如液體般灑在空中。短短幾秒，布料吃風成形，我緊抓支撐帶，確認減速傘正常運作後，低頭看向眼前遍布天際的傘兵河，我們終於走到這一步了。

今天天氣晴，風速慢，是個適合空降的日子，我們的跳傘區挑在離日軍有點距離的山丘間，這使我們能夠迅速整裝然後移動、伏擊他們，我們踏著軍靴回來了，回到這片被死亡籠罩、我們曾經敗退的故土上。

傘兵的浪漫，也就所謂滯留於空中吧，正好是日出之時，從山線中緩緩升起的太陽映亮我

們滄桑的面容，在燒灼皮膚的高溫下，遠方無盡的田園和城鎮緩緩消失在地平線上，短短數十秒，我們享盡自由。

望著腳下的草皮，我深吸一口氣，在腳尖碰到草地的那一刻翻身，以五點著地減輕衝擊力。

「全員立即銷毀降落傘！各班回報人員損害！」

解開扣具，我起身朝用行軍鏟挖開土壤的部下大吼，一邊著地的副長也迅速開始點名。

所謂軍隊是與時間賽跑的，行動都要照著時程、計畫達點，沒有藉口，該怎麼做是執行隊的問題，而不是參謀該煩惱的，總不能在戰爭上事事要求別人配合，但願我們能發揮出訓練的成效，比計畫預先抵達。

「分隊長，我隊無人脫隊。」確認人數後，副長跑回我身邊。

「我知道了，繼續掩埋降落傘，然後叫大家拿上武器，準備移動。」

「是！」副長答覆道。

挖開腳下鬆軟的土壤，我將降落傘和傘包丟進坑裡，用一把火燒毀美國賦與我們的利刃。火勢迅速擴張，掩埋灰燼後，我們找回武器箱重新武裝。拿上M1衝鋒槍、彈匣和手榴彈，我讓全分隊待機，自己帶上副長和參謀士官，來到看著地圖和周遭地形的大隊長身邊。

「井慶爽大隊長，第一分隊已集結完畢。」

「很好，等其他分隊長到達我們就移動。」揮手讓我們放輕鬆後，大隊長開始規劃接下來的路線，我和部下在一旁靜靜聽著。沒過多

久，兩位分隊長跑來報告，結果其他分隊的寧公灝中士墜入池塘溺斃，真糟糕，以我們這種小規模的傘兵部隊來說，每一個人都至關重要，而且這是我們第一次作戰，跳傘身亡這件事情恐怕會造成隊員無謂的害怕以及未來世人對傘兵的偏見。

和我們簡單討論了移動路線及作戰目標，確定到蒼城鎮的路線後，井慶爽大隊長收起地圖，背起裝備，嚴肅地看向我們。

「我們一點時間都不能耽誤，簡單埋葬後就出發，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

「是！」

敬禮後，我們跑回自己的分隊，讓部隊準備移動到蒼城鎮。看著整齊排列的部下，簡單口述了任務和時程表後，我深吸一口氣，用撕裂的嗓音敲響戰鬥的序幕。

「齊步……走！」

百萬雄兵跨越塵土，在戰火的烈焰中，他們身披堅忍、怒氣沖沖，用煙硝塗抹生命、熱血挺直腰桿，已是決戰之時。

在數日的奔波下，我們隨著指揮順利進入蒼城鎮集合，等待下一個指令。但好景不長，日軍和傀儡軍沒花太多時間就追躡到我們的行蹤，開始圍剿我們，在大隊長的策劃下，我們接連幾日大規模機動，和當地的日軍打起游擊戰，脫離到新會縣，這才鬆一口氣。

七月底，我們重整旗鼓，繼續執行任務，往北方移動，佔領羅定縣，稍作補給後馬不停蹄，繼續往西江南江口移動，意圖破壞他們的水上載具，這次輪到我們進攻了。

「萬千有志之青年，奮然以報國之赤忱，而爭先恐後，踴躍參加，青年翱翔天外，震蕩風雲，以迄於實行作戰，其精神，其成績，均足以增光榮戰史，列為楷模，為創作新軍奠一光榮基礎。」

抬頭望去，漫天星光包圍在夜色中，殘缺的月色皎潔如水，柔和的像要將光輝滴落大地，熠熠生輝。月落星沉之時即將到來，靠在堅硬的石牆上，彼岸吹來的輕風劃開夏暑的悶熱，搔弄著鼻尖，闔上雙眼，耳中盡是蟬鳴和颯颯聲。

再過沒幾個鐘頭我們就要順流而下，對南江口的日軍發起進攻，破壞他們的後勤，在這次突擊中，我不知道城隍爺會點中誰陪祂到冥府喝茶，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但此時此刻，我為眼前燃燒的景色著迷，感覺時間就此靜止般。

身下的廢棄城鎮中，有數百人枕著乾裂的大地，在細微、搖曳的火光中與同袍跪曲在一起，擁著槍桿在決戰前夕安穩睡去。浮光耀金，溫和的月光下，井水映出過往歡笑的回憶，就如往日他們在訓練後高聲談論著剿完鬼子後有什麼夢想、要有哪些作為，但就是在這種時刻，和平與死亡調和出的景色才令人那麼難受，彷彿這個夜晚沒有恐懼、沒有鬥爭，只有安寧。

「是趙家驤將軍當初為我們傘兵報導的文章內容呢。」

「嗯。」

不知何時，副長靜悄悄走到我身邊，打了聲招呼後他取下槍枝，靠著斑駁的石牆緩緩坐下，獨自保養起武器。看著沉默的副長，我也檢查起腰上的手槍，雖然說活著就有希望，但真的難逃一死的話，我想死在自己手上。

一勞永逸，聽起來多麼令人嚮往，沒有煩惱、沒有傷痛、沒有恐懼，只有安寧和幸福，但我知道的，那都是烏托邦主義的不切實際，我們仍在戰爭。

「八年抗戰呀，不知道會不會變成九年、十年抗戰，他們都說戰爭要結束了，但只有我知道，這場戰爭實在是太久了，久到我連妻兒、爹娘、故鄉的樣貌都忘了。」

嘆息，為槍械上油到一半的副長從口袋中拿出香菸，問我要不要一根。簡單拒絕後他叼起香菸，「喇」地一聲用火柴點燃菸草。火花下，他滄桑的臉龐看起來帶著一絲悲傷，但下一秒他就甩去火焰，夜色迅速吞噬視野，鼻腔中只剩菸草的香氣，我再也看不清他的表情。

與我不同，副長在抗戰前就是軍人，一路從北伐、剿共打到現在，可以說是這殘破軍隊裡稀有的老骨幹了，但他是家庭的丈夫、父親、兒子，比起我，他更應該待在家人身邊，然而戰爭卻不允許親情的存在，這實在是太殘酷。

「大家都說海的另一頭、山的另一邊是敵人，但我卻愈打愈迷惘。」將彈匣送上手槍，我生硬地拉動滑套：「不知我等是愚是狂，唯知一路向前奔馳，你可有辦法想像這是日本軍官說出的話語？」

溫吞地喝著水，我沒辦法抑止自己說出這種

莫名其妙的話。

幼時，我與家人在日本生活，父親是布商，後來在民國二十六年我們在日本的敵意下逃回中國，侵華戰爭隨之爆發，家父加入軍隊但沒有回來。戰爭烈火擴散得太快、太無情，時至今我仍在想，若昭和維新成功的話，或許我們就不會被捲入戰爭中，父親和朋友也不會死去吧？到現在我還是在會想著這種自私的夢話，不然我沒辦法面對他們。

「我們歸得一身塵埃，卻抓不住流逝的榮耀。我們生於死亡，卻不再被允諾成長，就連淚水都被戰火蒸發。」

放下通槍條，副長望著月色，如厭倦人世的死囚般吐出迷霧。薰香溶解在空氣中，菸頭上燒焦的微光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也映亮了那張千瘡百孔的面容。

「人這種生物，只要交流就多少能一起活下去，戰爭是沒有所謂正義或錯誤，我們真正的敵人從來就不是個人，而是全體的意識甚至信念。」

滋滋……

擰開水壺，副長咕啾咕啾地飲下井水，稍停當下的話題。隨後，副長再次叼上紙菸，朦朧的光輝中，螢火蟲群從遙遠的彼岸提著青色燈火來到我們身邊。沉溺於風聲和蟬鳴中，這一刻，世界是明亮且無憂的。

「從北伐開始，我打了軍閥、打了共產黨，現在又打鬼子，我就是太頑固了，從軍十餘年，兄弟換了又換，部隊轉了又轉，最後連故鄉也沒了，只剩下成堆不值錢的勳章。到現

在，我還是不知戰爭結束後自己要怎麼活下去，我可能再也沒辦法回歸以往的生活，所以我才繼續從軍，身赴前線。」被螢火蟲簇擁，副長擰起水壺，望著斑斕星空，落寞地開口。

「那是為了什麼？」我小心翼翼地看著身邊的軍人，不願打斷他的訴說。

「為了什麼？是啊……」

說完，年近四十的副長將燃了一半的香菸擰在地上，在閃爍的光亮下露出絕望的笑容。

「是為了死得其所。」

看著副長的表情，我一下子說不出話來，我不知道該用甚麼話語去回應被過往束縛的前輩，也不理解他口中死得其所的意義，我希望他活下去，他還有家人、還有該回去的地方，為什麼要在戰場上尋找墓所？我不理解。

「……那是什麼意思？」

「生命的精神跟價值只換來廉價的勳章，除了傲骨，我們軍人什麼都不剩。戰爭抹去太多看不見的悲傷，你自己也很清楚，上萬青年為了報仇、救國進入軍隊，但在砲火的洗禮下，體內的熱血早就被恐懼冷卻。」

是呀，當初入伍也是高喊著為朋友報仇、抵抗鬼子救國，但真正去了緬甸後，所有的不講理和殘酷抹去了人們的信念，活下來成了唯一的祈禱。

「所以對我來說，戰爭這種東西本就没有道理可言，我們只能隨波逐流。誰是正義？該不該對別人開槍？在思考這些前，先努力活下來吧，放棄這種多愁善感吧。」

將保養好的衝鋒槍組裝起來，副長垂下雙

眸。

「最後你會理解到，只有那個摧毀了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戰場，才是我們永眠的地方，我們無處可歸。」

戰爭本有一把尺，在思考倫理道德前，先想想怎麼活下來吧，但我就是忍不住想這些東西，總覺得不奢求一下無意義的事物來寄予感情，自己這個人就會不復存在，曾經殺死的敵軍、戰死的同袍也會在夢裡糾纏我，要我下去陪他們。副長說的沒錯，我就是太害怕戰爭結束了，我沒辦法給自己時間休息，一有空閒就會試圖證明自己活過，然而只有戰場才是我們的歸宿。

聽著副長的話，我緊抓胸前的胸章，雖然理由我都懂，但實際上聽到這些事情仍舊難受。

「無論是共匪還是鬼子，我們都將面對，戰爭最不需要的就是浪漫和憤怒。」副長起身拍去塵埃：「早點休息吧，商榷。」

說完，拿起衝鋒槍，副長在月色下慢慢步離去。螢火蟲不知何時消散，夜色中，我獨自在風聲下冷靜，丟去戰場上不需要的胡思亂想。

吐出滿腹煩憂，一一消化方才閒聊的對話後往身旁一看，方才副長坐著的位置留下了一盒香菸和火柴，我明明就跟他說不用了。

「是呀，我們早就沒有歸宿了。」

戰爭燒去一切，身邊死去的人足以堆成山、化為海，就算活下來了，這輩子我也沒辦法走出這般痛苦，只會被掛上悲壯的形容詞，癡狂地活過半輩子。

蟬鳴遏止，拿起副長的溫柔，我不熟悉地叨

上捲菸，點燃口中的惆悵。深吸一口氣，在微弱火光和刺鼻煙香內，我枕著月色不安穩地睡去。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全員，準備戰鬥！」

黎明即將到來，我們屏氣凝神地趴在草叢間，為武器做最後檢查。

昨日，我們在駐紮地附近徵用船隻，避開敵軍的搜索網，順著羅定江而下。中途，我們棄船登岸，步行前往南江口的對岸埋伏，等待日出之時發動奇襲。一路上，我們非常順利，完全沒有接觸敵人，也沒發生意外，我想這就是暴風雨前的風平浪靜吧？

深夜，我們在陰暗的樹林間吃完冰冷的最後一餐，過往亮麗的星河被黑暗吞噬，只剩下漫天烏雲，我們就這樣在溪流聲中咀嚼乾糧、飲著無味的河水，沉澱心情，交換放哨，做總攻擊前的休憩。

這日，部隊不再有人聊天，更沒有人願意提起作戰，我們都害怕會在這死去。

清晨四點四十分，我叫準備好的分隊趴下，細微的金屬碰撞聲在樹林間此起彼落。看向手錶，再看向逐漸被日光映亮的藍天，我的胃絞痛了起來。

「全員，預備……」

敵人大約200人，是日軍和傀儡軍的混和部隊，雖然我們人數不多，但我們佔據逆光和高度優勢，這次作戰想必能成功，我們無所畏懼、所向披靡。

拿好手上的52衝鋒槍，我看向身後隱藏

樹木間的大隊長，他一臉凝重地看著蔚藍的上天，然後高舉52三手槍，深深呼吸。

「作戰開始！」

隨著大隊長擊發手槍宣告作戰開始，我們在他的怒吼中起身，衝出隱蔽地，跨越草叢和樹林，趴到隆起的掩體後，三個分隊一字排開，舉起槍枝瞄準羅定江對岸尚不清楚發生什麼、一臉悠閒地從船上拿下貨物的敵人，然後開火。

砰砰砰砰

使耳朵發痛的步槍聲在耳邊響起，上百枝槍械發出怒吼，無數熾熱的射線帶著致命彈頭撕裂敵軍。第一輪射擊結束，眼下的敵軍被我們打得措手不及，一瞬間就擊倒數名站哨的傀儡軍，這是我們對汪精衛那群叛徒的復仇，南京政權？那種東西跟滿洲國、那群鬼子一樣令人作嘔，你們就一起下去找冥王吧。

但敵人也不是傻子，立刻就在戰火間迅速找到掩體，開始呼叫支援、反擊。在稀疏背著三八式步槍和百式衝鋒槍的敵軍中，有幾個人抓著大正十一式輕機槍奔跑在槍林彈雨中，難堪地趴在沙包後方，對我方進行火力壓制，這是我們最不樂見的狀況。

「副長帶著第三班轉換射擊點，我把歪把子炸掉！火箭筒！」

「三班跟上！」

壓低身姿，忍住身邊震耳欲聾的槍聲和耳邊高速飛過的子彈，我一邊用手中的衝鋒槍向對方壓制，一邊叫副長帶著第三班去另外一側部署。

槍機後定，把手中沒子彈的衝鋒槍隨手一放，看著副長帶著第三班轉換到有點距離的土堆後，我接過美軍遞來的巴祖卡火箭筒。叫身後的人散去，深吸一口氣，我趴在掩體邊，用瞄具對準敵方機槍手，然後扣下扳機。

砰！

劇烈的衝擊波在身後掀起滾滾沙塵，手中的火箭彈帶著熾熱焰尾飛越羅定江，直擊機槍陣地。隨著撕裂空氣、發出割痛鼓膜的爆炸火光響起，敵人的機槍手、副射手和身邊幾名步兵一同被炸飛，在炸藥這種眾生平等的化學產物下，敵軍的肢體、鮮血紛飛，盛大地澆淋在土壤上。

這就是戰爭，只有死亡存在。

「第二班去破壞水上載具！第一班掩護他們！第四班繼續壓制對面！傳令兵去大隊長那邊！記得優先目標是摧毀他們的後勤！動作！」

眼見其他分隊也開始使用火箭筒對敵軍進行打擊，我一邊大喊，一邊把火箭筒交給部下，讓他們去破壞停在一旁的船隻們。接過巴祖卡火箭筒，第二班班長帶著部下移動，傳令兵也壓著頭盔，在對面的反擊下倉卒跑到大隊長邊。

交火已經10多分鐘，對面的傷亡慘重，但我們也付出不少代價，身後有許多友軍倒下，在醫護的呼喊和對方的反抗下，戰況逐漸膠著。

「歐建芬中尉倒下！」「這裡有傷員！」
「施明映中尉陣亡！」「快！誰來幫忙止血！」「壓制住他們！」「繃帶！快給我嗎

啡！」「不要讓他們取得優勢！優先打死機槍手！」

「副長倒下！」

在熾熱的太陽下，聽著部下接連不斷的呼喊，滾燙的射線在兩岸互相交流，手上的衝鋒槍冒出滾燙白煙。

「傷勢如何？」

「胸口兩槍！」

聽見部下高喊副長中彈，我翻身看向上空，高聲詢問副長的傷況，並從腰間抽出第四個彈匣。

糟透了，彈藥消耗得比想像中還快，而且再過不久他們就會有援軍來，部隊也已經超過十人受傷，就連副長也中彈，差不多該到衝鋒時間了吧？他可是我最信賴的人，他會沒事的。

一邊喘息，一邊安慰自己，我看見身後幾人拿著巴祖卡奔走，與另一頭的第三班會合。簡單交談，分配好目標後他們整齊趴下，接著扣下扳機。

「火箭砲，發射！」「發射！」「射出！」

「命中！」「殉爆！很好！」

火箭彈跨越江水，紛紛命中西江上的運輸船，順帶引燃彈藥和爆炸物，激出絢爛盛大的爆炸。隨後，穿雲裂石的風聲隨著衝擊波在江上掀起驚滔駭浪，成功達成作戰目標激起了我們的信心。

砰！砰！

交火間，沉重的砲擊聲從遙遠的彼方傳來，這讓我驚愕失色。

「全員張開嘴巴！準備接受衝擊！」

兵！

張開嘴巴，下一秒，砲彈劃開空氣的銳利聲音響徹天際，數發野戰砲飛越上空，在身後的平地爆炸，風沙隨著熱反應襲來。

與同袍被沙塵埋沒，站在後方的大隊長卻屹立不搖，端著望遠鏡高聲大喊。

「目的達成了！作戰結束！撤退！撤退！德慶方面的敵軍過來了！」

收拾起東西，我開始指揮分隊緩緩後撤，無須戀戰，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分隊長，副長陣亡了。」

就在此時，傳令兵跑到我身邊，冷漠地和我告知這件事。

「該死！」拳頭砸在石頭上，鮮血緩緩滲滿石塊。深吸一口氣，迅速冷靜下來後我對著部下大喊：「此刻起陳銘耀少尉擔任副長！全員撤退！按照路線撤退到山區，注意傷員！拋下屍體！煙霧彈擲出！動作快！」

揹起衝鋒槍，我擲出收在雜物袋的煙霧彈。隨後，噴發出的白煙迅速模糊敵軍視線，我在瀰漫的霧氣中來到方才統一實行急救的樹下，靜靜站著。

虞美人，開滿了大地。

「明明叫我活下去，但你卻那麼輕易地走了，你不是還有家人嗎，還有人等著你回去啊……。」

在不絕於耳的爆炸聲中，眼前四人沉默地躺臥在樹邊，純潔的彷彿與戰場扯不上邊，任何污泥都無法玷污他們。風聲激起茵綠的葉片，

他們隨著飛舞的蒲公英流逝在世界上，不再面對世上的種種慘劇。

忍住淚水，我拿出野戰刀，割下四位同胞軍服上染滿鮮血的胸章，在他們面前行了端正、警扭的軍禮。明明半個鐘頭前我們還好好對話，現在卻天人永別了，這讓我無法釋懷，尤其是副長，為什麼你還能帶著笑容？死亡不可怕嗎？難道你真的一心想死嗎？

其實我都懂的，為何副長在尋死，因為他的所有都遺留在那一無所有的戰場上，他的青春、他的朋友、他的信念，全都侵蝕著他的靈魂，他沒資格厚顏無恥的活下去，他的戰友都回不來了。

戰場，是他的一切，也是他的棺槨。

戰場上，陣亡是家常便飯，也可以說是人之常情。我們無法帶逝去的戰友回故鄉，也沒辦法好好為他們下葬，那至少得留下他們存活過的證明，不然我們沒辦法正視等著他們回去的家人，不知道該怎麼向他們開口，那些曾經和我們一起許下誓約的人是多麼勇敢，甚至脆弱。

他們都是英雄，無論懷著什麼理由踏上沙場。

咬牙忍住悲傷，將胸章收進口袋，我壓低頭盔，提槍在轟隆的砲聲中與部隊跑向山區，為接下來的游擊戰做準備。

在這場戰役中我們戰死四人，受傷七人，我們都熟知日軍的謹慎，他們不會放過我們，一定會組織討伐隊追殺我們，而我們將會戰死在這片土地上，但我們不後悔，我們能選擇自己

的死法，長眠在這片山河中。

我們靴下的，是祖國、是同胞、是回憶、甚至是後代生存的土地，若我們不往前，那我們就沒有退路、更沒有自由的未來，我們能抵抗歷史的洪流嗎？我不知道，但我們所能做的，只有著迷地一路向前奔馳，活下去，然後為守護的事物死去。

跟著部隊奔馳在山間，我們沐浴在同胞的血液和令人憎恨的晴朗間，這場戰爭何時會結束？沒人知道，我們只能成為路邊野草，卑微地活下去，既然如此，就反抗吧，反抗這般悲傷的晴朗、這般無理的慘烈、這般無緣由的分離。

活下去，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先行的戰友，他們的故事，得由我記下。

而我們的歸宿，就在這裡了。

「往前、再往前，直到戰火燒完我的生命！國家得到自由那日！」

金門夜

銅

銅像獎

莊凱仲

1

一輛三菱Outlander計程車不疾不徐地開在柏油路上，如建邦的心境般，不快也不慢，這種慢節奏他很喜歡。建邦身穿白色POLO衫與深藍色牛仔直筒褲，直挺地坐於後座，欣賞著窗外的景色。湛藍藍天與波光粼粼的臺灣海峽，一望無際。也只有來到這裡，才能有這樣的遼闊感。

離開喧囂的都市，來到風光明媚的金門，雖然今天不是休假日，而是來拜訪客戶，也順道買點名產。不過對整日工作幾乎沒休假的建邦來說，也算是忙裡偷閒的零碎時光，這點小確幸讓他心滿意足。

金門的名產有三寶，高粱酒、菜刀、貢糖是家喻戶曉的，不過建邦卻從未喝過高粱酒，也沒用過金門菜刀，連貢糖更是沒嚐過，不知為何，他就是跟這些事物沒有連結。

車內廣播播送著鄧麗君的經典歌曲，「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若是你到小城來，收穫

特別多……」這首歌聽上去很耳熟，但建邦實在想不起這首歌的歌名，此曲恰如在地嚮導，歡迎遠道而來的旅客，敞開雙臂擁抱建邦，令他不由自主的打起拍子。

眼前稍縱即逝的不知名街巷，遠離機場愈是來到羊腸小徑與稀少人煙的村落，在臺灣都會已然少見的閩式建築，橘紅磚瓦對稱的築體，搭配著如燕尾或馬背的屋脊，優雅而活潑，古典而樸實。

時序正逢十一月初，風從車窗小縫鑽了進來，讓建邦不由自主的穿起軍綠色棒球外套，雖是大白天，風卻意外的冷。昨天各大報社頭版刊載亞洲錦標賽中華隊擊敗南韓，取得奧運參賽權，給剛走過SARS低潮的臺灣人民一劑強心針，讓低迷的氣氛為之一振。

司機老翁清了清嗓子，開口打破沉默，從後照鏡看向建邦。「小兄弟，你從高雄來的？」司機的語調帶有獨特的嗓音，低沉但有磁性，語調不快卻很有力道。

「對啊，大哥你怎麼知道？」建邦對於大哥

一開口，就猜中關於自己的一項事實有些震驚。老翁笑了：「我也不知道，你就有股高雄味。」建邦一聽也笑了。「高雄味？是香還是臭啊？」；「我有很多高雄客人，你們大概都散發著相同的氣質。」

老先生頭髮灰白梳著一頭西裝頭，雖有些稀疏，但仍整齊成束的排列，身穿黑色襯衫燙得直挺挺的，活像整軍待發的隊伍般端莊，臉部與四肢黝黑，臉上分佈大小不一的肉疣，與皺紋如五子棋盤交錯排列，對照著皮膚白皙、一頭黑髮的建邦恰如黑白棋子，一黑一白鮮明對比。

建邦雖然是業務員，不過私底下卻喜保持沉默，但對於他人主動開啟話題，本著職業使然，他也是一搭一唱的跟對方聊下去。

「大哥，聽您的口音，您是在地人啊？」

「我不知道算不算在地人，我在金門生活五十年了。」

「那就算是在地人了吧，都生活這麼久了。」

「不一定啊，有人在臺灣住了半把輩子都快進棺材囉，也不見得認為他是臺灣人啊。」

「呃，您這樣說也對啦。臺灣嘛，一直是很錯綜複雜的國族認同啊。」；「大哥，你說在金門住了五十年，你是哪裡人啊？」

「我是福建漳州人。」

「那您怎麼會來金門呢？」

「討生活唄。」老翁嘴角上仰，有些欲言又止。

建邦似乎也沒想開口探詢，只隔著窗望向遠方。從這裡看往臺灣的方向是汪洋一片，反倒是廈門的摩天大樓林立拔地而起看得更清楚些。

2

金黃陽光無節制的灑向一群古銅色肉體上，焦黑皮膚似炒黑了的糖塊，細孔上的滴滴汗珠在陽光照射下顯得油亮。他們是十七、十八歲的年輕男子，頭頂竹編斗笠，赤裸上半身，只穿一件紅色小短褲，雙手捧握中正式毛瑟步槍，班面整齊的並排慢跑。

帶隊班長余群光身材精瘦結實，臉部修長濃眉大眼，鼻梁高挺嘴唇渾厚，身高一米七五，帥氣的臉龐在班隊中特別醒目。余命班兵停下腳步，原地踏步。「好，立定。現在時間么四洞五，隊伍原地休息五分鐘，待會實施引體向上訓練。喝水！」；「所有班兵拿起水壺喝水。」

余群光大口咕嚕咕嚕地喝水，沁涼的地下水

直接從口入喉，很是暢快。一名士兵跑來，向余行禮後說：「報告，長官要視察，連長要你馬上帶兵前往集合場！」；「知道了！」

余班長整隊帶兵跑向集合場，不少連隊已整齊劃一地呈方塊狀，一隊隊立正站好，表情肅穆。偌大廣場頓時集滿數千名士兵，塵埃隨步伐在空中漫舞，沙土沾惹草皮上的水氣讓空氣中瀰漫一股潮濕味道，但軍士兵們早已習慣這些。

一名身著黃土色軍裝，頭戴軟短帽的軍官慢步走上站台，英氣逼人開口就如千軍萬馬壓鎮住全場。一旁軍官近嘶吼地喊道「有請陸軍訓練司令暨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班主任孫立人將軍蒞臨視察。立正！」。「敬禮！」台下官兵齊聲「主任好！」聲音貫徹整個廣場，似乎都能撼動地板產生震動。

余群光因身為群體中的一份子參與其中而感到激動萬分。尤其站台上是他敬仰的抗日英雄常勝將軍孫立人，他一手建立高雄鳳山陸軍新兵訓練系統。

孫將軍並未開口說話，只是腳步利索地走向隊伍。所有官兵都直挺挺的將眼睛看向前方，只敢用眼角的餘光追蹤逐步走近的老虎。余群光矛盾的心裡盤算著，希望孫將軍能來到他跟前讚揚幾句，卻又害怕自己不夠精實，孫將軍瞧不上眼，情緒一陣緊張害怕，又一陣興奮莫名，呼吸便急促了起來。余嘗試著抑制著呼吸頻率，卻弄巧成拙讓身體胸腔的起伏更大，豆大的汗珠從額頭冒出，余群光眼神向下，羞愧的他真想找個洞將自己埋了。

眼下出現一雙擦得油亮的黑色皮靴，一隻手掌輕快地搭上他的左肩，心糾結了一下，彷彿呼吸與時間都凍結了。他緩緩拉升眼球，謹慎小心地控制眼部周圍的神經，眼睛如履薄冰地向上爬步，直到他確認了眼前就是孫立人將軍，他頓時腦袋一片空白。只見孫將軍雙眼炯炯有神，目光像是把利刃熊熊刺進眼窩裡，卻面帶微笑親切地問「多大年紀了？」「報……報告，年滿十八。」「很好，很好。」孫將軍停留了兩秒鐘，滿意地將眼光轉向下一位士兵；余群光仍然屏氣凝神絲毫不敢大意。

一眨眼的功夫，不知是余群光恍神，還是孫將軍腳程太快，頃刻間孫將軍已於站台上開始發表談話。大意是勉勵鳳山陸軍官校的官兵，對於訓練成果他相當滿意，並要大家向201師全體官兵致上最敬意，因為他們將移師至金門前線，防止共軍侵犯。余群光心想，自己就隸屬201師601團，他嗅到了戰爭肅殺的味道，心裡不禁擔憂了起來。

3

計程車開往金門縣西北角一帶，轉進一條筆直的柏油路，緊鄰的街邊屋舍低矮，彷彿簇擁於濕地兩側的灌木叢，低調而映襯著主角，村落不時傳來雞鳴狗吠聲，除此之外格外寧靜。道路的底邊矗立著一座城門，斗大的漢字寫著古寧頭三字。

「難得你來，我跟你介紹一處來金門一定要知道的地方。這段路程不算你車資。」老翁將

里程碑關掉，紅色殘影消逝在黑色屏幕上。

「古寧頭很耳熟，是一個營區嗎？」建邦好奇問道。「年輕人，我問你，什麼是國家？」老翁並未理睬他的發問，兀自地拋出新的話題。

國家，這個字存於課本中、報紙裡，老一輩的人時常掛於嘴邊，但對建邦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說，這個字並不比公車、雨傘重要。最起碼公車能代步，雨傘能遮風擋雨，但國家這個抽象的概念，建邦實在不能理解它的具體價值。

「國家大概就是政府吧。一些政客拿來說嘴的東西。拿來獲取利益的工具。」建邦聳著肩，勉強拼湊出他認為底氣最足的回答。

「呵呵。」老翁淡然一笑。

「你知道國怎麼寫吧。國，是一個口字，圈著或字。或代表的是人民安居樂業、住在世代家傳的土地上。口就是包圍著這塊領土的城牆邊界。」「喔喔」建邦語氣上揚，似有所領會。

「或這個字，是由戈、口、一，這三個字符組成。這個口表示居住在此的人口，一就是所佔的一席之地，也就是土地。而這個戈呢：」

「我知道，戈就是干戈，武器的意思。」

「呵呵，沒錯。戈是武器的意思，也象徵著守衛這塊土地的軍隊。」；「你知道羅馬曾經是人類歷史以來，獨霸一方的西方強國，最後是誰給滅了嗎？」

「老先生，不好意思我歷史不好，學校上歷史課時總是打瞌睡。」

「西羅馬，是給一支從中國邊境往西逃亡的游牧民族匈奴人給消滅了。」

「逃亡？你是說逃亡的一支游牧民族把強大的羅馬給擊敗了？」

「對的，那你知道當初是誰，打敗这支游牧民族把他們逼往西方嗎？」

「不知道，凱撒大帝嗎？」

「呵呵哈哈，看來你歷史真的很不好。西羅馬滅亡時，凱撒大帝已經死幾百年了。而且凱撒大帝自己就是羅馬人了，他消滅自己幹啥呢？」

「喔喔，抱歉抱歉」，建邦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後腦勺。

「匈奴這個民族早在中國被漢朝軍隊打敗後，往西遷居歐洲大陸，後來壯大起來還打敗了西羅馬帝國。」

「這麼說起來，中國人其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的軍隊囉。」

「哼哼，這裡的重點是，國這個字當中，若沒有軍隊保家衛國，那也就不會有國了。國沒了，談何家園？」

「也是啦。」其實建邦對這個主題並不感興趣，敷衍著想結束這個話題。

「我再問你，是先有國再有家，還是先有家再有國呢？」

「應該是先有家吧？」建邦已經了無心思在此了。

「我跟你說這麼多，你現在腳踏的這片土地，就曾發生一段保家衛國的重要戰役。」

「我想起來了！」建邦突然睜大了眼睛。

「我阿公也有參加，那場戰役就叫做古寧頭大戰！我阿公每次講起那段歲月，都非常的驕傲、滿足。只是我們家人都不太甩他就是了。」

「你阿公也是軍人？」

「對啊，他在高雄鳳山受訓，後來被派到金門前線作戰，打了勝仗回來。光榮了一輩子呢。」

「你呢，你感到驕傲嗎？」

「現在軍人早就不打仗了，哪裡還能感到光榮啊？」

「是呀，是呀。」老翁若有所思地走向一處廢棄哨站。將那佈滿皺紋與斑點的手搭上那迷彩漆牆，不發一語。

4

余群光端著步槍，小心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道路上走著，他與同袍賴護國負責兩四洞洞至洞兩洞洞的衛哨。來到金門已兩個多月，隨著內戰節節敗退，金門戰地的煙硝味如同潮汐般日益增漲，今日便是大潮，軍團長下令這幾天要特別嚴陣以待防止共軍侵犯。

賴護國也是鳳山在地人，自幼便與余群光一起長大，讀同所小學，在志願服役後軍中又相見。賴護國不像余群光為個性憨實、誠懇忠厚，他喜歡耍點小心機，知道長官的喜好，就會設法討長官歡心，不過他私底下很照顧群光，有什麼好料的總會一起分享。

兩人沿著海岸線巡邏，海浪拍打著堤防，轟

隆隆聲此起彼落，然而海面上卻靜得異常。「今天的浪花特別大。我都能聞到海膽的味道了。」賴護國打趣道。

「你少來，你想吃海膽大餐啊。」

「想囉，最好還能配上一瓶啤酒，靜靜的躺在海邊，多麼暢快逍遙啊。」

「你啊，就是樂天派，老是想那些不切實際的東西。」

「難道你余群光就沒想過嗎？你沒想過要吃山珍海味、遊山玩水、娶個美麗溫柔的媳婦嗎？」

「我啊，我只想好好打完這仗，跟我兄弟回鳳山吃碗麵配上一盤小菜。就心滿意足啦。」

「說真的兄弟，不論我們是誰活下來，誰就要負責照顧對方一家老小。」

「你少在烏鴉嘴，我哥倆都會活得好好的，回家孝親。」

「若是這樣就太好了。」

賴建國說完眼睛隨意望向岸邊的灘堤上，不巧見著幾個不明物體，那物在月光下顯得突兀。

「群光，你看岸邊，那不是幾艘舢舨嗎？」

「難不成是漁民的？」

「不大可能呀，漁民早已撤離這帶，這可是他們的生財工具呀。」

「你說得有道理，我們走近點看。」

兩人走近距離海灘隔著一塊礁石一瞧。

「哎呀，不對勁啊，這看上去是軍用的呀，上面還架機槍啊！」

「糟了，共匪來了！趕快發信號彈。」

只見賴護國從腰間取下信號手槍，但取信號彈時不慎掉落地，余群光焦急的打開手電筒，光亮驚動了還在運輸艇上的幾名共軍隊，原先平靜的海面開始出現咄咄沙沙的急促腳步聲，似乎有數名不明人往群光倆靠近。

賴護國左手拿著信號彈，試圖把它塞進槍口，但顫抖的手不受控制，始終放不進去。

「媽的！別怕啊，膽小鬼。」賴護國一邊操著粗話，一邊逼著自己的手聽話。

沙灘邊的人已經走上石子路了，群光判斷腳步聲起碼有五六人，石子路不長，大約60尺就能走到足以一槍斃命的距離。

卡噹一聲，信號彈終於聽話的進去就位，賴護國起身扣下扳機，手指頭上感受到一股阻力。「媽的，扳機卡住了。」

他又連扣了兩下，到第三下時，好不容易擊發了信號彈，但是角度卻不夠高角，賴護國蹲下填充好第二發，再次起身準備擊發第二發。

此時遠處砰一聲火藥擊發，一顆子彈咻地劃過空氣，不偏不倚的擊中立者的脖頸，賴護國呢地一聲滿口鮮血從嘴巴噴出，表情猙獰地扣下手中的發射器。

一發信號彈華美的拋向天際線，鮮紅的亮光照亮漆黑的大海，數十艘共軍船艇像脫光衣物的軀體被一覽無遺，有的在海面上漂蕩，有得則擱淺在淺灘裡動彈不得。

賴護國咄地一聲倒地，余群光舉起手中的步槍向發射點反擊，他發了瘋似的，也不知有沒有瞄準便開槍，然而對方的火力自然在他之上，槍聲此起彼落，他自知居下風便立刻蹲下

掩蔽。他跪爬地爬向賴護國身旁「護國！你還好嗎？護國！」

「群……光，快……快向連長通報，共……匪……共匪殺來了。」

「好，好。我待會就讓他們通報。」鼻水與淚水止不住的從群光臉上滑落。「要……要攆下去啊護國。」

「我，沒辦法陪你吃麵……看你娶媳婦了……。」

「沒事的，你會好起來的，咱們一起娶媳婦，一起生胖崽子。」

「群光……你答應……答應我件事。」

「好，你說，你說。」

「幫我傳話，給我……老……老家的爹娘。」

「嗯……好！」

「幫……我，跟我爹娘說，我很愛他們……還有，我……很勇敢……。」賴護國聲音漸弱，按壓著脖子動脈的手像破了洞洩了氣的氣球，緩緩地落下。

群光抱著賴建國尚有餘溫的身體，茫然地呆坐在地，似乎無法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事。

「砰！」遠處轟隆一聲巨響，一顆比步槍子彈大數十倍砲彈從山頂邊射向大海，半刻間海上接連傳來一陣陣爆炸，火光頓時爆裂四射，接著各路武器開始在原本寧靜的金門海域奏起了交響曲。

余群光被砲彈聲拉回眼前，他趁敵軍在一陣慌亂中，提著槍奔向南方往樹叢跑去。群光心想在那兒，有他的同胞與師長，他們會為護國

報仇的。他緊握手中還溫熱的鮮血「對，要為護國報仇。」他壓低身軀快步移動，在遠處激戰槍戰仍光彩奪目時，余群光已沒入漆黑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5

白髮老翁領著年輕人漫步在黃土與石子地上，草皮顯得綠意盎然生機蓬勃。有一龐然大物顯然被作為紀念品與地標矗立在一處水泥平台上，週遭的綠樹與花草圍擁在旁，時而高歌，時而景仰，那物肯定大有來歷。

「這輛坦克車，被稱為金門之熊。」老翁指著那大物說道。建邦端詳著那輛被稱為坦克車的東西。不像是他印象中的坦克車。除了砲口短小，身形相較電玩遊戲中的坦克來說，比較像是玩具車。在墨綠色的車身上，白色的「66」數字顯得搶眼。

「這輛M551美式坦克車，在當時古寧頭大戰時，可是立了大功。」

「怪不得被供奉在這裡。」建邦咧嘴一笑。

「當年國軍在整軍備戰時，曾經進行了一場演習，其中一輛坦克車在演習時因動力故障，只好停泊在山頭上，其實這批從美軍收購的坦克是他們早已棄置如廢鐵的軍備了。國軍接收後將其整治一番，勉強堪用。但也經常故障失能。」

「對啊，那可是國軍的強項！我當兵的時候，擦的槍用的砲，也是一戰時期的武器了，我們可是保養得相當好。」建邦語帶嘲諷。

老翁呵呵笑了幾聲：「要不是當年有這批武器以及那些老學長，你可能連槍都沒法擦，只能在五星旗底下擦擦皮鞋囉。」

「是是是，這都要感謝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我才不用在這裡擦皮鞋。」建邦語帶輕蔑的回應。但他心底對老翁拿那套要不是當時前人很努力，臺灣早被中共佔領的言論來恐嚇年輕人的說詞深深感到不滿。

「說也真巧，或許真的是天命。這輛坦克車故障時所停放的位置，正好是戰略的制高點，而當時也因為戰車營的火砲手熊震球誤打誤撞，首發便擊中共軍海上的彈藥船，引來一陣轟天巨響，讓島上的國軍部隊立刻協同打擊登陸的共軍。」

「那不就多虧媽祖保佑。」

「傻孩子，在金門是風獅爺保佑。那幾日還真是戰火猛烈驚心動魄啊。」

「老先生，你說起來好像你有參與過，你也是軍人嗎？」

「是呀，我是軍人，也是金門子弟。」老翁話中語帶玄機。建邦對了解這段歷史過去沒啥興趣，只是隨著老翁頹老的背影漫步走向岸邊堤防，此時太陽正要西下，遁入橙黃一片的汪洋。

6

一隊共軍摸著黑沿著山路搜索著剛在手邊溜走的衛兵。若是讓他跑了，恐怕將引來更多敵軍對陸續上岸的弟兄不利。他們小心翼翼地

聚落裡挨家挨戶地搜。大多是空屋，屋主與住客早已人去樓空，大概是避難去了。

此時一名共軍隊員發現眼前這戶大門被木板給擋死了，非常可疑，便打信號給隊員們。

隊長下令從後門溜進去搜索。當他們從後院一路探到正廳時，疑似有人影躲在角落，他們立刻提起警覺打開手電筒一探究竟，燈光下竟是兩名年過半百的老人，與一名年輕貌美的女子相依在神明桌旁瑟瑟發抖。

一名個頭魁梧的隊員不慎被廳堂的門檻絆倒，因而擊發了手上的步槍，廳內女子受到驚嚇而放聲尖叫。隊長擔心這騷動會引來大批敵軍，焦急地下令左側的部下將其擊斃。男人遲遲不肯下手，以山東口音說：「報告長官，殺害手無寸鐵的百姓有違軍令，何況大家都是中國人。」

隊長急了，「你敢頂嘴，待會敵軍一來管你什麼人，照殺無赦。」語畢隊長便舉起手中的毛瑟手槍，打算自己動手解決因那該死笨手笨腳下屬所引起的禍害，女人見狀開始歇斯底里的吼叫著。

男人糾結了一下，在那一刻，下意識地舉起手中步槍，眼睛眨也沒眨地，一槍朝隊長射去，子彈從其左後背貫穿，煙硝熱氣自槍口裊裊升起，隊長倒在地上抽搐掙扎。「你……該死的王……。」話沒說完，隊長便斷了氣躺在血泊中。

一旁鄰兵見狀舉起手中輕機槍瞄向那男子「你……媽的瘋了不成，敢殺上級？這是死罪呀！」

男人默不吭聲，然而手中的冷械卻鏗一聲射出第二發子彈，精準的鑽入機槍手頭顱，令其身軀背向地仰倒落下，鮮血噴濺在一旁木製家具，為單調的黑夜抹上鮮豔的色彩。

另兩名隊員見狀，驚恐拔腿奔出門外向東逃逸，男人小步追出，兩腳呈A字打開站穩腳步，瞄準其中一名逃竄的魁梧同袍，深吸一口氣，鏗一聲，槍手俐落地拉開手柄，火熱的彈殼從排彈孔噴出，彈殼尚未落地，遠方那物哀嚎一聲摔入草中。槍手準備解決另一名活口時，發現對方身影已遠逃入街巷中便作罷。他緩緩吐氣，轉身走回屋舍。

男人跨步入廳堂，女人顫抖後縮雙手試著保護兩老。老翁則是一手把女子往後護著，抱著必死的決心準備犧牲。

「沒事，沒事。我不會殺害你們的。你們趕緊逃，避難吧。」槍手語氣平淡，不像是有威脅性。「待會有更多共軍來的。」

女人緩緩冷靜下來，一邊啜泣，一邊緩緩起身。她彎腰扶起孱弱的母親，與父親帶著手邊的包袱往後門離去，眼神帶著驚恐，卻夾雜著一些不捨與感激，她明白眼前的這個人是為他們老小做了犧牲。

男人獨自一人走出屋外步伐蹣跚，全身上下細胞顫抖跳動，他說不上為何自己莽撞地幹下這大逆不道的事。或許是戰爭的殘酷磨滅了天生的人性，又或是僅存的善讓他計一切代價，只為拯救素未謀面的平民百姓而扣下扳機誅殺同袍，但不論是哪一種，男人知道自己這一步，已無回頭路了。

7

余群光使盡全身的力量，一路奔向602團駐紮的營地。剛剛後方傳來幾聲槍聲，大概是共軍追上並與其他衛兵遭遇了。「我得趕緊通報連長才行。不行，我得冷靜下來。」余群光，躲進一處大岩石旁，上氣不接下氣地喘息。「想想孫立人將軍平時的訓練。」

此時他漸漸調整呼吸的頻率，讓急促的呼吸逐漸緩和下來。「我這時絕對不能亂了陣腳。」

他回想剛剛發生的事。賴護國死相慘狀映在他眼前。他忍著悲痛將其放在一旁，希望可以從記憶中探尋到更多有利的情報來讓他做出理性的分析。

賴護國生前射出的那兩顆信號彈，一顆照亮海面，瞥見許多共軍船艇在海上，也有大小不一的船艇與舢舨擱在沙灘。依數量看來，起碼有一個兵團的軍力。群光認為自己一定要將情報帶回去，才能讓護國死得有意義。

就在此時，他的前方出現大量簌簌唼唼的摩擦聲，余群光舉起槍面著漆黑的一片樹林，他心想，自己不可能一人擊退大批部隊，但腳步聲愈來愈逼近，逃也逃不掉了。他心臟狂亂的激烈跳動著，正當群光已為國犧牲做好心理準備時，樹林中一聲狐疑的問句「這不是群光嗎？」這才讓他鬆口氣。

樹林中探出幾把槍枝，四五隻手電筒照射在他的臉上，雙眼睜不開的他只好舉起右手遮

擋，大聲喊道「二零一師六零二團二營三連下士班長余群光。」

此時燈光熄滅，對面走來一名似軍官的男子，「余群光，你不是在岸邊站哨嗎？你怎麼在這裡？」

月光下是熟悉的臉龐，原來是隔壁連的二連連長，「報告連長，我和護國在巡邏時在岸邊發現共軍船艇，護國立刻發射信號彈警示及照明，但……」余語塞抑制嘴中的哽咽繼續說「賴護國發射信號彈時被敵軍擊中，為國捐軀了！」

「很好！賴護國很英勇啊！多虧他的信號彈，我們的坦克才能在第一時間打擊對方。他的犧牲絕對是有價值的。群光你要為他感到光榮。」連長拍著群光的右肩想為他打打氣。

「對了，你在岸邊看到幾艘船艇還有印象嗎？」

「大小不一的船艇大約目測近百艘，一部分的共軍已上岸，動向不明。」

「好，通信兵。」

「有！」

「通報營部，岸邊巡邏衛兵觀測古寧頭海灘敵軍船艇近百艘。敵兵已上岸，人數與動向不明。」

「報告是！」通信兵轉身卸下身上的無線電開始聯繫。

「余群光，你先跟著我們連隊，我們要前往支援東一點紅戰線，應該會遇到你們連上的班兵。」

「是！連長。」

8

建邦與老翁坐在古寧頭新築起的堤防上，看著昏黃的夕陽照耀著美不勝收的海面，幾隻海鳥在岸邊忙著打牙祭，捕食著金門甜美的石蚵。海浪拍打在沙石上，律動的節拍令人心情為之放鬆。

這裡曾是古寧頭戰役爆發時最激烈的現場。據傳當時巡邏的衛兵發現敵軍來犯時，即時發出信號彈，才讓駐守的國軍能第一時間遏阻偷渡上岸的共軍。

今時今日站在祖父曾經奮戰過的這片土地上，建邦自然也是百感交集，而和一位素昧平生的老先生交心一下午，也是他此趟金門行未曾預料的遭遇。

「說說你爺爺吧。你說他也有參與古寧頭大戰。」

「我爺爺說，當年他投軍參戰時，是在鳳山受的訓。他的指揮官是抗日英雄孫立人，當時在他麾下訓練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是呀，孫立人將軍深受國共兩方肯定，美軍也認同的一位難得將才。」

「大哥你也認識孫立人嗎？」

「經歷過國共內戰的任何人都知曉他的大名。」

「大哥，你到底參與過哪些戰役啊？聽起來很有參與感啊。」

「你繼續跟我談談你爺爺吧。」

「說實在話，我對我爺爺印象也不深。他在我國小的時候就去天上住了。我只知道古寧頭戰役中，他失去一位非常親的弟兄，一直讓他耿耿於懷。」

「嗯，那他當初為什麼從軍你知道嗎？」

「不知道耶，我沒問過。也沒聽爺爺提過。大概是為了養家活口吧？當時人都很困苦，要嘛種田，要嘛當人家僕，從軍至少能夠有薪水可以吃好穿好。」

「家。」老翁平靜地說，並吐了一口長氣。

「嗯？」建邦沒有意會老翁的意思。

「他是為了家人。為了你父親，為了你，還有你們家族的後代子孫。」「在那個年代，有誰會單純為了那點錢從軍呢？要不是逼不得已沒有退路，要不就是為了守護家人還有國家。」

「也是啦。打仗子彈不長眼，一不注意就一命嗚呼了，賺了錢也沒處花。說到家人，我倒想到爺爺有說，我阿嬤就是他在戰場上救的一位民女，後來嫁給了我爺爺，這也算是奇聞吧。」

「沒有了國，沒有了家，掙再多錢，也沒意義，你說是吧？」

「嗯：我也沒想過。至少目前我還不會想到那邊去。現在兩岸是和平的。要是真打起來，大概就是兩敗俱傷吧。中共不會敢挑起戰爭的。」

「呵呵，你真這麼認為嗎？」老翁吃力的緩緩站起，「走吧，我帶你看另一個地方。」建邦不明所以，隨老人後腳走向一棟現代化的

建物，雖然國軍歷史向來不是他興趣所在，但老翁的一番話卻激起了他想探索爺爺過去的好奇心。

9

凌晨三時夜色正濃，但此時的金門料羅灣卻是燈火通明，國共雙方駁火依然猛烈。雖然國共革命軍發現共軍的侵犯意圖即刻予以火力鎮壓，但仍抵不過人數眾多的共軍部隊，202師鎮守的碉堡已被攻破數處，古寧頭已被佔領。由高魁元將軍所率的18軍從南方馳援而來，雙方激戰異常，砲聲隆隆，金門西北角頓時成了槍林彈雨。

一名排長將班長陣亡而無人指揮的偵查班交給余指揮。余群光奉命前往一處民宅援救受困的百姓。他不知道自己的班兵是否安然無恙，還是已報國捐軀。他一心只惦記著能多救一條生命是一條。

余帶著偵查班步履艱難地在經砲火摧殘的民宅聚落中逐一搜索，放眼望去盡是斷垣殘壁，沒有一處人家是完整的。受到驚嚇的少數牛羊穿梭在街道上，空氣中瀰漫著木頭起火燃燒的煙燻味。

警覺的余群光好似聽到有人呼救的聲音，便帶兵快步前往。果然在一處農舍發現三名受困的民眾。他向前探查，發現一名老翁雙腿壓在一根斷裂掉落的木樑下，一旁年輕女性焦急地喊著「求求您救救我父親。」

余立刻令四名班兵展開救援，四人吃力的將

粗木暫時移離老翁的身軀，余立刻將老翁從旁拖出。隨後木樑重重的摔落於地。眾人都鬆了一口氣。

但屋漏偏逢連夜雨，重物發出的聲響，引來了也在此處搜查的共軍，沒過多久，共軍小隊已到牆外幾呎遠的屋舍，雙方交會後便開始駁火。交戰初始，群光手下的兩名偵察兵身軀中彈倒地哀嚎。

群光雖然內心害怕，但他仍鎮靜地指揮剩餘的兩名偵察兵繞至敵背後偷襲，自己獨自孤身誘敵。沒想到此計竟奏效，不知道是共軍輕敵還是新兵初上戰場，群光的班兵接連從背後偷襲幹掉了四名敵軍。但余自己亦大意，未發現敵軍也有一人深入其背後，步槍上的瞄準器正對準著余的後腦勺，食指悄然壓下扳機。

鏗一聲，男人倒地。

余驚訝地往後看，發現一名敵人身軀面朝地，他往彈道的另一側望去，一名槍手站於暗處，槍口仍冒著白煙。余看不清槍手的面貌，但他清楚這名槍手，並不是他率領的班兵，對方也是身穿革命軍的軍服、腰帶。他慶幸這位槍手是自己人，否則被一槍斃命的就是自己。

余走向前想感謝這位救命恩人，但卻有一股說不出的奇怪感。這名神槍手上衣胸前及肚口前有一片血漬，看上去已經風乾呈褐色，若不是敵人的鮮血，照理說這麼大的血量人早已暈厥過去了。

余再往前一看，胸前繡著賴護國。群光心頭一震「這是賴護國的制服！」他不假思索地立刻舉起手中的步槍，瞄準對方眉心。其他班兵

一看連忙上前阻止，「班長，這是自己人啊！不要開槍！」

「不，他不是友軍！」

「班長，他身穿革命軍的軍服啊！而且他剛剛還擊殺了準備伏擊你的共匪啊！」

「他擊斃了共匪救了我一命沒錯，但這事有蹊蹺。不可大意！」

「怎麼說呢？你先把槍放下啊。」

「因為他身上穿的，正是我殉國的好兄弟，賴護國的衣服。」

「什麼？」此時在場的偵察兵也連忙舉起手中的槍枝，一起對準了這名神秘的槍手。

「說吧，你是誰？你是什麼身分？為什麼要假扮賴護國！」

神秘槍手不發一語。

此時一旁的女子見狀連忙上前阻止「求求你們，不要開槍。」

「姑娘，你認識他？」

「我不知道他是誰，不過他剛剛救了我們一家人。」

此時街口外一枚彈藥引爆引起轟隆大響，余群光下意識的將頭縮起，出手掩護女子向下閃避。

回過神，神秘槍手已經不見蹤影。

余群光準備上前追趕，卻被班兵阻止了。

「班長，咱們先護送傷兵吧，再晚就來不急了。」

「也罷，救人比較重要。」

余將步槍朝下，拉住肩帶往肩後一擺，另一肩則扛起在地上的老翁，率領著班兵護送傷兵

與兩名女子。

群光雖然身軀往南方走，但他的心思卻停留在剛剛的現場。恐怕這個謎底，到他終老也找不出答案了。

10

老翁帶著建邦來到一處建物內，進去時門口的服務人員特別交代，再20分鐘就要閉館了。

老翁回說沒問題。他要建邦抬頭向上看。

「這不就是國旗上的那個徽章嗎？」

「你說得出什麼名字嗎？」

「青天白日滿地紅啊。小時候國歌都唱過。」

「那你知不知道青天白日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嗎？」

「好像是藍天白雲的意思吧。」

「哈哈，建邦，你真的是現代年輕人，對這個國徽已經毫無概念了。你剛剛都說了青天白日了怎麼是白雲呢。青天就是藍天，象徵著和平、民族與自由，白日以及旁邊的十二道光芒，則表示無私、民權與平等。這是中華民國建國時的願景，也是許多先烈願意為之犧牲的理想。」

「哎，我就說了，這離我這代太遠了。」

「有時離你愈近的東西，因為太過稀鬆平常，所以不懂得珍惜。有些東西失去了，才發現原來如此珍貴。好比說，前陣子SARS病毒，許多人為了避免傳染被迫關在家裡，才明白平時可以上街購物、消費，甚至吃小吃，

都是可貴的權利與自由。」「今天會有這些自由，也是因為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崗位上奉獻保衛，不論是醫生、軍人、路邊的清潔員、神職人員等，每個人各司其職，才有國也才有家。」

老翁瞥一眼建邦，繼續自顧自的講「所以先有國還是先有家，這就好比是蛋生雞還是雞生蛋，千古難解的問題。不論答案為何，也不論誕生的國與家是不是自己所能選擇的，保有國保有家，是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的皆有的責任義務。既然身在臺灣，就做個昂首挺胸的臺灣人。」

「大哥，我是真的佩服你這麼愛國。雖然你說的很多道理我都知道，也都了解。不過現在的我，還沒能完全體會。或許就是沒有經歷過那樣的時期，所以沒有什麼真實感。」

「我或許是愛國，也許是更愛自己。但有些信念沒走到危機時刻，自己也不會懂的。過去或許有過悔不當初的枷鎖，但轉念後，卻是一段嶄新人生的開始。」老翁雙眼凝視著頭頂上的大標誌，若有所思。

「老先生，我們聊了這麼久，還沒請教您的大名。」

「哎，就叫我老賴吧。走，我耽誤你太久了，趕快繼續你的下一個行程吧。」

建邦咕囔著「對呀，時間過太快了，我都忘記跟客戶有約了！還有金門菜刀跟貢糖要買呢！」

兩人步出展館，老翁手搭建邦後背，橙黃太

陽照耀在兩人身上，拉出一道深遠的陰影，如一座橋樑，連接著世代不同的記憶。

綠獅子

優

優選獎

李念穎

1 失明

上午九點，一輛計程車停在臺北松山機場國內線下車處，女孩穿著一襲白色洋裝，拎著粉紅色的行李箱走下車，烈日將她白皙的鵝蛋臉曬出一片紅暈，不忘轉頭對車上一路陪她聊天的運將大哥道謝，運將臉上盪開微笑，大聲提醒她：「女孩子自己一個人旅行要注意安全啊！」

女孩緩緩地走到航空公司櫃檯，完成報到手續後，靜靜地坐到身障人士座位上，來往的旅客偶爾投來異樣的眼光，彷彿覺得女孩怎麼如此無知，好手好腳，偏要佔用身障人士座位，女孩沒有察覺他們不友善的眼神，或者該說，她也無法察覺。

一個月前，當她早上睡醒睜開雙眼，感覺怎麼天空還有一半未亮，那一天開始，她的視力突然退化到僅剩0.1度，能見範圍也不到原本的50%，醫生說她的眼壓過高，得了青光眼，視神經剩不到10%，近乎失明。

也許是對即將展開的旅程感到不安，女孩昨

晚整夜輾轉難眠，此刻眼皮愈來愈沉重，在僅剩的光明消失後，她迷迷糊糊看到幾個月前剛過世的小狗，正朝著她跑來，想賴在她身上撒嬌，下一秒，小狗的身軀突然分裂成好幾個人影，竊竊私語指責她虐待動物，害死一個無辜的小生命。

黑暗中，女孩看到自己一直哭泣，眼淚瞬間將她無助的身軀淹沒，卻又突然如漩渦般往下宣洩，她感到自己整個人被帶往漩渦深處，她想要大聲呼救，卻喊不出聲音，她感到自己正在不停下墜，墜向一個無底的深淵，身體猛然一晃，她從噩夢中驚醒，那殘存的光明又回到了眼前。

2 馬祖戰鬥營

「搭乘華信航空，9點50分前往馬祖的旅客，請前往9號登機門登機」，女孩拉著行李箱，跟著人群的方向緩緩移動，上飛機後，她找到自己靠窗的位置坐下，望著窗外的景色，從水泥地轉換為一望無際的藍與白。

女孩想起三年前，不知哪來的勇氣，一個人報名參加國防部舉辦的馬祖戰鬥營，跟著一群陌生人來到馬祖，頂著大太陽，體驗這塊土地上獨特的軍事風情，女孩記得那五天四夜，有女生吱吱喳喳的歡笑聲，有男生難聞的汗臭味，女孩記得，那一年18歲的自己是快樂的。

那是她第一次坐上空軍C-130運輸機，機艙內不比民航機有舒適的座位，也沒有美麗的空姐遞上報紙和飲料，有的只是轟隆隆的引擎聲，四排面對面的座位，搭配尼龍材質的網狀椅背，讓她在後躺的時候，不自覺的靠上另一個尋求短暫放鬆的同類，然後再給彼此一個禮貌的微笑。

在夢裡，女孩看到自己穿著一身迷彩服，在「肝膽相照」的活動中自我介紹，底下男學員交頭接耳討論著自己，她對這場景早已習慣。畫面一閃，她看到自己跟著大家，爬上媽祖巨神像前廣場，接過小隊輔們發下的許願卡，寫上「平安」兩個字，繫在神像前密密麻麻的木片海裡，也不知道媽祖娘娘視力好不好，看

不看得見。

她又夢見同一個小隊的女孩，手上拿著偽裝膏朝她走來，她們忍著臉上搔癢的感覺，為彼此白皙的臉龐塗抹難忘的迷彩，轉頭看著一旁的臭男生，被畫得賤狗一樣的黑眼圈，放聲大笑後，再一同坐進裝甲車裡，把頭探出車頂，感受著微風吹拂臉龐，心裡讚嘆年輕真好。

夢中，她跟隊員們顛巍巍坐在搖晃的「CC運輸艇」上，看著右邊的小隊輔員賣力帶著團康活動，再看看左邊學員們低著頭動也不動，一陣浪打來，有人濕了，也有人忍不住吐了，然後又是一陣連鎖反應，更多人一起吐了起來。

一陣輕微的晃動，女孩從黑暗中睜開雙眼，一樣模糊與殘缺的視線，耳畔傳來輕柔的首樂聲，機組員廣播提醒旅客不要忘記隨身的行李，她揉揉惺忪的雙眼，下機後帶著簡單的行李，直接走出機場大廳，深深吸一口馬祖純淨的空氣，比臺北乾淨多了。

搭著旅行社的車來到飯店，簡單完成入住手續後，女孩走出飯店，詢問附近店家「砲兵連」怎麼走。

島不大，女孩的時間很多，眼睛不方便的緣故，她只能慢慢地走，走著走著，回到了三年前軍用卡車停留的營區大門，她望向營區裡那熟悉的建築，想起連長跟他們說過「鐵打的營房，流水的兵」，這些兵舍雖然不是真的鐵打的，但這些年來倒也沒有太大變化，曾經在裡面服役的阿兵哥，也不知道換過多少批人了。

營門口左側是個大斜坡，底下有著一門大砲，那是馬祖島上口径最大的二四〇榴砲，女

孩第一次近距離接近這龐然大物，戰鬥營的活動中，軍方除了安排官兵跳砲操，也開放他們輪流體驗底火試拉的感覺，女孩印象中，當她背對這巨砲，用力拉扯火繩後，震耳欲聾的砲聲嚇了她一大跳，到現在都還忘不了。

「小姐，請問你有什麼事嗎？」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打斷她的回憶，穿著迷彩服的衛兵從她視線的暗處走了出來，面對衛兵的詢問，女孩突然不知該如何回答，畢竟，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回來這裡。

「怎麼了？」一個上尉軍官正好從外頭要走進營區。

「報告輔導長，這位小姐站在大門口，我正在問她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衛兵持槍敬禮回答。

女孩盯著眼前這位軍官，雖然那張國字臉少了稚嫩，多了幾分幹練，皮膚也變黑了，還是認得出是那年戰鬥營的小隊輔，「你是輔導長？可是那年你才少尉而已啊？」

輔導長也想起了她，那一年，他還是防衛部的少尉排長，被派來擔任戰鬥營的小隊輔，女孩就是他隊上的學員。

「小姐，我也是會晉升的好嗎？」聽見女孩的質疑，輔導長哭笑不得。

「妳怎麼會回來這裡？怎樣？想通了要回來當兵是嗎？沒事的，我認識她，我帶她進去。」輔導長一面調侃女孩，一面交代衛兵。

女孩跟著輔導長走進營區，吸引了一路上無數人的目光，幾個跟輔導長較熟的阿兵哥忍不住開口，「輔仔很會耶，出去洽公還有辦法帶

正妹回來，我下次也要去洽公啦！」

「少多事，嘴巴那麼厲害，為什麼莒光課叫你上台心得報告就結巴？」輔導長不甘示弱地回嗆。

女孩跟著輔導長走進辦公室，「三年沒見了吧？你現在應該大三了，這次是跟男朋友還是家人來馬祖玩嗎？」輔導長坐在平常約談阿兵哥的沙發上，好奇詢問女孩出現的原因。

「我得了青光眼，視力嚴重退化，醫生說無法治療，只希望不要再惡化，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想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好好靜靜，然後就來到這裡了。」女孩坐在輔導長對面，說著自己旅行的原因。

「青光眼？怎麼會？那你有什麼打算嗎？還是想去哪裡走走？」輔導長又是一連串的問題，女孩只是低著頭。

輔導長想起女孩參加戰鬥營的那一年，是防衛部第一次配合國防部舉辦戰鬥營活動，所有幹部卯足全力整整準備兩個月的時間，從島上各部隊挑選幹部集訓，設計活動內容，還精心安排營火晚會。

晚會表演時，女孩走上舞台，海風吹起她及腰的長髮，跟著音樂旋律起舞，女孩唱著流行歌曲，動人的歌聲讓台下吵鬧的人群瞬間安靜，晚會結束後，一票男生爭先恐後搶著跟她合照，那天夜裡，女孩成為最閃亮的一顆星。輔導長起身走出辦公室，過了五分鐘後，回來對女孩說：「你住哪間飯店，明天我島休，跟連長報告過了，帶你去走走，我先載你回飯店吧。」

那天晚上，女孩躺在飯店房間床上，潔白的床單傳出淡淡漂白水的味道，腦袋浮現許多問題，「為什麼被霸凌的是我？」、「我真的會變瞎子嗎？」、「我真的沒有害死那隻小狗，醫生說我撿到牠時，牠的狀況已經很糟糕了。」、「我到底來馬祖要幹什麼？」，沒有人能回答她的問題，她覺得心好累，慢慢地又睡去了。

3 舊地重遊

隔天早晨的陽光，放肆地從窗外闖入女孩房間，自從眼睛發病後，女孩睡前不再拉上窗簾，希望有天能再次被刺眼的陽光給喚醒，但到目前為止，叫她起床的都是手機鬧鈴。

下樓到飯店的餐廳吃完早餐，雖然是在外島，但是菜色也是挺豐富的。過沒多久，輔導長騎著機車到飯店前接女孩，十五分鐘後，車子停在福澳港碼頭。

「我們要去哪？」女孩開口問。

「北竿，再帶妳玩一次戰鬥營。」輔導長一臉神秘的回答。

他領著她來到遊客中心的售票處，買了兩張往北竿的船票，然後坐在碼頭邊的休息區，一起吹著海風。

「妳也真是勇敢，視力不好，還敢自己一個人跑到馬祖來。」輔導長對女孩的勇氣感到佩服。

女孩望著海邊，殘缺的海藍色搭配著一整片的黑影，她也不知道自己哪裡來的勇氣，就這

麼一個人旅行，也許，是想看看能不能遇見什麼奇蹟，也許，是發生什麼事都不重要了，就算旅途中發生意外，也只是得到個解脫吧。

船來了，輔導長牽著女孩的手，兩個人找了座位坐下，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輔導長問女孩在學校的狀況，也回憶著從那次戰鬥營的點滴，他不知道的是，其實那次搭運輸艇到北竿，女孩也會暈船，幸虧今天風浪不大，否則女孩肯定會用力捶他兩拳。

船抵達北竿後，兩個人來到位於大澳山的「戰爭和平紀念公園」，這座公園位於后沃村東北方大澳山上，園區裡面有主題館、06 據點、08 據點，以及螺山自然步道，是首座以「戰爭與和平」、「感動與回憶」為主題的博物館，透過文字與影片的介紹，讓遊客可以瞭解關於馬祖長達近半世紀戰地政務時期，軍民攜手走過的歲月。

「我們來這裡做什麼？那次戰鬥營的時候，不就安排我們來參觀過嗎？」女孩對輔導長安排的行程感到不解。

「哎喲，就外面天氣熱嘛，帶你來吹吹冷氣，看看以前島上國軍多辛苦啊，妳以前年紀還小，現在來參觀可能感想會不一樣喔。」輔導長嘻皮笑臉的回答著。

女孩看著眼前這個外表看似成熟的男人，心裡也拿他沒辦法，只好跟著遊客一起聽導覽人員介紹主題館裡面的文物。

由於戰地政務時期，一般人無法持有相機，只有國軍人員才能拍照與攝影，因此館內所展出的珍貴歷史影像紀錄，顯得彌足珍貴，透過

影片回顧軍民真實生活，更揭開戰地政務下的神秘面紗。

女孩跟著人群一步步向前，看著玻璃窗裡的老舊文物，鏽蝕的步槍與彈殼，泛黃的文令紙張，導覽員描述當年處於戰地政務時期的馬祖，島上軍民在物資條件極為困苦的環境下，如何熬過那一段辛酸又辛苦的歲月，但畢竟那段歲月離她太過遙遠，她能體會的程度有限。

聽完導覽員的介紹，輔導長帶著女孩離開主題館，走向建於岩壁礁石之間的06 據點，他們沿著峭壁建造的階梯一路往下走去，行走間讓人不禁繃緊神經，也顯示出這個據點位置的陡峭艱險。

輔導長小心翼翼地牽著女孩走進坑道內，女孩發現輔導長雖然有時看起來不正經，卻也挺會照顧人的，坑道裡還能明顯看出有機槍口、主砲口、副砲口、彈藥庫、連長室，儘管簡陋，生活機能卻很好，也可想見當時在此駐紮部隊之龐大。

女孩心想，那些年當兵還真是累人。

4 芹壁村

逛完紀念公園，時間也快接近中午，「肚子餓了吧？走！帶你去吃好料。」旅行的第二站，他帶她來到芹壁聚落。

「來馬祖沒有到芹壁村走走，就不算來過。」輔導長拉著女孩的手腕邊走邊說著，他可不想趁人之危，在這個時候偷牽女孩子的，到時被當成色狼可就糟糕了。

他領著女孩走進一家民宿餐廳，對著櫃台裡正在整理餐具的中年婦人大喊，「阿榮嬌，阿榮伯不在嗎？」

那婦人抬起頭看了看輔導長，「在廚房忙著呢，他不在店裡還能跑去哪兒？長官，你今天怎麼這麼好命，帶個這麼漂亮的妹妹出來約會？」

阿榮嬌是老閩娘，輔導長算是店裡熟客，不但放假常來光顧，也常會幫忙介紹親朋好友來光顧他們家民宿。

「沒有啦，她是以前參加戰鬥營的學員啦，這幾天來馬祖玩，我總要招待一下人家嘛！」輔導長尷尬地搔搔頭笑著回答，女孩這時也趕緊把手給抽了回來，怕被人家誤會。

在他們說話的同時，阿榮伯聽到聲音，從廚房走了出來，走路的步伐似乎有點彘而且緩慢。

阿榮伯年輕在金門當兵時，八二三砲戰的一枚砲彈奪走了他的左腿，從膝蓋以下都沒了，這幾十年來都靠義肢走路。阿榮嬌小時候家境也不好，二十歲那年認識了阿榮伯，兩個人湊合著結了婚一路走到現在，在一次旅行中來到芹壁村，夫妻倆共同愛上了當地的美景與悠閒，阿榮伯也因馬祖獨有的戰地風情，心中激盪起想要定居的念頭，最後帶著全家人來到芹壁村開了間民宿，一步步將心中夢想實現。

輔導長帶著女孩找了位子坐下，剛開口要跟阿榮嬌點餐，阿榮伯在旁邊開口，「你就不用點餐了，難得今天你帶這個可愛的小姑娘來，我替你決定就好，不會讓你丟臉的，我老頭子

的手藝你還信不過嗎？」講完話也不等輔導長同意，就直接掉頭走進廚房替兩人張羅午餐。

等待餐點的空檔，女孩嘗試想要看清楚餐廳內的擺設，花崗石堆砌成的建築物，桌椅是原木製成，天花板黃色燈泡與日光燈管相互點綴，3000度與6000度兩種不同色溫的光線交錯，營造出一股溫馨的明亮感，牆上掛著阿榮伯四處蒐集來的復古玩意兒，最特別的是門口旁的那一架黑膠唱片機，正播放著鄧麗君的「小城故事」，優美的旋律搭配著動人的歌聲，從斑駁的黃銅色喇叭中流瀉而出，迴盪在小小的空間裡，令人彷彿回到70年代，那充滿純樸與美好的年代。

不到半個鐘頭，阿榮伯的拿手好菜一道道上桌，女孩在輔導長與阿榮伯夫妻倆的勸說下，硬是比平常多吃了一碗飯，恰好今天民宿沒接待什麼客人，阿榮伯也坐在旁邊的座位，陪他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起天來，在閒談之間，阿榮伯和輔導長也大概知道女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吃完飯後，阿榮嬌為他們送上甜湯和水果，北竿當地沒辦法種植什麼水果，硬要種的話，口感也不佳，所以水果幾乎都是從本島送過來的。

阿榮伯又起一塊香瓜放入口中，然後把自己左腿的義肢緩緩拆下，女孩看到這一幕，當下愣住，這是她人生第一次看到別人的斷肢，雖然傷口早已癒合，但那碗大的疤依舊令人觸目驚心。

5 斷腿

「小朋友，你知道我這腿斷了多久嗎？整整五十年了。」阿榮伯說起那年砲戰的事。

「那年我還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年紀比妳現在還小，共匪的一發砲彈下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在醫院了，這條腿就這麼不見了，當時我心裡還真想死。」阿榮伯的雙手來回撫摸著斷腿處的疤痕。

「然後呢？」女孩放下了手中的水果叉，專注地聽著阿榮伯說著。

「後來部隊裡的長官跟弟兄們，每天都來開導我，勸我要堅強，說就算少了一條腿，起碼還有兩隻手和一條右腿，我後來自己也慢慢想開了，雖然少了條腿，但至少我還活著，活著就有希望，你看看，我現在靠著義肢，不也能走得好好的？活到這把年紀，老婆小孩也有了，還能自己當老闆，世界上有多少好手好腳的人比不上我呢。」阿榮伯驕傲地說著。

「瞧你現在得意的，怎麼不跟他們說這條腿是為了救人才被炸斷的？你那排長最後還不是沒能救回來。」阿榮嬌走到阿榮伯身後，補上這一句。

「阿榮伯，怎麼沒聽你說過這一段？你都留一手喔！」輔導長來店裡這麼多次，倒從未聽過這段往事。

「有什麼好提的呢，人都走了。」阿榮伯神情黯淡下來。

「那一天，我在防衛部裡，伙房裡正忙著，過陣子要準備接待美國人，外面突然一聲砲聲，然後整個防衛部像是炸開了一樣，我跑到

伙房外一看，這下不得了啊，那翠谷餐廳被炸得稀巴爛，然後老共的砲彈一發接著一發，把金門這塊島往死裡炸。」阿榮伯挪了挪身子，讓阿榮嬌坐到旁邊幫他捏捏腳。

「我在伙房門口，看到我們排長就躺在不遠處，正翻身要往旁邊爬，大家這個時候也各自跑去陣地，沒人注意到他，我趕緊跑過去把他背在背上，想把他扛到我們坑道裡去，可那排長個頭比我還高，我背著他，他的腳都還垂在地上，我死命地要往坑道方向走，偏偏這時又一發砲彈落在我們旁邊不遠處，我也昏死過去了，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病床上，排長跟我這條腿一樣，都沒了。」阿榮伯看著遠處，好像當年的戰場就在眼前重演一樣。

「你阿榮伯那些同梯來過店裡幾次，每次講到這件事，都說他是英雄，那當下外面砲火猛烈，大家都急著往坑道裡去，就他一個敢往外跑去救人，也虧他當時年輕才有這股傻勁。」阿榮嬌揉捏著阿榮伯的大腿，就像每天睡前幫他按摩時一樣。

「他是不是英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開這家店還真的挺像個男子漢的，很多人都看好，他還是堅持下去，才有今天這副光景。」阿榮嬌感慨的說著。

「英雄？什麼狗屁英雄！人都沒救到，還賠了一條腿，有什麼好說嘴的。」每次只要有人誇阿榮伯是英雄，他總是不以為然。

「說真格的，真要說起來，我開這間店才像個英雄，少了條腿，但就憑著當兵學的那點本事和脾氣，有多少人不好我，現在呢？每個

來到店裡的，誰不點一桌我的拿手菜嘗嘗，能有現在的生活，也都多虧部隊老長官跟政府的照顧啊！」阿榮伯轉頭看著眼前目光空洞的女孩。

「孩子，你覺得自己很不幸是嗎？我當年也真是不想活了，但日子還是要過，至少人都還活著，活著就有希望，不是嗎？世上有很多人像你我一樣，遭遇不幸，身體殘缺，甚至有人一出生就注定不幸，連一天好日子都沒享受，起碼，我曾經用雙腿盡情奔跑過，而妳，也曾看過藍天白雲，揮灑過自己青春的色彩。」阿榮伯安慰著女孩，彷彿也在安慰著自己一般。

「可是，我怕萬一我以後真的瞎了，什麼都看不見怎麼辦？我沒做錯事，為什麼老天要這樣對我？我不想要以後的人生都在黑暗中度過！」女孩情緒顯得有些激動，眼眶也紅了起來。

「就算真的看不見了，你還有耳朵能聽，還有嘴巴能說，你知道世界上有人從一出生就看不見，聽不到嗎？別老想著別人對妳的傷害，難道你要一直用他們的過錯來折磨自己嗎？」阿榮伯安慰著女孩，用眼神示意輔導長也說幾句話安慰她。

「好啦，妳別哭了，這樣哭對妳的眼睛也不好，先冷靜一下，我帶妳出去走走吧！」輔導長牽起女孩。

「阿榮伯，我先帶她去外面走走，你老人家別擔心，等下就沒事了。」

輔導長小心翼翼地牽著女孩走出民宿餐廳，在芹壁村高高低低的階梯慢慢走著。

6 綠獅子

芹壁村是北竿著名的景點，也是遊客來到馬祖必定要造訪的觀光勝地，沿著山壁建造的一間間石頭屋，面向著大海，也被稱作「馬祖的中海」，風景足以媲美歐洲的石頭山城。

輔導長指著某個方向，說起當年戰鬥營的時候，他們這群小鬼就坐在那裡吵鬧，然後又跟女孩說著牆壁上一個又一個的精神標語，拿出手機幫女孩拍照，想轉移她的注意力，突然他想到什麼似的。

「你記不得我問過你們，為什麼芹壁村天后宮的石獅子是綠色的？」

「當然記得啊！你說獅子是軍方幫忙做的，做完之後要上色，軍中只有草綠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綠色的，我聽你在瞎說。」女孩想起輔導長那年的笑話，這才破涕為笑，露出久違的笑容。

「哈哈！這種爛笑話也難得你記到現在。」輔導長看到女孩笑了，心情也放鬆了下來。

這時，時間接近黃昏，原本熾熱的太陽也準備收工回家，輔導長牽著女孩坐在石階上，兩個人一同往海面上看去，只見遠處的雲朵被夕陽染成一片橘黃，海面上不遠處那被稱作「龜島」的小島，依舊靜靜趴在那裡，不知道何時才願意起身往前爬行，眼前這片由白、橘、藍三色交織而成的美景，讓兩個人看得出神。

「整顆蛋蛋！」女孩嘴裡突然冒出一句無厘

頭的話。

輔導長聽了之後馬上大喊，「你還敢講『整顆蛋蛋』！明明就是『枕戈待旦』！你們這群小鬼偏要亂講，好好的一个精神標語，被你們講得跟什麼一樣。」輔導長沒好氣的說。

女孩這時早已笑彎了腰，「你還記得啊？我還以為你不記得了呢，明明就是你自己介紹的時候發音不清楚，還敢怪我們！」女孩不服氣地回了一句。

輔導長聽了故意轉過頭去，不再理她。

「謝謝你。」一雙纖細的手臂，突然從輔導長的背後環抱上來，女孩的聲音從輔導長耳後傳來。

「我知道我不能一直沮喪下去，只是我真的很害怕，現在我不怕了，這兩天我終於明白，就算眼睛真的看不見，但至少我曾經看過這世界的美好，我會好好振作起來，不再讓你們擔心。」女孩鬆開了手，轉過頭來繼續看著眼前無邊無際的海與天。

「如果眼睛能看到的範圍只剩一點，那我就慢慢的看仔細，然後把它牢牢的記在腦海，告訴自己不要忘記。」

輔導長這時轉過頭來，看著眼前的女孩，儘管眼神仍然空洞，但是嘴角的微笑卻如此迷人。

隔天，女孩搭著飛機回到了本島，輔導長特地到機場送她，手中拿著一個禮物，提醒她路上注意安全，回到臺灣記得傳個訊息報平安。

「以後的日子還是要過，如果又累了，覺得煩了，可以再來馬祖找我，我再帶妳去找綠獅

子，可能妳下次來的時候，它們全都變成迷彩的喔！」輔導長一如往常地逗她開心。

「最好是啦！也希望回去之後，醫生能有辦法治好我，讓我有機會再看看這裡的風景。」女孩搭上飛機，拆開輔導長送的禮物，那是一幅相框，相框裡的照片，是輔導長跟她的合照，背景的天空和海面一樣深藍，而他們的笑容也一樣燦爛。

她深呼吸了一口氣，繼續看向窗外，心想也罷，如果以後真的看不見，就趁現在多記著一些風景，存在腦海裡好好懷念吧！

飛機起飛了，女孩也帶著全新的心情，繼續面對自己的人生。

7 重逢

過了五年，輔導長一樣在軍中服役，準時升了少校，回到本島擔任營輔導長。

這天，司令部召集基層的營連級輔導長，到司令部參加心輔職能講習，輔導長坐在台下，跟其他人一起聽著台上的女歌手演唱鄧麗君的歌曲。

「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那歌手唱歌時，眼神一直看著同一個方向，沒有轉動。

「若是你到小城來，收穫特別多……」輔導長想起了那次在芹壁村，有個女孩從背後抱住他，跟他道謝。

歌聲停了，女歌手開始分享她在大學時期，如何被誤會虐待動物，然後被同學霸凌，向校方求助又得不到回應。一夜之間失去了原本的

視力，在一次外島旅行中的經歷，讓她改變了想法，即使後來真的完全看不見，她也能勇敢面對自己的人生，樂於以「心靈導師」的身分，跟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老師，我想請問妳，」一個聲音將她的演說打斷，輔導長從人群中站了起來。

「你知道馬祖天后宮前的石獅子為什麼是綠色的嗎？」

女歌手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張調皮國字臉。

「你來啦？整顆蛋蛋……」那迷人的笑容，再度出現在女孩的臉上。

